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九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九冊



目錄

全宋文卷三九一三

周 秘

江淮屯田不宜兵民並耕奏	一
乞薦士者應明其事狀奏	二
乞戒約守令不得抑勒富民出糶奏	二
論四川漕司注授之弊奏	三
嚴責諸路申奏監司守令課績奏	三
乞詳議鬻爵事奏	四
乞嚴禁淮南收撮課子奏	五
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討賊之策奏	五
乞將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椿管奏	六
乞水陸搬運軍食悉從民便奏	七
命官犯贓合用干證人不可一概放釋奏	八

李光辟陳最爲温州軍事判官不當奏……………八

劾董棻沮格詔令劄子……………九

劾知處州劉大中奏……………九

兵火之後職田不應以常數陪納奏……………一〇

乞上下同欲而後戰奏……………一〇

乞正張浚誤國之罪奏……………一一

論張浚二十罪奏……………一一

乞削奪張浚官職重賜竄責奏……………一三

乞遣罰張浚奏……………一四

乞定奪帶階銜事奏……………一四

郭 浩

乞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司奏……………一五

攻殺醴州金兵奏……………一六

乞上津豐陽兩縣權隸金州奏……………一六

葉宗諤

請差李棫提舉廣西峒丁公事奏……………一七

押綱人員酬賞奏	一七
葉三省	

請勿復推賞羨餘計臣奏	一八
請旌表孝子王小十奏	一九

全宋文卷三九一四

黃武

人戶典賣推稅事奏	二〇
蔡延世	

跋呂南公刪修韓退之傳	二一
呂成之	

桂林還珠洞題名	二二
任時發	

資州北巖題名	二三
韋淵	

乞將西上閣門引進司四方館併歸閣門客省奏	二四
奉迎皇太后鑾輿劄子	二四

乞減恩數奏 二四

皇太后正徽號禮儀恩數乞依陳祁王體例奏 二五

張大猷

上捷法蓋天圖新式狀 二六

王紹

在京百官勸進張邦昌狀 二六

周林

乞令鐘磬樂工立地考擊奏 二八

時不可失劄子 二八

行賞當先於戰士後及主將劄子 二九

推司不得與法司議事劄子 二九

疑獄劄子 三〇

謝升俊

台州鄉飲酒記 三一

吳順之

連州大雲洞題名 三三

胡 邃

請射逃絕戶田土事奏……………三三

全宋文卷三九一五

沈 該

乞戒飭沿淮一帶禁止私相貿易奏……………三五

乞寬展兩淮墾荒起稅之限奏……………三六

修壇瑞異奏……………三六

乞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奏……………三七

太祖皇帝玉牒等修訖奏……………三七

乞宣示徽宗手詔題記奏……………三八

安奉徽宗手詔題記奏……………三八

修纂神宗寶訓成書奏……………三九

仙源積慶圖成書奏……………三九

進呈神宗寶訓事奏……………四〇

皇太后新歲八十行慶賀之禮奏……………四〇

乞倣司馬光八條舉按官吏奏……………四〇

乞將御筆宣付史館奏	四一
進易小傳劄子	四二
易小傳上表	四二
繳進御筆獎諭石刻劄子	四三
赴任上政府啓	四四
易小傳序	四六
易小傳明例	四七
繫辭補註序	四九
翰苑題名序	四九

全宋文卷三九一六

湯鵬舉 一

乞詔沿流諸邑修建茆舍以待金使奏	五〇
措置開撩西湖事宜奏	五一
劾王揚英奏	五一
劾秦垿王會奏	五二
劾王晌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奏	五二

劾張扶奏		五三
言秦熺陳乞家廟事奏		五三
劾徐宗說曹筠奏		五四
劾董德元奏		五四
又劾董德元奏		五五
三劾董德元奏		五五
四劾董德元奏		五六
劾康與之徐樗奏		五六
劾王會奏		五七
劾王珉徐嘉奏		五七
乞革科舉之弊奏		五七
乞申嚴舊詔革重內輕外之弊奏		五八
劾曹泳劉景廬適奏		五九
劾魏良臣奏		五九
劾魏良臣奏		六〇
劾魏良臣奏		六〇

劾魏良臣奏 四 六一

乞住罷逐路寄造酒支給亭戶鹽本錢奏 六一

劾王歷王墨卿奏 六二

乞限州縣用妓樂奏 六二

劾鍾世明陳巖肖奏 六三

劾王著王曉慎知柔奏 六三

乞依舊法均買絹奏 六四

乞申嚴有司限日斷獄奏 六四

言王炎鍾世明沮壞常平條制奏 六五

乞以六科薦士奏 六五

全宋文卷三九一七

湯鵬舉 二

言役法事宜奏 六六

乞久任郡守奏 六六

劾方雲翼奏 六七

乞罷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召試奏 六七

言根括銅匠不當奏	六八
乞令州縣官不得加稅擾民奏	六八
論謹號令奏	六九
乞不許講筵所取索臣下奏陳副本奏	七〇
乞禁增添鹽綱奏	七〇
論臣下因天變奏請更改法令事奏	七一
乞立定州縣吏額奏	七十二
乞褫奪秦塤等職名奏	七三
乞條具合用之例修入現行之法奏	七三
乞依舊法差注鹽場巡檢奏	七四
劾張浚奏 一	七四
劾張浚奏 二	七五
劾張浚奏 三	七六
乞與離軍人田產仍免租稅丁役奏	七六
乞降黜挾勢干請求易差遣者奏	七六
乞放罷之吏經赦方許注授奏	七七

乞以鑄錢專委漕臣奏 七七

諭臺諫詔刻石記 七八

全宋文卷三九一八

林季仲 一

知婺州謝上表 八〇

論軍費劄子 八〇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 八二

乞戒敕諸將狀 八三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八四

論守令狀 八五

乞察群臣奏對狀 八七

論用人狀 八八

論役法狀 八九

論薦對狀 九〇

論和議疏 九一

賀程守進職啓 九二

謝復職啓……………九三

賀閭丘侍郎啓……………九三

賀樓樞密冬啓……………九四

賀韓樞密啓……………九四

全宋文卷三九一九

林季仲 二

與趙參政書 一……………九六

與趙參政書 二……………九七

與趙參政書 三……………九八

與趙參政書 四……………九九

與趙參政書 五……………一〇一

與趙參政書 六……………一〇二

與趙參政書 七……………一〇三

與趙參政書 八……………一〇四

與趙參政書 九……………一〇五

與趙參政書 一〇……………一〇六

與趙參政書 一一 一〇六

全宋文卷三九二〇

林季仲 三

答楊解元書 一〇八

與孫端朝書 一〇九

答林英伯書 一一〇

辭趙參政薦舉書 一一一

與周主簿書 一一三

答寶林長老書 一 一一五

答寶林長老書 二 一一六

答寶林長老書 三 一一七

答寶林長老書 四 一一七

答胡待制書 一一八

送趙庇民序 一一九

諸公送子敦詩後 一一九

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一二〇

資政與端明帖後 一二〇

全宋文卷三九二一

林季仲 四

策問科舉	一二一
策問守禦	一二二
策問道學	一二三
温州樂清縣學記	一二三
方聖時墓誌銘	一二五
劉知言墓誌銘	一二六
朱府君墓誌銘	一二七
周季明墓誌銘	一二八
孝婦柳夫人墓誌銘	一二九
祭林給事母文	一三一
祭林尚友文	一三一
祭沈元量文	一三二
祭劉光祖文	一三二

祭鮑提舉母文	一三三
祭薛康朝文	一三三
祭諸葛通直文	一三四
代康侍郎祭趙寶學文	一三四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一三五
代人祭表姊文	一三五
祭德和弟文	一三六
德和弟卒哭祭文	一三七
祭察院弟文	一三七
察院弟小祥祭文	一三八
察院弟大祥祭文	一三九
祭劉知言文	一四〇
劉知言葬祭文	一四〇
路祭平原文安郡二夫人文	一四〇
謝雨疏	一四一

薛 弼

請蠲免湖南應副諸處錢米奏……………一四二

進呈祥符奏……………一四四

安置離軍統制將官奏……………一四四

福州祥瑞奏……………一四四

于山題名……………一四五

邢 魯

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道人真人歌記……………一四五

耿自求

乞招刺禁衛軍奏……………一四六

乞詔監司州郡詳究殺人者可憫之理奏……………一四七

孟 揆

黃河乞止增補舊堤奏……………一四八

尹 躬

重修永新縣儒學記……………一四九

左知微

臨行自餞文跋尾	一五二
范 浩	
景德寺諸天閣記	一五三
明節劉皇后	
別徽宗書	一五四
楊 翬	
碧雲亭記	一五五
趙子砥	
自燕山歸奏	一五七
曹 筠	
場務蠲免租稅事奏	一五八
王墨卿貪墨嗜利奏	一五八
乞逐何逢原沈介奏	一五九
劾周三畏奏	一五九
乞罷黜榮嶷奏	一五九
劾吳龜年奏	一六〇

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奏	一六〇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一六〇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錢端禮跋後	一六一
陳規行狀	一六一
方漸	
跋六侯事迹記	一六二
李傳正	
商賈般販物貨上京免稅錢事奏	一六三
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盜賊奏	一六三
乞嚴禁官員乘坐船阻滯綱運奏	一六四
王宗哲	
紺珠集序	一六五
全宋文卷三九二三	
熊詢	
重建灌陽儒學大成殿記	一六六
何先覺	

重刊家藏舊本夫子畫跋……………一六八

夫子行教圖贊記……………一六八

何 兌

馬伸逸士狀……………一七〇

何 鑄

論初改官及選人不得干求差遣奏……………一七三

乞申飭士大夫使正心術奏……………一七三

乞務簡約勿擾民奏……………一七四

劾劉昉陳淵奏……………一七四

劾趙鼎奏……………一七五

再劾趙鼎奏……………一七五

劾張九成奏……………一七五

明堂大禮成乞宣付史館奏……………一七六

劾范中王居正奏……………一七七

論薦舉改官之弊奏……………一七七

論凡事當精思熟慮奏……………一七七

乞揀退老弱工匠奏	一七八
乞減罷承受文字官奏	一七八
劾孫近奏	一七八
劾岳飛奏	一七九
劾喻汝礪奏	一七九
治天下主誠孝奏	一八〇
料理帖	一八〇
白顏暉	
孝子苟與齡傳	一八一

全宋文卷三九二四

徐公裕	
乞令逃竄鋪兵出首免罪奏	一八三
急脚馬遞鋪兵請給事奏	一八四
本人正除提領茶鹽司官應干事件乞立定指揮奏	一八四
乞禁支取鹽本錢奏	一八五

范寅敷

乞令岳州農民歸業及官田許人請佃奏……………一八六

乞免復業人戶料錢奏……………一八六

上折安撫討楊么議狀……………一八七

一、議戰兵……………一八七

二、議戰舟……………一八七

三、議兵器……………一八八

四、議棹夫……………一八八

五、議形勢……………一八八

六、議錢糧……………一八九

七、議時月……………一八九

八、議攻討……………一八九

劉 泳

重修湯王殿宇記……………一九一

王世修

乞睿聖皇帝還尊位劄子……………一九二

曾 班

無人承買酒坊名課折價認買奏	一九三
釋普照	
碧巖錄序	一九三
許搏	
乞史館修纂日曆詳錄聖語奏	一九五
樓炤	
賜新復河南州軍敕	一九六
論建都奏	一九七
選人陞改事奏	一九七
爲徽宗服喪孝服制度奏	一九八
乞委平江府製造孝服奏	一九八
合州防禦使孝服事奏	一九九
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上及禮官服制奏	一九九
內侍官服制奏	一九九
百司入局服制奏	二〇〇
喪制禁樂事奏	二〇〇

乞皇帝聽政簾幕用縞素奏	二〇一
言大小祥禫除祭告事奏	二〇一
乞飭中外官司恪守成法奏	二〇二
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奏	二〇二
乞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奏	二〇三
乞令行在侍從官各舉可任監司郡守者保任以聞	二〇四
乞令進對臣僚具錄聖語關報史官奏	二〇四
乞陝西諸路給還不從僞之人等籍沒產業奏	二〇五
乞旌賞福德禪寺及雲臺觀奏	二〇五
乞褒擢陝西節義之士奏	二〇六
張姓人自稱上皇五太子事奏	二〇六
乞結罷行府職事奏	二〇七
乞賜褒恤吳革田敢盧大受奏	二〇七
乞自紹興暫赴行在所奏事奏	二〇七
言紹興府無寬餘錢椿發奏	二〇八
支還徽宗攢宮用過人戶山地價值奏	二〇八

雲溪居士集序	二〇九
謝宣城詩集序	二一〇
驚秋堂記	二一一
存心銘	二一二

全宋文卷三九二五

韓 璜

陳民間疾苦奏	二一三
請追奪曾紆官爵奏	二一四
書余襄公集後	二一四
甘棠橋銘	二一五

宋唐卿

題蘭亭帖	二一六

汪 勃

乞令州縣摹刻御書孝經奏	二一七
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奏	二一八
乞於四川置總領司專掌財賦奏	二一九

劾李穎士疏 一二九

釋法雲

翻譯名義集序 一二〇

自勉文 一二一

務學十門 并序 一二二

不脩學無以成 一二三

不折我無以學 一二三

不擇師無以法 一二四

不習誦無以記 一二四

不工書無以傳 一二五

不學詩無以言 一二五

非博覽無以據 一二六

不歷事無以識 一二六

不求友無以成 一二七

不觀心無以通 一二七

洪皓

乞不發遣趙彬等家屬劄子	二三〇
進金國文具錄劄子	二三二
又跋金國文具錄劄子	二三二
辭免直學士院狀	二三四
諫移蹕疏	二三五
請撫卹李成疏	二三五
密奏機事書	二三六
又密奏書	二三六
蠟書	二三六
到闕上書	二三七
賀左相封陳王啓	二三七
答彥清謝昭武啓	二三八
賀宇文正旦啓	二三八
上韓相昉辭換官書	二三八
懇婚朱氏書	二三九

納幣婚書 ····· 二四〇

使金上母書 ····· 二四〇

清慧師偈序 ····· 二四三

春秋紀詠序 ····· 二四三

張洗馬清安集序 ····· 二四五

跋天章待制劉公隨墓誌 ····· 二四六

跋李利涉命氏編 ····· 二四六

跋王右軍帖 ····· 二四七

楚平王止子旗伐吳 ····· 二四八

中和堂記 ····· 二四八

代張遙郡祭妻韓氏文 ····· 二四九

傳戒大師建舍利塔疏 ····· 二五〇

開泰寺功德疏 ····· 二五〇

全宋文卷三九二七

釋宗杲 一

遺奏 ····· 二五二

答曾侍郎書 一 二五二

答曾侍郎書 二 二五四

答曾侍郎書 三 二五六

答曾侍郎書 四 二五七

答曾侍郎書 五 二五八

答曾侍郎書 六 二五九

答李參政 一 二六〇

答李參政 二 二六二

答江給事 二六三

答富樞密 一 二六四

答富樞密 二 二六六

答富樞密 三 二六七

全宋文卷三九二八

釋宗杲 二

答李參政別紙 二六九

答陳少卿 一 二七〇

答陳少卿 二 二七二

答趙待制 二七三

答許司理 一 二七四

答許司理 二 二七五

答劉寶學 二七六

答劉通判 一 二七九

答劉通判 二 二八一

答泰國太夫人 二八一

答張丞相 二八二

答張提刑 二八三

全宋文卷三九二九

釋宗杲 三

答汪內翰 一 二八七

答汪內翰 二 二八九

答汪內翰 三 二九〇

答夏運使 二九一

答呂舍人	一	二九一
答呂舍人	二	二九二
答呂舍人	三	二九三
答呂郎中	·	二九四
答汪狀元	一	二九八
答汪狀元	二	三〇〇
答宗直閣	·	三〇二
答李參政	·	三〇四
答曾宗丞	·	三〇四

全宋文卷三九三〇

釋宗杲 四

答王教授	·	三〇六
答劉侍郎	一	三〇七
答劉侍郎	二	三〇八
答李郎中	·	三〇九
答李寶文	·	三一〇

答向侍郎 三一

答黃知縣 三二

答林判院 三三

答嚴教授 三四

答陳教授 三五

答張侍郎 三六

答徐顯謨 三七

答樓樞密 三八

答樓樞密 三九

答楊教授 四〇

答曹太尉 四〇

全宋文卷三九三一

釋宗杲 五

答榮侍郎 四二

答榮侍郎 四二

答孫知縣 四五

答黃門司節夫	三二八
答張舍人狀元	三二八
答湯丞相	三三〇
答聖泉珪和尚	三三一
答樊提刑	三三二
答鼓山逮長老	三三二
答關無黨書	三三四
答郡王孟公仁仲樞密徐公師川書	三三四
答佛性泰禪師書	三三五
答馮給事濟川書	三三五
答草堂禪師書	三三五
答經略方公務德書	三三六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序	三三六
龍舒淨土文跋	三三七
題陳安常張處俊各自問答後	三三七
自題鄭元亮所寫頂像	三三八

全宋文卷三九三二

釋宗杲 六

示清淨居士	三三九
示東峰居士	三四六
示智通居士	三四八
示妙證居士	三五一

全宋文卷三九三三

釋宗杲 七

示無相居士	三五四
示真如道人	三五五
示空慧道人	三五九
示廓然居士	三六〇
示覺空居士	三六三
示新喻黃縣尉	三六四
示羅知縣	三六五
示鄂守熊祠部	三六七

示徐提刑 三六九

全宋文卷三九三四

釋宗杲 八

示妙淨居士 三七三

示鮑教授 三七五

示呂機宜 三七六

示快然居士 三七九

示妙心居士 三八〇

示永寧郡夫人 三八二

示妙智居士 三八五

示張太尉 三八七

全宋文卷三九三五

釋宗杲 九

示曾機宜 三九〇

示中證居士 三九二

示徐提刑 三九四

示陳機宜	三九六
示空相道人	三九七
示方機宜	三九八
示妙圓道人	三九九
示太虛居士	三九九
示妙明居士	四〇一

全宋文卷三九三六

釋宗杲 一〇

示成機宜	四〇七
示莫宣教	四一一
示遵璞禪人	四一二
示妙道禪人	四一四
示智嚴禪人	四一五
示知立禪人	四一六
示妙詮禪人	四一七
示冲密禪人	四一八

示妙總禪人	四一九
示道明講主	四一九
示繼明禪人	四二一
示太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語	四二一
示參徒	四二二

全宋文卷三九一三

周 秘

周秘，齊州歷城（今山東濟南）人。紹興中爲吏部員外郎。五年末，除監察御史，尋改殿中侍御史。六年五月，除侍御史。七年，遷御史中丞。乞外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九年，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又移知婺州。後以原職名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六年十月卒（一說十七年十二月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九六、一〇一、一一一、一二三、一一五、一五五、一五六，《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一，劉一止《苕溪集》卷三二。

江淮屯田不宜兵民並耕奏

紹興六年二月

江淮屯田誠財用之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爲必無願耕之民，然後使揀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爲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八。

乞薦士者應明其事狀奏

紹興六年三月十二日

自今侍從以下凡欲薦士者，乞令明其事狀，如傳記所載昔人舉官疏之類，公薦於朝，無得口陳私禱，以誤朝廷除授。《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七〇七頁）。

乞戒約守令不得抑勒富民出糶奏〔二〕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斷遣，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糶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爲守令者苟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鄰里鄉黨，彼宜無不從者。其或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遍詣所部，戒約守令，多方勸誘，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斷遣指揮，輒有分毫騷動，并令提舉官奏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九。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二七（第六冊第五八五二頁）、食貨五七之一八（第六冊第五八一九頁）、食貨六八之五八（第七冊第六二八二頁）。

〔一〕《宋會要輯稿》所載此奏文字有異，附錄於下：「去歲旱傷，小民艱食。命所在勸誘積粟之家置曆出糶，過三千石者等第推恩。而州縣奉承不恪，勸導無方，乃謂富民頑悍，說諭不從，遂降指揮，許令一面酌情斷遣。州縣官吏不問民之有無，而專以刑威逼使承認。善良之民被其害矣。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詣所部，戒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無因今來酌情斷遣指揮，輒有分毫騷擾。」

論四川漕司注授之弊奏

紹興六年三月

四川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之人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弊源。欲令每遇季月終，刷具應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部人集注一次，更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窠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合榜窠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如此，則藏匿闕次、妄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九。（以上二篇劉琳校點）

嚴責諸路申奏監司守令課績奏

紹興六年四月三日

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以四善四最考校守令〔一〕。保奏有限，違限不實者有罪〔二〕。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

過惡者無罰，吏治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仍乞自今從朝廷審度〔三〕，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九（第四冊第三七二六頁），《羣書考索》後集卷一五。

〔二〕「以」原無，「守」原作「縣」，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一九、《羣書考索》後集卷一五補改。

〔三〕「保奏」至「有罪」：原無，據右引補。

〔三〕仍乞自今：原無，據右引補。

乞詳議鬻爵事奏

紹興六年四月

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租爲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爲姦。名爲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鬻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賣者稍緩征催。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建炎以

乞嚴禁淮南收撮課子奏

紹興六年五月十六日

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爲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既然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合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六（第五冊第四九七四頁）、食貨七〇之三七（第七冊第六三八九頁），《文獻通考》卷五。

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討賊之策奏

紹興六年五月

今虔賊未能殄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間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

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

乞將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椿管奏

紹興六年五月

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睿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爲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侵耗。若不於此少加靳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宜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旱歉之後，半歲之間屢有科斂。朝廷之取於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斂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於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椿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糧餉預備，不誤恢復之大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

乞水陸搬運軍食悉從民便奏

紹興六年六月

臣近見川陝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戶自運之費。水運稍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爲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爲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爲大將爲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其所當慮。漕臣爲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搬運之遲速。但當前告以期限，不當取之於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爲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二。

命官犯贓合用干證人不可一概放釋奏〔二〕 紹興六年七月

命官犯贓合用干證人者，不可一概放釋。乞令時暫勒留對證。如有司故作淹留，並令監司按劾。

《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七七（第七冊第六六一六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三。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此奏作：「諸路疏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

李光辟陳最爲温州軍事判官不當奏 紹興六年十二月

《令》：大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爲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日之所宜？若謂光爲侍從，可以創乞。則今待制以上典藩者尚多，爲衆起例，尤爲不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七。

劾董棻沮格詔令劄子

紹興七年正月七日

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棻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棻素無士行，躡躑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棻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棻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一六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八，《道命錄》卷三。

劾知處州劉大中奏

紹興七年正月

大中平日委親從官，蓋非安分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群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鑄奪職名，少警在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八。

兵火之後職田不應以常數陪納奏

紹興七年四月

州縣官職田自來多令保正催納。兵火之後，佃戶逃亡，而官猶以常數責令陪納。《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二四（第四冊第三七一三頁）。

乞上下同欲而後戰奏

紹興七年五月

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異。唯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膂之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爲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諭，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胸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一。

乞正張浚誤國之罪奏

紹興七年八月

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酈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爲後來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三。（劉琳校點）

論張浚二十罪奏

紹興七年九月

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撫所聞爲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幾四月。始則別爲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城，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城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

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爲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違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爲戰地，而浚復置樵貨務於真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猷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爲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爲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爲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跋望，則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僞，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爲政之大害。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爲掎克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恤心。罪十一也。浚以掎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酈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掎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剥民最甚，遂降倖永州。爲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駟儉。如

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駟儉之傑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爲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爲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爲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爲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爲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己合，或愚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爲，而不達軍情，不卹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者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

乞削奪張浚官職重賜竄責奏

紹興七年九月

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設利害，幾於劫持。論其專制，豈特

王恢之比？今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秘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爲人臣專權誤國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四。

乞遣罰張浚奏

紹興七年十月

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游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茗雪間。若不稍申遣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五。

乞定奪帶階銜事奏

紹興九年正月十三日

已於入界日先次交割安撫都總管司職事。昨來沿海制置使見行事務已蒙併歸浙東安撫司訖。今來被受告命，即無兼沿海制置使字。緣本司現有職事，秘除已遵依元降指揮一面兼領，未審合與不合帶入階銜。《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一（第四冊第三一六二頁）。（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為沈治宏校點）

郭 浩

郭浩（一〇八七——一一四五），字充道，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成子。建炎初知原州。歷知涇州、秦州、鳳翔府。官終檢校少保、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九。諡恭毅。見《宋史》卷三六七本傳。

乞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司奏

紹興九年七月

乞將虢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并金州舊屬京西南路，紹興三年本州失守，至紹興六年朝廷差郭承宣知州，隸屬川陝宣撫使司。本官措置營田，搜訪遺利，漸次富實。今移師鄜延，其金州却合委四川宣撫司選有武勇、諳民事兵官前去鎮守，依舊隸四川宣撫司，庶幾與梁、洋一帶關隘首尾相應。《宋會要輯稿》方域五之四〇（第八冊第七四〇三頁）。

攻殺醴州金兵奏

紹興十年六月

金賊悉兵前去鳳翔府，尋遣環慶總管鄭建充、統領高英於十七日寅時攻打醴州，戰鬪至辰時，活捉金賊千戶三人，內一名殺死，又勦殺金賊先點見五百餘人，奪衣甲器械，生擒從兵，奪到戰馬驢畜甚衆。《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二九（第八冊第七〇〇七頁）。

乞上津豐陽兩縣權隸金州奏

紹興十四年正月

商州于去年九月內規畫了畢，見存上津、豐陽兩縣未有所隸，邊面闊遠，已差官兵戍守。并逐縣官吏合用錢糧係是金州應辦，乞將兩縣權隸金州檢察。《宋會要輯稿》方域五之二一（第八冊第七三九三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葉宗諤

葉宗諤，邵武軍泰寧（今福建泰寧）人。歷官戶部員外郎。張邦昌僭位，除權司農少卿。建炎初有旨

置宗諤受僞命事勿問，除戶部郎中、軍器監、直龍圖閣，充江淮制置使。四年知鄂州。紹興元年改知洪州，爲言者所論罷。五年知建康府，升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使，七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見《宋史翼》卷四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二一、三三一、四二一、八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七。

請差李棫提舉廣西峒丁公事奏

建炎元年十月

廣西峒丁，自來止差使臣提舉，位卑體輕，往往不爲遠人信服，致帳籍開落失實，教閱廢弛。棫智謀深遠，材術優長，備知峒丁情僞，乞特差充提舉官，請給人從，依市舶官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

押綱人員酬賞奏

建炎三年五月

押綱人乞依舊條酬賞外，更與減三年磨勘。近降赦書，除軍功酬賞外，其餘權住行遣一年。今來押綱人員所得酬獎乞依軍功例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五八〇頁）。（以上楊世文校點）

葉三省

葉三省，字景曾，睦州桐廬（今浙江桐廬）人。以太學生釋褐。宣和末爲奉議郎、都官員外郎。靖康中官承議郎。從高宗南渡，遷右司員外郎，除起居郎。以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中，歷知宣州、信州。紹興二十二年因反對和議下大理寺，責居筠州。秦檜死，復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二二、三四、一四八、一六三、一七〇，《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九四。

請勿復推賞羨餘計臣奏

宣和七年九月

昨見諸路財計之臣，有以羨餘爲獻而被賞者，臣竊惑之。欲自今有以羨餘獻者勿復推賞，仍令別路監司驅磨覈實以聞。其間稍涉虛僞，則重加竄斥。驅磨不實，與同罪。庶幾誕謾之風熄，而人之忠厚之歸。《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九四（第七冊第六五四二頁）。

請旌表孝子王小十奏

紹興十三年三月

鉛山縣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蓋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宣付史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八。（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一四

黃 武

黃武，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人。建炎初投匭論兩河事宜，召問中書，即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贊大名軍，有奇功。高宗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岡縣。歷義烏縣丞，擢知郴州，又知汀州。與丞相秦檜不合，奉祠十餘年，不爲所屈。見曹彥約《昌谷集》卷一八《黃公墓誌銘》。

人户典賣推稅事奏

紹興十六年六月

人户典賣推稅，詔令户部立法，户部今修下條：諸典賣田宅應推收稅租，鄉書手於人户契書、户帖及稅租簿內，並親書推收稅租數目并鄉書手姓名。稅租簿以朱書，令佐書押。又諸典賣田宅應推收稅租，鄉書手不於人户契書、户帖及稅租簿內親書推收稅租數目、姓名、書押令佐者，杖一百，許人告。又諸色人告獲典賣田宅應推收稅租，鄉書手不於人户契書、户帖及稅租簿內親書推收稅租數目、姓名、書押令佐者，賞錢一十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八（第六冊第五〇〇一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九

之二四（第七冊第六三四一頁）。（劉琳校點）

蔡延世

蔡延世，字永叔，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本太學諸生，建炎中以文武全才舉爲建昌兵馬監押。三年，金人陷撫州，建昌守倅俱遁，衆推延世以守。金兵臨城，延世擊却之。遂進三官爲閣門祇候、權主管本軍公事。尋又以守城功，易文資爲承務郎、權通判建昌軍事。紹興中歷鎮江軍簽判、太平州通判、知濠州、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參議官。所在有聲。後奉祠。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九、三一、三七、四七、五〇、五三、一〇六，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五五。

跋呂南公刪修韓退之傳

紹興二十三年十月

元祐初，內相陳公繹謫守建昌，嘗病新舊唐史載韓退之列傳一意褒拂，頗乏抑揚，因屬灌園先生稍加筆削，將以聞于上。先生承命芟夷曼衍，著爲確論，果出二書意表。內相覽之，擊節稱賞，函以副呈文昭曾公肇。文昭亦歆艷歎美，復援紫微兄鞏之言，謂吾鄉姑山之秀，宜世不乏人。惜乎乙夜之觀未達，而陳公被命易守，灌園隨亦棄世，故前此板行《灌園集》偶遺此文。今得善本於其子郁家，

全宋文卷三九一四 蔡延世 呂成之 任時發

二二

用刻于集終，以廣其傳。紹興癸酉冬十月既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謹題。《灌園集》卷一六。（劉琳校點）

呂成之

呂成之，靖康初晉江（今福建晉江）人。

桂林還珠洞題名

晉江呂成之詣樞府稟議，紫洲李域、建安呂著、長沙李服休、都嶠陳覺、湘潭吳芾飲餞于伏波巖。時靖康初元季夏四日。《桂林石刻》上。又見光緒《臨桂縣志》卷六。（曾棗莊校點）

任時發

任時發，建炎初潼川（治今四川三台）人。

資州北巖題名 建炎元年

潼川任時發、襄陽董知彥、華原安明仲、成都費德成、戴蒙叔、安岳和景伯、李公才，建炎丁未初邂逅於此，烹茶弈棋，乘月而歸。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光緒二年增刻本。（郭齊校點）

韋 淵

韋淵（？——一二五三），開封（今河南開封）人，高宗母顯仁太后季弟。靖康末，官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高宗即位，遷親衛大夫、知東上閣門事。稟性暴橫，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太后自金還，乃封平樂郡王，令逆於境上，從后歸，即令致仕。以詆毀太后，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紹興二十三年卒，贈太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宋史》卷四六五有傳。

乞將西上閣門引進司四方館併歸閣門客省奏

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橫行五司尚未遵依元豐舊制，欲乞將西上閣門、引進司、四方館併歸閣門、客省。其三司印記、案牘、條令、什物，並閣門、客省隨事拘收。內人吏依職次撥填閣門、客省見闕，餘人並罷，免致虛費廩祿恩賞。《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五之一〇（第四冊第三〇六五頁）。

奉迎皇太后鑾輿劄子

紹興九年五月

乞前去奉迎皇太后，恭奉聖旨許臣迎接。契勘臣將帶近親迤邐北去，所有將來迎接皇太后，有逐頓依例合問候聖體，及沿路赶赴簾前起居奏事，及親屬入見等禮儀，乞先次劄下禮儀使及都大主管官照會，遂具聞奏。《中興禮書》卷一七五。

乞減恩數奏

紹興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近以久嬰痼疾，有妨舉動，乞守本官致仕。蒙恩許依徽宗皇帝舅陳永成例，免赴朝參，仰見聖主

敦睦九族之意。然方國步多艱，費用百出，與崇寧間事體不同，所有見依兩府例合破請給人從，各乞減半。仍每遇痼疾發動，許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往來並免奏聞。如經由州縣，除有內外親戚許相見外，並不許接見監司守令及餘賓客。《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六八（第五冊第四一六六頁）。

皇太后正徽號禮儀恩數乞依陳祁王體例奏

紹興十一年十月九日

皇太后既上册寶，正徽號，所有禮儀體例，欲望依陳祁王宅比類開具。今來皇太后父已累封魯王，母秦、越國夫人，外曾祖並乞追封王爵。高祖以下父親屬恩數，並田宅、影堂、月錢、酒庫、功德院、使臣兵級，並乞依陳祁王體例。《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七（第一冊第二三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張大猷

張大猷，資州龍水（今四川資陽西南）人，翠微洞隱士。知天象，嘗仿唐制爲蓋天圖，爲木式以獻。紹興七年詔赴行在，併進《翠微洞隱書》、《寶軸司天玉匣秘書》、《金鍵要訣》等。見《玉海》卷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一。

上捷法蓋天圖新式狀

紹興七年六月

用唐舊制，創爲《捷法蓋天圖新式》，亦欲以坐觀天道，備上聖乙夜清覽，行軍幕中候驗，不勞仰觀。陳於几案，覆視手上，則乾象雖遠，如在目前。今造《捷法蓋天畫圖》及四正地規，爲板圖大小四面繳進。《玉海》卷一。（祝尚書校點）

王 紹

王紹，靖康二年爲軍器監。金兵圍汴京，嘗草推戴張邦昌表上進。建炎元年六月，除名勒停，編管容州。四年許量移。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〇之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三、四、三五，《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一。

在京百官勸進張邦昌狀

靖康二年二月〔二〕

聞建邦立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合三元，化包九有，矜從諸夏，

俾建列藩。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於民，爲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望。及別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虞別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請本官，早從輿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原注引。又見同書卷二，《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一。（李文澤校點）

〔二〕此狀乃金人檄書中所引，原未署撰人，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載，爲王紹所草，胡思改定。《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一亦云「王紹草之」。《三朝北盟會編》又云：「王紹表先叙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叙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按此所引文字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錄者不同，或是《三朝北盟會編》所引者爲王紹原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引者爲胡思改定之文。

周 林

周林，常州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重和進士。紹興間歷官左從事郎、左奉議郎、敕令所刪定官、

太常博士、刑部員外郎。紹興十二年五月，以言者論「與市井小人計較錙銖之末」罷。後起爲左朝散郎。嘗知睦州。見《江南通志》卷一一九，《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乞令鐘磬樂工立地考擊奏

紹興十年八月

竊見堂上堂下樂工捋拊琴、瑟、笙、簫、塤、篪、柷、敔等，皆是就地坐而作樂，唯有鐘磬樂工設木机并交床作坐具，恐未允當。今大禮席地鋪設神位，兼係親行酌獻，深慮不應有此。樂工坐物，難憑省記，循習之例，有礙義理。欲令教習鐘磬樂工立地考擊。《宋會要輯稿》樂四之三（第一冊第三二三頁）。又見《中興禮書》卷六二，《宋史》卷一三〇《樂志》五。

時不可失劄子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聖人之順乎天，常以時觀之；聖人之因乎時，常以事觀之。時者，天之所爲也；事者，人之所爲也。事之未至，先時而起，其失也過；事之已至，後時而縮，其失也不及。視其事之所在，則知時之所可，而天之所與也。上穹悔禍，神贊令圖，敵人之來侵者既遁，盜賊之竊發者既除，士氣振躍而不驕，兵食給足而不乏。事之如是，時可

占矣。《傳》曰：「時哉，不可失！」伏願陛下奮乾之剛，發離之明，乘時競辰，應機而作，中興之功，指日可待，以副上天平治天下之意。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

行賞當先於戰士後及主將劄子

古者賞罰功罪各有所始。同於有罪，而行罰自貴近始；同於立功，而行賞自微賤始。先其所難也。軍興以來，推賞者屢矣。高官峻秩，先於主將。其下士卒雖有立功之人，多是沈於微賤，艱於條具，拙於計會，積日累月，徒費文墨，不能速受恩賞，遂致勇敢有功之人不無怨望。欲望敷奏，特降指揮，今後勝捷，先須激賞戰鬪立功之人。已得了畢，然後賞大將，次及謀機、幹議等官。實爲士之勸，亦爲將帥之美。《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推司不得與法司議事劄子

虞舜恤刑，文王慎獄。陛下用舜、文之心，賜哀矜之治，遣平反之使，議殿最之法，可謂至矣。然而州郡之間，刑獄之地，尚有循習舊態，因仍故事，爲民大害，未能仰稱天地寬厚之德。臣竊惜之。獄司推鞠，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姦也。然而推鞠之吏，獄案未成，先與法吏議其曲折。

若非款狀顯然，如法吏之意，則謂難以出手。故於結案之時，不無高下遷就，非本情去處。臣願嚴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結案之前，不得輒與法司商議。重立賞格，許人首告。臣又見獄吏慘刻，動以縲紲捶楚爲能，常在圜扉，毒猶不廣，至於使之預追呼之事，則虎而翼矣。出入閭里，既無忌憚，罪無輕重，理無曲直，例遭侵鑱。每見獄卒追呼，必持繩索、挾鑱械、携杖箠，以示威力，用求賄賂。且以一夫犯刑，干證之人多或數十，少或三四，一概被毒，無得免者。又以入獄之後，捶楚爲戒，無敢告訴。故其追呼擾民之患，尤非其他走吏之比。臣欲令州郡追呼赴獄之人，在州則付廂界，在縣則委令佐，遣詣郡治，然後付之獄司。庶幾獄吏不能爲惡於囹圄之外，上廣陛下愛惜黎元之意。如臣言可采，即乞付有司立法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疑獄劄子

《書》載帝舜之德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國家敕令亦以失入之罪爲重於失出。先聖後聖用心仁恕，其實一也。竊見諸路疑獄不應奏而奏者，未免科罪之。大理寺既厭案牘之多，而州郡復慮刑名之累，所以不應奏而奏之律至今未除，雖有疑似之獄，輕重遷就，往往臨時決遣，無繇得被仁聖之澤，其可憫之情，可疑之罪，不從輕貸，甚非好生之德。臣願陛下推廣寬恩，刪除舊律，不應奏而奏者並不科罪。使廷尉之官不以簡牘之繁爲勞，州郡之吏不以請讞之責爲

慮。天地大德，洽於民心，豈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以上沈治宏校點）

謝升俊

謝升俊，字成彥，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終朝請大夫、知徐州。見《赤城志》卷三三，《宋詩紀事補遺》卷三五。

台州鄉飲酒記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平之治，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闢賢士之闕以長育人材，凡所闕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張公偁適當奉行，恪虔靡忽，不踰旬月，大講於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升俊實書其事，欲鐫諸石，爲永永無窮之傳。升俊竊謂先王制禮之意悉緣人情，人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是人情之所欲，其可不行乎？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實後世逆順之所自正，

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鄉飲之爲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春秋習射於禮則行之，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則行之。時習雖不同，然其爲禮之意則一。至漢唐間固嘗舉行，不過一時，尋即寢廢，詎曉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不規規務爲籩豆脯醢合歡於飲食間，謂夫主賓介僎之有象，辭孫獻酬之有節，拜跪升降之有文，坐有序，豆數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鄉之內，則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目熟於所見，耳熟於所聞，不獨識禮之制，又且達禮之義。居於家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順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序失，則爭鬪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台之爲郡，實東浙樂土，生齒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逆效順，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如堵，皆知爲士之貴而加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之美，天下靡然丕變。嗚呼，豈不踴歟！《赤城集》卷五。（黃錦君校點）

吳順之

吳順之（一〇八八——一一六三），字伯思，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安行孫。初以祖恩入仕，補太廟齋郎，授鳳州河池尉，遷知侯官縣。紹興初，以李綱薦擢知海州，改知連州，繼知汀州、復州，所至有惠愛及民，民繪像祠之。紹興三十年，改知靖州。隆興元年卒，年七十六。見《周文忠公集》卷三一《靖州

太守吳君順之墓誌銘。

連州大雲洞題名

紹興九年五月五日

郡守吳順之閱兵西郊，拉僚屬周敫、李域、孔元勳、張仲熊，會余于大雲石室。郡人新臨賀守黃尚賢、鄉貢進士陳宗諤預焉。紹興九年夏五月端午□題。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刁忠民校點）

胡 邃

胡邃，樂平（今江西樂平）人。熙寧元年進士。崇寧五年知寧都縣，累官兩浙路提點刑獄。遷比部郎中。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九七，嘉靖《贛州府志》卷七，《宋詩紀事補遺》卷二〇。

請射逃絕戶田土事奏

宣和七年八月七日

二浙向緣草寇驚劫，溫、台、處、婺等州各有逃絕戶拋下田土。賊平之後，皆爲有力之家請射。

欲乞令百姓實封投狀請射，限一月開拆，給與租課最多之人，於公實便利。《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九七（第七冊第六〇八五頁）。（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一五

沈 該

沈該，字守約，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人。重和元年進士。紹興中，歷知盱眙軍，淮南、兩浙轉運判官。十六年知臨安府。十七年爲禮部侍郎，後兼知學士院。十八年知潼川府，二十二年移知夔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二十六年進左僕射。二十九年，以臺諫劾，落職致仕。次年，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孝宗隆興元年致仕。該邃於《易》，著有《易小傳》（存）、《繫辭補註》（存）、《中興聖語》、文集五十卷、律詩三百五十篇、雜著一百篇。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五至一八五，《乾道臨安志》卷三，《嘉泰吳興志》卷一七，《咸淳臨安志》卷四七，《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乞戒飭沿淮一帶禁止私相貿易奏

紹興十二年五月

竊惟朝廷創置榷場，以通南北之貨，嚴津渡之禁，不許私相貿易。然沿淮上下，東自揚、楚，西際光、壽，無慮千餘里，其間窮僻無人之處則私得以渡，水落石出之時則淺可以涉。不惟有害榷場課

利，亦恐寢起弊端。欲望嚴賜戒飭沿淮一帶州縣，重立罪賞，覺察禁止。庶幾內足以專課息之源，外足以固鄰國之好。《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三、四（第六冊第五四八三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六〇頁。

乞寬展兩淮墾荒起稅之限奏

紹興十六年十月

兩淮之地昨緣蹂躪，荒棄田疇。近年以來雖歸復寢衆，墾植滋廣。望詔有司更令寬展起稅之限，以示安輯之意。《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〇（第七冊第五九九一頁）。

修壇瑞異奏

紹興十七年二月

高禔禮去年二月於築壇去處嘗有紅黃瑞氣，光徹上下，每至日出方收，前後非一。又修壇興工日，有六鶴自東而來，盤旋壇上，移時而去，實應今日親祠之祥，以兆萬世無窮之慶。《宋會要輯稿》

瑞異一之二六（第三冊第二〇七七頁）。

乞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奏

紹興十八年五月

竊惟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崇奉熒惑，猶所當先。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舊章具存，可舉而行。欲望特詔有司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以時修祀。庶幾仰答靈貺，益固炎圖。《宋會要輯稿》禮一九之一五（第一冊第七六〇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七，《文獻通考》卷八〇。

太祖皇帝玉牒等修訖奏

紹興二十七年三月

玉牒所官陳康伯等劄子：恭依已降聖旨，先次編修到太祖皇帝玉牒，自誕聖至即寶位後，自建隆元年至開寶九年，通修一十七年開基玉牒。舊制以梅紅羅面簽金字，今欲題曰《皇宋太祖皇帝玉牒》。又編修今上皇帝玉牒，自誕聖之後聖德祥瑞、建大元帥府事跡至即皇帝位二十餘年，又自即位後編修至紹興二年，通修二十六年中興玉牒。舊制以梅紅羅面簽金字，今欲題曰《皇宋今上皇帝玉牒》。及編修太祖皇帝皇后命氏之源、今上皇帝皇后命氏之源、宣祖皇帝下《仙源類譜》、太祖皇帝下《仙源類譜》、太宗皇帝下《仙源類譜》、魏王下《仙源類譜》、五世昭穆，今已修寫進本，欲乞敷奏。如蒙

聖慈允許，即乞擇日進呈。所有合行禮儀體例，乞特降指揮下有司同本所參酌討論施行，務從簡省。
《中興禮書》卷二一〇。又見《宋史》卷一一四《禮志》一七。

乞宣示徽宗手詔題記奏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

伏蒙聖慈宣示御製御書《徽宗皇帝手詔題記》。臣等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底定萬邦。中興之功，光紹先烈，聖慮深遠。仰惟徽宗皇帝堯舜之德，宜有顯揚，以詔天下萬世，乃躬御翰墨，形於紀述，以章盛美。聖人之孝，古無以加。臣等拜手伏讀，不勝惓惓，下情欲乞召侍從兩省臺諫臣僚於尚書省宣示，仍擬本付實錄院、史館。《中興禮書》卷二一五。

安奉徽宗手詔題記奏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御製御書《徽宗皇帝手詔題記》一軸，臣等欲令有司擇日備禮安奉於敷文閣，以光昭聖孝，發揚徽宗皇帝堯舜盛德，以貽訓萬世。《中興禮書》卷二一五。

修纂神宗寶訓成書奏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恭奉聖旨修纂祖宗寶訓，今修纂《神宗皇帝寶訓》成書，欲訖擇日進呈。所有合行禮儀，訖下有司同本所參酌討論施行〔一〕，務從簡省。《中興禮書》卷二一一。

〔一〕本文「訖」字，疑應作「乞」。

仙源積慶圖成書奏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伏見日曆所已得指揮，擇日投進《神宗皇帝寶訓》。玉牒所依已降指揮，編修太祖皇帝下《仙源積慶圖》、太宗皇帝下《仙源積慶圖》、魏王下《仙源積慶圖》成書，欲望特賜敷奏，同日進呈。所有合行事件，務從簡省，乞令本所條具體例。《中興禮書》卷二一一。

進呈神宗寶訓事奏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

已降指揮，三月七日進呈《神宗皇帝寶訓》，合差進讀官。自來係差史館修撰，今來本所見闕修撰官進讀，取進止。《中興禮書》卷二一一。

皇太后新歲八十行慶賀之禮奏

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

恭惟皇太后新歲八十，面奉聖訓，以正月旦日於宮中行慶賀之禮。乞依建隆故事，率百寮詣文德殿拜表稱賀，次率百寮拜皇太后牋表稱慶，許臣等備上壽福物，於元日詣內東門拜牋表投進，使相亦許進奉。《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一一（第一冊第二三八頁）。

乞倣司馬光八條舉按官吏奏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

乞倣元祐間宰臣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令監司郡守按察所部官。其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罷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

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幾辦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軍于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薦舉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州舉之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如身兼數善，衆所共知者，取旨不次擢用。若受權貴請託，或監司親故轉相貿易，致朝廷臺諫檢彈，及蒙朝廷錄用之後，所舉失實，並取旨重行竄責。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按察在州兵職曹官以上及諸縣令丞，以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若有失覺察，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軍降通判，通判降一資。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俱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六（第五冊第四七一二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乞將御筆宣付史館奏

紹興二十九年

伏奉御筆頒降太宗皇帝尹京日禁采捕。仰陛下以不殺之仁再造區宇，推愛人之心普及含生。恩被動植，雖鳥獸魚鼈罔不咸若。好生之德，用符祖宗，實萬世無疆之休。乞宣付史館，垂示無窮。《宋

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六一（第七冊第六五七六頁）。

進易小傳劄子

臣不揆，妄意於《易》三十餘年矣，智識闇淺，見聞寡陋，豈足以窺精微之義？竊嘗謂《易》有四象，六七八九是也，而六爻止用九六。所謂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自王弼而下，未嘗以變體釋爻辭。近世之言變體者，復失爻象之正。臣輒以臆說爲《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卦之意。每卦別爲一論，其詳見於序。爲六卷十二冊，欲繕寫上進，以備乙夜之覽，深懼荒疏，上瀆聖聰，未敢便行投進。取進止。《易小傳》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八九，《萬卷精華樓藏書志》卷一。

易小傳上表

臣竊惟《易》之爲書，所以順性命之理，知變化之道，極深研幾，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也。其設卦觀象備自然之法，其變動不居藏不測之神。聖人以此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君子以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莫由斯道也？臣妄意於此三十餘年矣。智識闇淺，見聞寡

陋，豈足以測精微之義。臣不揆，輒以臆說爲《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本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微意，時有得於象數之外，諸儒之所未及者。每卦別爲一論，自爲一家之說。藏之私室，未嘗敢以示人。臣自備位宰司，日侍清光，恭聞萬幾之暇，玩意於《易》，尤深探其蹟。臣是以敢齋戒卜日，繕寫以進。進呈之日，面奉玉音，謂：「六經惟《易》與麟經，先聖所作，言皆出於自然。其旨深遠，在學者所得如何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況《易》更三聖而後成，包萬象而悉備。卿所進書，深契朕懷。」臣退切歎仰，方負瀆尊之懼，忽奉宸翰曲賜獎諭褒寵之辭，有浮於實。臣仰惟皇帝陛下聖學高妙，深造本源。凡神心之所經緯，與舉而措諸事業，無不與太極合德，準天地而侔造化。顧臣曲學，有愧先儒，何足以仰當聖意？且蒙察其愚衷，勉以陳力輔佐。臣敢不益勵孤忠，盡其所學，以上副陛下獎勉之意。使臣得奉以周旋，密贊無爲之化，將見垂裳之治與堯舜比隆，而臣復得以此退樂於丘園，此臣之志也。紹興二十八年歲次戊寅六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兼提領編修玉牒所、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壹千柒百戶臣沈該拜手稽首謹記。《易小傳》卷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八九。

繳進御筆獎諭石刻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投進《易小傳》，特降御筆獎諭。臣迂疏末學，遭遇聖明，遂得顯行於世，不至

湮沒。此人臣之極寵，儒者之至榮也。臣謹以所賜御筆刊之堅珉，拜手稽首爲之記，以自託於不朽。裝背成軸繳進，伏乞睿覽。《易小傳》卷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八九。

赴任上政府啓

屈指一十五年之去國，望天愁絕于覆盆；扶親八十二歲而之官，奉檄喜深于折屐。既板輿免道途偃薄之患，致門墻得階墀步武之登。已抵厥官，敢布所蓄。竊惟忠孝之不並立，蓋以出處之難兩全。姓名纔入于公門，進退豈由于私己。東西南北，則惟上之所命；死生患難，則見義而必爲。人誰肯棄于吾親，事乃多違于素志。溫嶠絕裾而去母，能自安乎？周處從戎而辭親，胡寧忍此！是以茲事之不易盡，觀夫從古而率皆然。讀《陟岵》行役之詩，至今尚且流涕；想登嶺瞻望之意，何人而不動心！故徐庶思老母之見留，則委蜀主而求去；王陽念先人之遺體，則捨益州而徑歸。若未能以義而斷恩，則烏得徇忠而違孝？顧某今日之所處，猶比昔人而甚難。重惟殘生，追念疇昔。粵自孩童之始，已興慈父之悲，惟母伶俜，撫己孱懦。既不繕農工商賈之業，況又當流離奔竄之餘。不堪懸磬之一家，相對過駒之二影。爐嗟絕火，度幾臘之窮寒；釜歎無煙，常終朝而併食。時斷髮以給賓客之奉，多織履以供學校之資。孜孜撫養之勞，切切溫飽之望。手和熊膽，俾咀嚼以助勤；面付羊裘，使樵蘇而力學。天憫饑寒之極，君頒廩稍之恩。謂一命于仕途，可終身而祿養。奈此冥頑之質，昧夫趨向之方。

命既壓于人頭，困直臨于老境。非無攀躋而分寸不上，用盡氣力而本處不離。既造化分定以何尤，惟鞠育恩深而可念。惟茲耄耄之母，可謂喜懼之年。朝開北堂，而眉暫展于萱容；暮跂西山，而瞻屢驚于夕照。念養口體之方，在輸犬馬之力。則嘗珍羞之日，宜倍甘旨之供。雖五鼎之進未足爲豐，奈半菽之求每憂不給。蓋以三紀之出仕，歷時非不多；而四任之微官，所入寧有幾？身居蓬蓽之下，心動《蓼莪》之思。扣地無從，仰天以訴。豈不念禮經之訓，是豈當從仕之時。固宜就隱于山林，庶不暫離于閨闈。然介推綿上之田無有，而安仁園中之景久荒。要思娛親，未免從宦。此前輩以求退爲甚易，而小己以不仕爲可憂。仰荷上恩之洪深，得從愚夫之安便。已幸去家之近，且叨分職之間。暇日則子職可修，得免倚門閭之望；朝發而其夕可至，更無負道塗之虞。況尚賒二載之戍瓜，而忽戒一朝之行李。既畢事親之願，敢忘奉上之心？一入修門，恍如昨夢；再經故迹，始覺更生。仰首樞庭，依舊台星之兩兩；迴頭槐市，仍前樹子之陰陰。已無丹青法令之庭，尚認紅腐敖倉之處。不謂去家之鶴，再隨振羽之鴻。雖人喜劉郎之復來，而自笑馮唐之已老。念茲流落遠外之既久，所謂險阻艱難之備嘗。惟其操心而甚危，故知有過而必改。少年習氣，既隨烈焰以無餘；老去情懷，惟履薄冰而知懼。倘既往而不咎，當惟新而是圖。上思移忠，次期報德。恭惟大丞相以建治安爲事業，以收人才爲規模。既廣博以能容，且甄陶而有序。厥今光明俊偉之傑，已居造化網羅之中。人心既諧，功績乃著。次施洪惠，俯及陳人。將欲令巨細以兼收，故不問舊新而率錄。謂欲責其忠報，必先盡其私心。是雖木石之頑，尚猶知感；況在溝瀆之久，寧不懷恩。某敢不念休復之良艱，思再來之不易。勉而摩

厲，謾爾激昂。燕語定新巢，已得棲身于厦屋；嚶鳴遷喬木，方將託命于春工。祈望之私，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二。

易小傳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辨貴賤，所以明不可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辨逆順，有遠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終始。三才就列，六位時成。此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辨吉凶，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惟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爻也者，言乎其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

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奧，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得焉耳。夫觀變玩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易小傳》卷首。

易小傳明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太極未判，有一而未形者乎。及其一已形而奇耦分，於是兩儀生焉。聖人因奇耦之始而爲兩儀之象，因三才之道而立乾坤之體。乾坤始交而八卦生焉，八卦相盪而六十四卦成焉，皆由變之所生也。故《乾》之三爻交於《坤》，則變而爲《震》、爲《坎》、爲《艮》。《坤》之三爻交於《乾》，則變而爲《巽》、爲《離》、爲《兌》。此乾坤之變而生八卦也。《乾》宮之變，一世爲《遇》，二世爲《遯》，三世爲《否》，四世爲《觀》，五世爲《剝》，遊魂爲《晉》，歸魂爲《大有》。《坤》宮之變，一世爲《復》，二世爲《臨》，三世爲《泰》，四世爲《大壯》，五世爲《夬》，遊魂爲《需》，歸魂爲《比》。《震》、《巽》、《坎》、《離》、《艮》、《兌》六宮之變，大率皆然。此八卦之變而生六十四卦也。六十四卦之變，一卦之中六十四卦具焉，其變四千九十有六。而卦有四時推遷之異，爻有五行生剋之殊。參伍錯綜，非巧歷之所能計。此卜筮之占，吉凶休咎之應所以無窮也。歷觀古人之

用《易》筮，皆用爻變以斷吉凶。其爻變之法，大略可見。如《震》之爲車，見《國語》，公子重耳在秦筮，得《屯》之八。爲殺；見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坎》之爲勞，見《國語》，同前。爲法；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郟。《坤》之爲衆，爲順，爲文；見《國語》，同前。《離》之爲言，爲牛，爲鳥；見昭公五年，穆公之生，筮得《明夷》之《謙》。《艮》之爲門庭，《坤》之爲布帛。見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風爲天於土上，則爲風而行著於土。同上。天爲澤以當日，則爲天子降心以逆公。見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震》而爲《坤》，則爲車從馬。見閔公元年，畢萬同前。《坎》而爲《兌》，則爲川壅澤。見宣公十二年。同前。《離》而爲《艮》，則爲火焚山。見昭公五年。同前。《坎》而爲《巽》，則爲風隕妻。見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卜取東郭偃之姊。亦有捨正體而取別體者，如《觀》之《否》，周史以爲有山之材；見前莊二十二年陳厲公事，自二至四有《艮》象。《震》之《復》，漢儒以爲有《坎》之象是也。《前漢·五行志》：《京房易傳》曰：「震遂泥，國多麋。」釋者謂自三至五有《坎》象，四在水中，故爲泥。有得二卦而取合體者，如正《屯》悔《豫》是也。公子重耳在秦，筮得正《屯》悔《豫》，內卦曰正，外卦曰悔。《震》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得此二卦，《震》在《屯》爲正，在《豫》爲悔，爻皆無爲，故合二卦而言之也。或有一卦而多變，則以變卦爲斷，如晉成公之歸，遇《乾》之《否》，知其君之三出。有六爻皆爲變，則以本卦而言，如秦伯納公子重耳，遇《泰》之八，知其事之必濟。凡此之類，爻變之大例也。觸類而長之，則思過半矣。《易小傳》卷首。

繫辭補註序

予已作《易小傳》，略盡卦爻之義，而《繫辭》則間見於卦論，未之詳也。《繫辭註》出韓康伯，揆以愚見，摘其未詳善者，輒以臆說爲補正之。覽者毋謂其不知量也。《繫辭補註》卷首，吳興叢書本。

翰苑題名序

紹興十八年七月

翰苑自唐寶應迄於大中，學士官族皆刻石龕之屋壁，五季以紛擾久廢。藝祖受命，首建直廬。太宗親灑玉堂之翰，以增寵獎。聖聖稽古，推擇尤靳。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起國初，自承旨□設以下至直院，用除授次第刊列，後居職者皆得以流芳久遠。中遭變故，今不復存。睿主中興，匱武右文，柬求鴻碩，追坦明之制，如二帝三王之盛，以章列聖之休，規模遠矣。而姓名未紀，來者何觀？學士秦公梓再有建請，未幾出守宣城，因循迄今。該猥以淺陋，寓直翫散之文，豈足以潤色丕業？顧獲繼諸公之後，託名於不朽，欣幸之極，乃爲之序。紹興十八年七月既望，左中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謹序。《翰院題名》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宋中興學士院題名》卷首，《中興百官題名》卷首。（以上沈治宏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一六

湯鵬舉一

湯鵬舉（一〇八八——一二六五），字致遠，金壇（今江蘇金壇）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分寧簿，改晉陵丞，擢知當塗。紹興中，歷知廣德、饒、江、常、臨安、婺、潭、紹興、平江等州軍府。又爲淮東、兩浙運判。二十五年，入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遷御史中丞。二十七年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未幾爲臺官所劾，罷。後復知太平府，致仕。乾道元年卒，年七十八。諡敏肅。見《京口耆舊傳》卷八，《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八。

乞詔沿流諸邑修建茆舍以待金使奏

紹興十八年七月

陛下獨任一德臣以偃干戈，皇華交贄，給轍於道，而沿流諸邑或尚存茆舍以待使人。望詔有司下所經由程頓，並令修建，庶幾賓主如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八。

措置開撩西湖事宜奏

紹興十九年

一、檢準紹興九年八月指揮，許本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見管止有四十餘人。今已措置撥填，湊及元額，蓋造寨屋舟船，專一撩湖，不許它役。一、契勘紹興九年八月指揮，差錢塘縣尉兼管開湖職事。臣今欲專差武臣一員，知、通逐時檢察。庶幾積日累月開撩，不致依舊堙塞。一、契勘西湖所種茭菱，往往於湖中取泥葑，夾和糞穢，包根墜種，及不時澆灌穢污。紹興十七年六月申明，今後永不許請佃栽種。今來又復重置蓮荷，填塞湖港。臣已將蓮荷租課官錢並已除放訖，如有違犯之人，科罪追賞，有官人具申朝廷取旨施行。《咸淳臨安志》卷三二。又見《西湖志》卷一。

劾王揚英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揚英寡廉鮮耻。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熺爲宰相，必爲我致力。」命下三月，傲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秦塤王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恭惟陛下慎簡群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死之前，曾遣林一飛、鄭枬、秦塤計會，臺諫奏請秦熺爲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猶且指望熺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不能無疑惑。臣切見熺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葬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爲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爲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熺共集檜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白以承修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王昉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昉附勢作威，寡廉鮮恥。鑄尚事諂諛，出官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沈湎貪饕。震不歷州縣，驟躡監司，頃爲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橫，姦賊狼籍，自楚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

甚。高官美祿，一家有飽食煖衣之幸，而孤寒遠宦，數年不得遣差，終身有號寒啼饑之困，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昉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張扶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扶頃爲明州教授，奴事曹泳，夤緣改官。用泳之薦，遂爲正言。凡有奏陳，盡出泳口，豈能爲學者模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言秦熺陳乞家廟事奏〔二〕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竊見秦熺陳乞令父姪光祿寺丞烜專一主管御書閣賜第及家廟。臣以謂臣下之立家廟，其品數禮儀，著在令典，可守而行也。秦檜薨，其家廟合依條制隨宜施行；秦熺致仕〔二〕，自合別立。乞差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府，令熺別立家廟，庶合禮制。《宋會要輯稿》禮一二之四（第一冊第五六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此文文句多異，附錄於此：「熺乞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設施，稽

察百官之向背。況熺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

〔二〕秦熺：「熺」字上原有一「檜」字，據文意刪。

劾徐宗說曹筠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夤緣幸會，遽躡版曹，而爲時相管莊，自爲苟賤。敷文閣待制曹筠因秦檜薦爲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董德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利興害除，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者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又劾董德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偶於謄錄處取號，而得秦塤試卷，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是真不量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爲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爲諂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三劾董德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德元權宰臣執事以來兩月餘矣，才力不逮，知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恥。況復歷官未久，驟躡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賞庫錢物犒設胥吏，誠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四劾董德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爲。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恥。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邪？」人皆傳之以爲笑。德元貪鄙如此，尚得資政學士而竊宮祠厚祿，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鐫褫，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恥之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康與之徐樗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與之、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殛，以爲臣下贓污告訐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王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會初無履歷，恃檜與熺之親黨，致身禁從。出守便郡，置田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於私宅，恬不知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劾王珉徐嘉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二人皆以諂事秦檜，故驟爲臺諫。無一言彈擊姦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爲使，公然受所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爲定例。更抑勒使臣陪買私覲。其無耻如此，一時傳播，以爲笑談。乞賜罷黜，以振起禮義廉耻之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革科舉之弊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

闈殿試，秦檜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司，革去近弊。挾書、代筆、繼燭，必欲盡禁；封彌、立號、謄錄，必欲依修；考校、定去留、分高下，必欲至公〔二〕。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一一（第五冊第四五八〇頁）。

〔二〕「挾書」至「至公」：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乞申嚴舊詔革重內輕外之弊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臣恭睹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聖旨：「今後不歷知縣人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立爲永法，以革重內輕外之弊。」此陛下加惠庶工，一均覆幬，帝王之高致，萬世之良法也。自茲後，宰臣容私，公道不行，非親與舊、非姦與佞，安得與侍從之選，豈容曾任知縣者得除監司郎官耶？臣伏乞睿旨申嚴宰執，使良法美意不爲空文而推行之，以革重內輕外之弊，以慰安臣下之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劾曹泳劉景盧適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泳懷奸挾勢，狗彘不食其餘。頃爲衢州酒稅官，正以贓敗，監司按之，劉景輩三四人與之營救。及景倖廣州，而泳已權戶部侍郎，遂竭廣州之土宜，以厭滿泳所欲，泳遂薦景於檜而得台州。盧適父益之爲樞密也，泳爲之使臣，泳叨竊從官，遂除楚州。臣竊爲泳之過惡，其在兩浙爲漕、臨安爲守，將官錢官物餽送檜之父子及墳并婦僕等，於常例外，輒更增添。如買花石、獻時新，搜求難得之貨，不可縷數。至爲戶部侍郎，即以正入窠名錢物用充羨餘，將合收財用擅申住罷，以釣時譽，是誠何心哉！論其公取竊取，又不可以數計。臣又采公論，以謂李光若無罪犯，遠竄海島，而泳罪惡貫盈，止貶新州。乞將景、適特賜罷黜，將泳竄之海上，以爲臣下朋比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劾魏良臣奏

一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良臣人品凡下，天姿凶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愚而

好自用，以至奏對於君父之前，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爲，稍若假以歲月，授之權柄，殆有甚於秦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劾魏良臣奏 二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寬恤統兵官，欲具修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罷，未得聖旨，先次行下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陞帶，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繆見，沮格不行，至今畫黃猶在省部，是使慶賞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召來特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爲中都官者，輒以私釁出之，止令補外，如新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室，通財營私，酬以美官，不畏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稱是也。此良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爲害豈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罷黜，以慰中外之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劾魏良臣奏 三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良臣政事罷行不審，紊亂政機。其如法令因革，不候敕旨，或先關報以施行。已薦張松自知縣造

朝，輒差郡守。所爲如此，復典大郡，叨竊職名，其可乎？乞將良臣落職罷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劾魏良臣奏

四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未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三月五日，方奉聖旨別無改罷，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與公智婚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旨，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住罷逐路寄造酒支給亭戶鹽本錢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兩浙漕司於諸州縣寄造酒，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諸路倣效，至今未罷。淮、浙提舉茶鹽司減剋亭戶煎鹽本錢，公然不支，韓沃倡之於其先，王晌繼之於其後，至今未盡禁戢。乞將逐路漕司寄造酒住罷，將逐路茶鹽司亭戶鹽本錢盡數支給，稍復違戾，許御史臺按劾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劾王歷王墨卿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右通直郎、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歷，檜之妻弟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熺之先生也，搖唇鼓舌，誑惑衆聽，招恩市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乞限州縣用妓樂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近年州縣許用妓樂，遂有達旦之會。監司郡守或戒約之，則鬨然生謗。此風起於通判，行於司理。至於盜用官錢官酒，苛刻牙人鋪戶，恣縱市買，以至縣官筵會之費，盡科配於公吏。乞於天申節及人使往來之處，守臣休務之日許用妓樂於公筵，其餘自總管謀議官、通判以下，並不許擅用借用，違者委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三（第七冊第六五七二頁）。

劾鍾世明陳巖肖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尚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便辟側媚。見李椿年爲經界，遂投名爲幹官。見徐宗說與秦檜管莊，遂諂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丁禕往太平州修圩，遂結丁禕，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及還，除職名爲浙漕。又事曹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罷，世明慢罵萋菲，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巖肖嘗在秀州學舍爲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劾王著王曉慎知柔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右承議郎、通判温州王著挾恃權貴，賄賂公行。今且任滿，而其弟曉又爲本州通判。曉貪財好色，衆所指名，今著去而曉來，温州之害，未有休息之時也。瑞安知縣慎知柔，曹泳、王會鷹犬也。陛下親降御筆，不得科賣黃柑貢獻，而知柔到任之初，遂買萬餘顆獻與王會作生日，其不遵詔令，乃至於此。古人云「苛政猛於虎」，一州之間，聚此三虎，豈不負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哉！伏望亟賜黜罷，以除民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乞依舊法均買絹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和買絹一事，官戶民戶，逐歲入納，遵守既久，不以爲害，近年遂有不均之弊。且富貴之家，連阡跨陌，兼并貧民之產，其可容貴者獨納？伏望申嚴有司，依舊法均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乞申嚴有司限日斷獄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近年獄官偷惰，故獄以賄成，又多觀望，恤刑之詔，徒爲虛文。爲守令者略聽斷而避怨責，爲廷尉者用觀望而爲重輕，獄訟稽留而刑罰不清，誠可恤也。伏望申嚴有司，遵守見行詔令。如違元限者，臣乞聽展：大事元限四十日，聽展不得過三十日；中事元限二十日，聽展不得過十日；小事元限十日，聽展不得過五日。罪人至有翻異送別獄者，元勘官待罪未得離任，元行人吏監禁未得別行他案，則後勘便得一案結絕，不復更有淹延之獄。至或尚有愆期者，在外委監司按發，在內委臺諫具奏，庶幾不負陛下欽恤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言王炎鍾世明沮壞常平條制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祖宗常平條制，萬世之良法也。比者前司農寺丞王炎輒妄申陳，乞將諸路州軍見管常平錢盡收糶米斛，起發赴行在。而前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因此申陳，又令諸路每歲撥積年陳次米斛一十五萬碩起赴行在省倉等處，支遣大軍糧食。臣切見王炎、鍾世明所申，委實耗蓄積之財用，壞已成之良法。若謂以新易陳則自有條令，州縣自應依法逐歲換易；若謂欲起陳腐之米支給大軍食用，則深爲不便。乞申嚴有司，遵守常平條制，自今以後不得輒有奏請。王炎、鍾世明小官，敢爾申請，沮壞祖宗成法，乞賜黜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二六（第六冊第五七三二頁）。

乞以六科薦士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儻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采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全宋文卷三九一七

湯鵬舉 二

言役法事宜奏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脚輪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一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曾充役，謂之白脚。然下戶無力可充，遂有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脚比並物力再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三三（第六冊第五〇五四頁）、食貨六五之八八（第七冊第六二〇〇頁）。

乞久任郡守奏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者必曰方今員多闕

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臺諫監司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逐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激勸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劾方雲翼奏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賊狼籍，疆市民田三十餘頃，驅歸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吻，祿廩不絕。伏望重賜竄逐，庶幾有以懲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罷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召試奏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爲漕司試官，受韓世忠使臣之囑，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論謂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言根括銅匠不當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入鑄錢監充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責，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若盡行拘籍，即是一旦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重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況向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爲器。只合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贍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有允當。伏乞申嚴禁戢銷鎔錢貨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坯而未鑄者，已鑄而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盡以家業充賞，然後斷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令州縣官不得加稅擾民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切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于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己。波及僚屬，兼局添給，所在有之。如蘇、湖、秀之兵職、曹官、令佐請給，其間月有二百三千者。而居民僧道店鋪舟船經由場務，無不科斂以納醋息，其害不可言者（一）。伏乞申嚴行下，

令守倅遵依紹興敕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臺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恥之風，則刻意擾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又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四（第七冊第六五七二頁）。

〔二〕「波及」至「言者」：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論謹號令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臣竊以《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蓋號令者，大君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故一號令之出，謀之不可不臧，發之不可不慎，行之不可不久。臣竊觀臣下之奏請，有所謂應詔者，有所謂輪對者，有得見闕而朝辭者，有當替罷而朝見者，是皆合對而奏請也。或曰且以藉手，且以塞口，且以隨例，責其端慤以陳利害，十無一二也，因而爲之變易法度可乎？因而施之號令可乎？臣謂革其所可革，不必以一言而爲之改易；因其所可因，不必以一言而爲之仍舊。實以上關社稷軍民之安危，下繫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可不察也。臣伏望睿慈，率由祖宗之典章，深監帝皇之因革。有如號令之施設，必使有司公心平氣，熟思詳擇，推原措畫之從違，討論奏陳之意向，利則行之，害則除之，不輕信而言法，無曲從而反汗。使獻言者不能窺伺間隙而容其姦，則號令素定，

吏民信服，天下幸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不許講筵所取索臣下奏陳副本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竭愚忠，裨補國論，當進入以備乙夜之觀。近來講筵所胥吏輒違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爲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爲朋黨，惟恐臣下獻忠，違背其意，故令胥吏取索。伏乞特降睿旨〔二〕，今後臣下奏陳故事，不許講筵所取索副本，只就令通進司進入，庶幾臣下得以輸忠。《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七（第三冊第二二九二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二〕「伏乞」句：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乞禁增添鹽綱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臣近聞福建路州縣以鹽綱擾民，每歲增添，不知紀極。且以建州浦城一縣論之，舊於二稅外般運鹽五綱半以添助歲計，公私不擾，支遣有餘。近年贓汙之吏，爲知縣三年，遂有般到四十餘綱，計錢

五十餘萬貫，尚稱用度不足。實以應副親戚，交結過往，侵漁入己。又爲猾吏脅持，大半歸於人吏之家，故追索急於星火，催督甚於二稅。福建民戶素貧，重爲此困。臣究其所由，不特縣令容其姦，實由太守、漕臣藉此以應副權貴，恣爲妄用，上下督責，更相黨庇，有以致然也。臣伏乞睿旨令本路憲臣於建州浦城縣追當行人吏，稽考紹興元年以來逐歲般鹽幾綱，若舊來止用五綱半，今三年內般運四十餘綱作何支遣，依條坐罪。然後巡歷一路州縣，並不許過紹興元年般運鹽綱之數，立爲定制。自此起有多破綱數應副親戚、容悅過往、結託權貴，縱令人吏巧作名目，騷擾貧民下戶者，仰監司按劾，臺諫彈奏，人戶赴訴，在州當職官、在縣令佐並以自盜論。庶幾杜絕增添鹽綱數目，爲一路之害。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三十四（第六冊第五二五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八七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論臣下因天變奏請更改法令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陛下邇者以彗出東方，許士庶實封陳言，可謂應天以實。然臣下之奏請，類皆更改法令，或爲一己之私，或爲一鄉之利。今欲鏤板遍行天下，皆歸過朝政有闕而已。如此則止容姦人紊亂治體，使小人之欠逋不償者、頑猾人戶之不納苗稅者、姦雄胥吏之有詞訟者、至愚不肖之唱爲浮言者，時時候星文之變，則得以售其姦矣。然此彗星之出，井宿躔度，晉地之分野，臣不敢臆度，自取欺罔之罪。臣

聞惟守常然後可以應變，能應變然後可以禦亂，古今之通論也。臣伏乞睿慈，奮乾綱之斷，廓離明之照，使浮言不作，以慰四海之心。所有鏤板播告，改易德政之請，姑少遲之。然後下酌民言，上承天意，爲之討論，因事修入紹興敕令，以爲一代之仁政，萬世之良法，臣不勝至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立定州縣吏額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欲固邦本，在寬民力，在省人吏。今之州縣胥徒最冗，爲民之害最甚。且如既有正額，又添守闕，既有習學，又收私名，創立事端則謂之專行，分受優輕則謂之兼案，率置一局則三四人共之，貼司又不可勝計。比年以來，朝廷屢行告戒，赦文累有約束，或減省吏額，或禁止冒役，丁寧備至。率皆巧作名目，或云見行理雪而所屬公文未下，乞先次權案；或云已經赦宥而叙復合得元名，乞先次收補。於案牘公移則避罪而不繫書，於監司巡案則匿名而暫逃避。凡此之類，未易概舉。緣此州縣本無事也，以人吏衆多，紛張而生事；居民本無訟也，以人吏姦猾，教唆而興訟。追呼逮捕，文移騷然。第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比年守令監司恬不加卹，朝廷豈可不爲之立法乎？伏睹建炎三年赦文，內一項具載減罷人吏最詳，而一時奉行不虔，至今徒爲空文。乞下戶部委逐路常平官躬親出巡，量立期限，參照見行條令，視州縣繁簡分爲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如逐處已是足用，則不須增置；如

或過額，則自當裁減。內有曾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叙。稍有違戾，於額外收補，委監司守令常切覺察，如不遵守，以違制論。《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〇一（第四冊第三五〇六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

乞褫奪秦垾等職名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西清次對，超躐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謹按敷文閣直學士秦垾、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伏乞鑄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一。

乞條具合用之例修入現行之法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賊，秘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饕賄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馭吏，最爲劇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爲中興之成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又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四六（第七冊第六四八四頁）。

乞依舊法差注鹽場巡檢奏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

淮東鹽場，祖宗以來吏部差注，有催煎官專管諸場煎鹽，有買納官專管買亭戶鹽，有支鹽官專支客人鹽。又以諸煎鹽場各有地分，故舊來差注巡檢以捕違法者，其巡檢不許至亭戶場內，恐其騷擾也。內外關防，可謂詳矣。比年以來，舊制巡檢遂不復差，却以選人之監鹽場者兼巡檢事，違戾祖宗銓選之意，廢壞吏部差注之法。乞下吏部取責舊法，應干鹽司官窠闕合置巡檢去處，差文臣經任人及武臣親民資序，依格法銓選。《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三（第六冊第五二五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八七頁。

劾張浚奏

一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謹按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張浚，輒敢胥動浮言，恣爲妄發，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定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却顧哉？徒以去國有年，居閒日久，朝夕之所希望者，惟冀復用爾。殊不思紹興初年，宣撫於外，飛揚跋扈，歷五春秋，信任匪人，殺戮名將，輕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軍民，咸被其擾，耗公帑而市私恩，縱狂言而無良策。已試之效如此，尚可言勇哉？議者謂前此權臣曾

被其薦，故雖洊致人言，姑竄近地而已。今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邀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旨，豈知所謂以道佐人主者耶？又況居憂者當以純孝存心，爲臣者當以恭順承詔。而浚以殺戮爲事，是不孝也；以悖逆爲意，是不忠也。乞量寘典刑，屏之遠方。《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劾張浚奏

二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前宰臣張浚學術迂疏，智識淺短，剛果自任，輕肆無謀，器小任大，自取敗失屢矣。去冬陛下施曠蕩之恩，還浚貶所，復其舊職，付以帥閫，所以遇浚厚矣。浚既銜憂去職，理當闔門自省，乃復倡爲異議，以動搖國是，不惟安危之計，獨徇偏私之見，獲罪天下，公議所不貸也。浚初領兵於陝右，妄行誅戮，而五路至於陷失。暨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軍，旋致潰叛，天下莫不怨之。是浚無所施爲，動必顛躋。曾不追省愚愆，猶肆大言，欺愚惑衆，冀於再用，殊可駭笑。況浚近得指揮，歸葬於蜀，儻堅異議以倡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

劾張浚奏 三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訪聞浚之議論，每及時政，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售前日之臆說，以倖將來之復用。臣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

乞與離軍人田產仍免租稅丁役奏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

離軍添差之人，養贍不足，無以自存。望於江淮、湖南荒田內，人給一頃。令所在州軍支請給一年，以爲牛種之費。仍免十年租稅，二十年丁役。《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乞降黜挾勢干請求易差遣者奏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

恭睹今年正月詔書節文：「如已得差遣而屢求換易，不量資序而超躐干請，寢以成俗，恬不知愧，理兩懲革〔一〕。今後如有似此之人，當議降黜。」聖詔初頒，數月以來，已聞有換易之請、超躐之求，必非孤寒疏遠之士，率皆恃權挾勢之徒，任意所擇者也。望下有司，如降詔之後已有差遣人曾經

換易者，令吏部結朝典狀，盡數具姓名，依元降詔書特賜降黜。《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二五（第三冊第二五七〇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二〕「兩」字誤，疑當作「當」。

乞放罷之吏經赦方許注授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

近日贓污之吏，得旨放罷，未及半年之間，已圖堂除。乞自今若既參部，經郊恩一赦，方許與在部人混同注授。《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二五（第三冊第二五七〇頁）。

乞以鑄錢專委漕臣奏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

兩日見三省議鑄錢事未定，臣職事非所干預，然有管見，不敢不奏聞。前日罷坑冶鑄錢司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兼別差官。臣聞逐監本錢見在不曾起發，戶部措置有未盡善，所以臺章論列，兼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爲異議。願陛下以鑄錢專委漕臣，必能就緒，自不須別差官。《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一（第四冊第三三四九頁）。

諭臺諫詔刻石記

紹興二十五年

臣竊以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所繫，式是邦憲，以肅庶僚。必欲德意下孚，民情上達，無一夫之失所，與萬國以同休。要當開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小人道消而百志惟熙，天下治舉而庶績其凝。薄海內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臺臣豈小補哉！是誠天子之耳目，宰相何預焉？比年以來，宰臣陰肆論薦，用匪其人，習成朋比，專事諂諛。相以爲可則臺臣以爲可，相以爲否則臺臣以爲否。臺綱既失，國是何以定，官邪何以戢？其孰能增重本朝，承□憲府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知，灼見治體，寬仁勤儉，鼎新政機，俯念言責久矣，親擢豈有先容！詔旨下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而臣不肖，承學非據，祇以自□爲恥，□□爲心。雖智不足以察事之幾，勇不足以行己之志，但有所聞者不敢不告，有所知者不敢不爲。待罪臺所，實愧空餐，顧無勞效。仰奉詔書，思有樸忠，以告來者。臣謹拜手稽首，欽佩訓詞，用傳億世。《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一八

林季仲 一

林季仲（一〇八八——？），字懿成，晚號蘆山老人，又號竹軒，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宣和三年進士。調婺州兵曹，遷仁和令。建炎初改宣教郎。紹興四年以趙鼎薦除秘書郎，五年改祠部員外郎，六年七月試太常少卿。七年正月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十月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八年三月，以御史言罷，尋奪職。九月，起知婺州，復以奉祠卒。著有《竹軒雜著》（存）。見《南宋館閣錄》卷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二、七七、八五、一〇三、一〇八、一二六、一一八、一二二，《宋史翼》卷一〇，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

《竹軒雜著》原十五卷，久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錄出，編爲六卷。光緒二年瑞安孫氏重加校刊，并有《補遺》一卷，收入《永嘉叢書》。今以此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另輯得佚文二篇，共釐爲四卷。

知婺州謝上表

起於罪籍，付以名城，祇服恩華，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孤愚自信，樸直無他，但求分義之安，不計宦游之拙。誤蒙識拔，頻玷使令；旋蹈禍機，橫遭口語。方杜門而省咎，遽分竹以承流。矧維是邦，素號無事，昔陪掾屬，備悉土風，道不遠於之官，情獲伸於將母。誰云庸廢，更被寵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推仁，日新圖治。以臣嘗爲縣道，粗究民情；謂臣數對便朝，具知德意。遂承人乏，不以望輕。臣敢不深體淵衷，仰遵明訓。恪勤奉法，妄希循吏之良；平易近民，痛戒庸人之擾。臣無任。《竹軒雜著》卷三。

論軍費劄子〔二〕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爲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繼，此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斂仍數，人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痍，迄今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懷二心以他適者，繇祖宗以來除煩

解燒，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命，取之過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朘，寢以大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僞，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今列戍相望，冗食尚衆，盍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閒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悔，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盍亦告戒諸帥，覆實奏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曆乃朝廷之異恩，宜留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也，民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陛下蚤圖之，幸甚。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一六。

〔二〕費：原無，據四庫本補。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二〕

臣嘗讀韓愈文，見其論述孔戡之賢，竊有感於心者，試爲陛下言其始末。戡爲昭義節度盧從史幕官，從史爲不法，戡必爭之，從史羞愧，立爲更改者，前後數十事。平居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之道，順則受福，逆則危辱誅死，且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嘗聳聽喘汗，唯唯從之。戡後有所不合，棄之而去，從史專恣，遂至於敗。夫以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則選用賓佐，可不慎哉！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戡賢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臣愚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助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

〔二〕按以下各篇，其末均云「取進止」，據宋代奏章格式，此應是劄子，而非「狀」。

乞戒敕諸將狀

臣聞合則強，離則弱，天下之勢皆然。昔吐谷渾阿豺有子十九人，一日令各奉一箭來，命母弟慕利延曰「二」：「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令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阿豺之言，固不足法，用之以聯軍旅，似有可采者。竊見國家帶甲之士，屯戍江淮，無慮數十萬。頃歲戎馬憑陵，士卒駭散，乃使群醜得以肆其搏噬。顧芻粟非不多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城池非不高且深也，委而去之，莫有固吾圉者，誠以此數大帥各自爲謀，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其勢離而弱爾。一自陛下爰整六飛，親征江上，指麾諸帥，如臂使指，將士賈勇以爭前，驕敵望風而引却，則軍聲之壯怯，國勢之強弱，民情之安危，今日自可見矣。臣愚欲望陛下因茲巡幸之際，戒敕諸帥，戮力一心，以固社稷。凡應援可及、坐視不救者，軍有常法，必罰無赦。庶幾勢合力并，如十九箭之難折，而士氣益張，國威愈振，恢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

〔二〕慕：原作「幕」，據四庫本及《魏書》卷一〇一《吐谷渾傳》改。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

臣聞：風俗，治亂之所係也；士大夫，風俗之所自出也。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爲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三〕。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黜之，姑示涵容，勿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邊庭，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六。

〔二〕年月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三〕「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句：原無，據右引補。

論守令狀

監司互見

臣聞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是也。監司，外臺之耳目；郡守，一方之師帥。委任之意，顧不重哉！今之補外者，率懷不滿以從事，視官府如傳舍，然席未暇煖，則請官辭去矣。況一人之闕，伺者三四，在職者知更徙之不常，待次者幸交代之速去，苟且如此，欲其究心於民事，可乎？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卑陬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癯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一)。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二)，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歟？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可易知，言固不可盡信，盍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爲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爲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繆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

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爲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賕〔三〕，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未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材力綿薄，不敢爲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宣布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蓋非以郎官出宰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〇。

〔一〕「守非其人」至「一路受其弊」：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薦：原作「篇」，據四庫本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三〕黃大本：原作「黃大中」，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〇、《宋史》卷二八《高宗紀》五改。

乞察群臣奏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叙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亦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君臣，亹亹不倦。凡此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惜心。嗚呼！陛下負群臣乎？群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群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天下幸甚。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

論用人狀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授之以其所能，則職修而事舉；強之以其所不能，則職廢而事墮。猶耳目之官，各有所司，使耳司視而目司聽，其誰以爲可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作司徒，皋陶作士，久於其職，咸成厥功，未聞前日共工而今日作虞，今日納言而明日典樂禮也。今中外之臣，不知皆賢於九官乎？抑才智與之等也？賢於九官，臣固不得而知矣；若才智與之等，亦隨其能而器使之可也，況復有不及者乎？古今人材不相遠，必曰身兼數器，無施不可者，今多有之，非誣則欺也。自臣觀之，不過歷職任、養資考，以爲仕進之階而已。階以仕進，爲臣子計則得矣，國家何望焉？都城失守，敵人得軍器監丞者，使之繕兵器，辭以不能，詰之曰：「爾不能而居此官，何也？」答曰：「朝廷用人，以此爲假塗而已。」敵人笑而遣之。噫！名存實廢，弊亂隨之，卒爲敵人所笑，良可痛哉！臣愚欲望陛下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其人能此事也，則令居此官，其官振此職也，則令久此任。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上之人量能而授之，不爲恩惠之私；下之人度才而受之，不起覬覦之望。內而朝廷，外而郡縣，各揚厥職，不懷苟且以從事，然後天下之務無不舉矣。漢宣帝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獨爲中興之主者，亦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已。惟陛下圖之。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

論役法狀

臣聞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體之癢疴，心必知之，民之疾苦，君必知之。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隱，凡茲疾苦，宜無不知者矣。而臣閑居日久，出入田里，知之尤詳，試爲陛下言之。夫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於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痛哭而已哉！臣伏睹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而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伏望陛下特睿斷施行（二），天下幸甚。取進止。《竹

軒雜著》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

〔二〕行：原無，據四庫本補。

論薦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非以爲身；君之用人，凡以爲民。陛下搜羅俊彥，遠逮巖穴，賜對便殿，問天下疾苦，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憂勤如此，蓋爲民也，豈固縻以好爵，徒寵其身而已哉！然比年以來，召對之人，例皆遷轉而去，其薦之者與夫被薦者，亦幾幸如是足矣。雖除授差遣在數年之後，所不較也，獨不知其人才邪？不才邪？其人果才，朝至而夕用之猶以爲晚；其人果不才，報罷可也。若憐其遠赴，概以容之，賢愚能否，混爲一區，則僥倖啓心，請謁成俗，徒使紛紛之論，以薦對爲仕途捷徑爾。比挂於白簡，追寢前命，其傷朝廷事體，不已多乎？況人君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執政；執政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士大夫。士大夫爲國薦士，要無愧於心可也；若假公舉而伸私情，人以爲賢，則引恩於己，議所不容，則歸過於朝廷，恐非所以仰稱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孰若坐所薦之人，載所薦之辭，得人有賞，繆舉有罰，曉然使天下知之，而不受其蒙蔽。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誠知其才，無論擢用之速；誠知其不才，何恤報罷之嫌？乃若才否未分，難於臆度，姑試以職事，遲以歲月，它日褒陞未晚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錫以車服，固在試功之後也。《記》曰：「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予以爵祿，固在任事

之後也。奚必一見之頃，一話之間，遂欲盡知天下之士乎？然巧令鮮仁，木訥近仁，鯁直忤意者不肯徼譽以沽名，選輒偷惰者未必恤民而憂國。願因聽納之際，更加察焉。凡茲臣庶，諒皆不逃淵鑑，而臣猶區區言之，亦云贅矣，惟陛下赦其狂瞽，幸甚。取進止。《竹軒雜著》卷三。

論和議疏

紹興八年

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雞搏狸。」夫彘與雞，非虎、狸之敵也，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今人肆爲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爲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搢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延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

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發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之怒，養以沉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九。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八，《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八，《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宋史翼》卷一〇，《竹軒雜著補遺》。

賀程守進職啓

竊審祗膺明綍，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抃蹈。伏惟慶慰。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聲名逾四十年，惠愛及七八郡。惟茲孤嶼，再枉雙旌。轉愁歎以爲歡謠，化煨塵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何浮言之胥動。投閑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莫忘鑪錘之舊物。永言感幸，罔罄敷宣。《竹軒雜著》卷四。

謝復職啓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與。妄意淵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窗短檠，兄弟自爲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蘄志業之內修，遑聲華之外慕，偶塵末地，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輒玷於吏議。咎由己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師臣，節廉安在；託火災而遷原廟，夷戮何傷。軫宥罪之深仁，從鑄職之薄罰。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幸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爲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祇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竹軒雜著》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賀閻丘侍郎啓

伏審疏榮中宸，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知府侍郎襟情夷遠，風度粹清，政事以古人爲師，文章唯陳言是去。寢隆朝論，親結主知，爰自宰司，擢貳銓部。久聯華於法從，暫問俗於侯

邦。除目初騰，輿情胥悅。蓋舊令尹之政，嘗冠於東南；而賢太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茲慎水，實接仙都。原隰相望，聞晨昏之雞犬；池塘屢到，識疇昔之龜魚。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願疾驅於榮戟，慰遠出之兒童。某黷館舊游，姻家末屬，方投閒於梓里，將託庇於棠陰。感幸攸深，敷言罔既。

《竹軒雜著》卷四。

賀樓樞密冬啓

一陽襲筦，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惟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啓沃罄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弄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有兩地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老歎所未嘗，名教樂至於此。某涖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隔坐之榮，永叶充間之慶。惟深歡抃，徒切悃誠。《竹軒雜著》卷四。

賀韓樞密啓

伏審疏榮中宸，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啓沃罄忠嘉之益。遂繇獨坐，參贊洪樞，望實洽乎中區，名譽馳乎異域。冒秦庭而致聘，風

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卓爾。懋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寄。江山爲之增價，道路豫以騰謠。炎序方隆，次舍匪遠，幸隼旟之速戒，慰竹馬之爭迎。某跂德彌年，承顏伊邇，將託棠陰之庇，獲修梓里之恭。欣頌攸深，敷陳罔既。《竹軒雜著》卷四。

全宋文卷三九一九

林季仲 二

與趙參政書 一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曹通判行，嘗貢起居，問度未到，會稽召命已下，不知得呈浼否？茲睹詔書，登庸舊德，方秋高馬肥之時，踵將叛卒離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爲執事賀。但告廷之初，遠邇胥慶，咸謂自此有息肩高枕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店重開，尤須慎始，勉爲恢廓，毋效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所行，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樸茂之士，則虛名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覆傾陷之禍。不侵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謁應接之煩。嘗以職事抵牾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衆議或不然者，亟用之，斯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之虞，諸帥子弟，迭令入侍，可乎？戍兵遁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少，漸令南徙，可乎？都督，即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既

罷，督府罷之，可乎？機速房，即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乎？其餘軍馬事，宜不敢遙度，願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急。然相公平生學問，何止爲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苟同。苟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思也。禍亂未平，日月易失，速求俊彥，列於庶位，繼繼承承，以爲可久之道，雖相公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猶在廟堂之上。若欲求同，適成孤立，轉首之頃，盡廢前功，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阽危、生靈塗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爲海內加厚。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二

某惶恐上覆僕射相公鈞座：比傳通判人行，嘗具稟曰，諒已浼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候起居萬福。某迂愚，亡以比數於人，收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齡，志願畢矣。相公過聽，引而署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亦累門下一人之數也。今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圖，宜博求雋彥，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謂見知於相公，而衆論或不然者，即其人也。乃辱首舉，人言謂何？顧僕與相公初昧平生，概之於心，若無甚嫌者，但以相公開府之初，先衆人而至，輩出輩入，幾似朋比，此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區臆說，略見前書，如察其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親

舄履；不然，日倚門牆，何啻胡越之隔也？況復母老多病，艱於遠官，得待泉南之闕，似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少叙區區，仍別有狀，控告朝廷，儻蒙垂憐，特賜敷奏，幸甚。新陽聿臨，無繇展拜，仰幾密贊聖明，均福四海，不勝叩叩。《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三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前月婺卒回，蒙報教之辱，仰佩謙惓，不勝下情。春晚暄暖，鈞體近復何如？聞齒痛足腫，莫不至甚惱否？相公屏嗜欲，甘淡漠，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縱有小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叔孫毀之，鄒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平心以處橫逆，寧復尚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慝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以忍辱爲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爲有力。大人至爲歌利王所害，亦不嗔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孰若銷恨於其身？況人之禍未必應驗，而已之禍先自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聖人之裕也。夫子曰：「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覈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亂不在人，在乎心也。一氣之結，水即成冰；一氣之融，冰即爲水。非意相干，能以理遣，

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蒂胸次，良自苦耳。相公平生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自窺測乎？僕麋鹿之姿，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顧以八十之親，鍾愛亡弟，至今回護，不敢實告，告則事有叵測者。勢須僑寓他邦，苟延歲月。今杜門暨陽，無所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覆詠思，雖汪洋溥博，沒處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吝驕忿欲，日環其疆。吾乃以一壘之微，遮百萬方來之衆，食少力屈，勢孤援寡，安知不意怯膽弱、屈膝以降之耶？預借一言，以爲堅守之計，至叩至叩。亡弟嘗爲慈溪令，風俗淳樸，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爲得所，當自交安訊也。未有瞻近之日，鄉熱，倍祈爲海宇保重。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四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恭惟神物護持，鈞候起居萬福。前日文旆經從敝里，不獲一望光儀，迨今歉恨。未知沿路勞頓，痼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居處飲食種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況慈愛所鍾，詎易堪邪？頃劉參政喪子，悲悼憂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吾何憂焉？」參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爲無？」竟不釋，鬱鬱成疾，而

至於死。顧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之恨，以即幽壤，人生如此，亦何聊哉！相公宜以劉參政之事爲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寬。寬則其心和平，而氣血亦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雖有小小瘡瘍，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鷹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易處者，然晉望學士，尚在侍側，而諸孫詵詵環繞膝下，不猶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何異多男，願相公宛轉寬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衰，養之未遽，有益耗之，寧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苦將誰集，病將誰受？前日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天所以成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絕句云：「簷鵲哺雛時自喜，壟牛舐犢互相噓。老妻覷我無他語，歡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間偶得一兒，今纔匍匐未能行也。顧我得子之初，仍在相公得孫之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區祈懇，政在於此。至於仕路升沈，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不足多怪。仰空作字，未遣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褊，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來暨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母，委曲回護，尚可苟延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蒼或天台也。如聞鈞眷遷居閩中，相去稍邇，時時可以交訊矣。無由侍見，慚負何言。新陽甫臨，丐爲天下自壽。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五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初暑在序，恭惟明神祐護，鈞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歲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寅夕惓惓之懷，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爲念。邇來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審爾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人之氣血有限，而恩愛無窮，追無窮之恩愛，而耗有限之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嘖笑關天下之慘舒，安否係天下之休戚，毋以衆惱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區區此懇，實與天下共之也，至叩至叩。劉參政溘然之後，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內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謂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來爾；賤而匹夫，適去爾。適來於我何加，適去於我何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橫槊，風流醉膽，海涵天闊」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雞蟲得失者，一何隘也！相公試思在聞喜爲舉子時，曾萌意他日爲宰相否？直以富貴相逼，姑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逆意於將來；今日遷謫，豈可留情於既往？蓋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申言之，亦云贅矣。某近自暨陽侍老親歸永嘉，私計曲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百掬爾，敢厪遠念之及。相望數千里，無由侍見，永言慨慕，實勞此情。或

需藥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寢隆，爲海內增護。《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六

某拜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沈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爲念。區區此心，餐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卑溼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說風土之惡，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憚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遷謫，蚤是減得強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舍，情之所鍾，固在我輩。然追慟沈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戚戚嗟嗟，疾疢將作，使死者有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況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墻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雨，當不見侵矣。覆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遷謫人所有也，未必有哭子之感；哭子人所有也，未必在遷謫之日。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遷謫，吾獨遷謫耶？人不哭子，吾獨哭子耶？禍福糾纏，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誰能免者。不幸二事萃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內翰每有挂冠之意。近見邸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矣，今乃不然，亦

可憐也。某寓居瑞安，聊苟延歲月，餘無足云。有親在堂，不能觸氛霧、從知己於貶斥之所，聞表聖之風，但有慚負。願相公少抑悲傷，強飯自愛，匪惟小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七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曾附稟曰，竟得呈浼否？龍翔僧回，却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來起居狀，慰愜萬萬。所未知邇日鈞候何如？聞諸道路，似以目疾爲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目藥方，最多經驗，無如磁石與地黃圓，必自有之，漫錄別紙上呈。昔范寧嘗患目疾，求方於張湛，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筵，蘊於胸中，然後納諸方寸。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雖戲劇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謫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必能減，宜於此一味更加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訊必絡繹不絕。今二卒行，戒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晉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毋苦悲惱，以傷天和。況中年之人，邈處瘴煙之地，尤所不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之語寬譬之，竟弗解。僧曰：「休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居士。」人問其故，曰：「據如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耳。」二令似不幸，茲

已逾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總是禍本，今日遷謫，祇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嘗厮對著，必欲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區區之見，與他人異，只願相公安樂，不願相公再入。試思再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涉危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履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輕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母，姑寓居瑞安，爲回護計。括蒼之闕，止數月間，終不如里居爲便。近已請祠廟矣。凡百粗過，勿致相公之念。潮陽雖遠，只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深以爲咎。二卒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欲知近來頤養如何，歸以告我，庶代千里之覲面也。歲莫矣，乞爲天下保重。《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八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大暑，恭惟厚德所嚮，有物護之，鈞候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公目疾，邇來較前頗甚。欲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冬今春，曾兩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寂無音耗，惟是朝夕切門牆之念。此卒回，乞戒記史批數字與之，但知安樂，慰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言也。福唐安訊，諒自不絕。方茲庚伏，更乞爲天下愛重。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九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春首蒙報教之勤，忻慰千萬。夏末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即關達聽瑩。邇辰初寒，恭惟明神翊相，鈞候起居萬福。某去違桀範〔二〕，四見黃落，雖節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謫官之日寢久矣，喪子之感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事執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事，而在乎心。儻能空其有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爲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逾八十，不能觸氛霧相從於南海之濱，書疏云云，漫成虛語，誰顏之厚，寄以我羞。某七月間得痰眩疾幾至不救，傳者皆以爲已死矣。恐或詒執事憂，因舍弟某莆田教官道路經由，令求見晉望學士，託以此轉達於左右，庶幾知不肖之尚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字，區區願言，未既百一，非久續自有書申候記史。顧蒲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見相公否？言至此，不覺隕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爲海內黔黎倍百崇護。不宣。《竹軒雜著》卷四。

〔二〕去：原作「云」，據四庫本改。

與趙參政書 一〇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也。六月間，瑞安一僧行，曾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道出福唐，令求見晉望學士，因以尺牘附安訊轉達，未知一一得關聽否？相公之處，遷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愛子，實有難堪忍者。今歲月寢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衰，不復云云。頻玷清視，所願相公強飯省飲酒，處瘴煙地，免至生疾足矣，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痰眩之疾，今雖平，而說者以謂不宜再來，來則當去。來也著衫，去也脫袴，此理之常，亡足懼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二，同巢三鷖，已斃其一，今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大焉。末期他日復見相公，興言及此，重以惘惘。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便舟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見報，庶幾少慰寅夕之思。新陽聿臨，敢祝爲海宇蒼生增眚饗寢。《竹軒雜著》卷四。

與趙參政書 一一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冬寒，恭惟神明呵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

盡。歲律則盡矣，而戀慕之誠那有既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累日，如承謦欬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之外也。私居乏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來，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來何如？目疾亦既平愈未耶？澹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頓。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視之如土芥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寢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閱《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往」。今日思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隨，豈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平，實自存爾。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感，重傷其和，實自亡爾。某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逾人者，獨守是說，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取顛隳〔二〕，以貽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迨，幸甚。本辦少土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槳船往來爲寇，坐是逡巡而不敢前。先以尺牘附龍翔僧上記，以稟知區區之意，候海寇稍息，專遣人往矣。福唐安訊，當自不絕。歲晏寒苦，願爲天下蒼生深自寬重。《竹軒雜著》卷四。

〔二〕取：原無，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三九二〇

林季仲 三

答楊解元書

某啓：久不交訊，辱問悚感。所喜暑雨，講授休勝。會下幾人？唯當靜以俟之，毋以人少而生慢心。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止爲政而言也，凡事皆然。來諭以我曾教人以作會之意，不敢弭忘。僕何者，敢言教人？抑有動吾衷者，願畢其說，可乎？諸生耳目在先生一身，猶士卒耳目在將帥一身。將帥失律，士卒未有不亂者；先生失律，諸生未有不亂者，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叔諫之才之美，決非久爲村教書者。然親老家貧，所恃以奉甘旨者，計策別無所出，惟宜盡職於此而已。盡職於此，便是盡子職也。人之言曰：「大丈夫懷奇抱器，平步青雲，誰能鬱鬱從事於朱墨句讀之間，不過爲貧之故，暫覓幾錢用耳。」是則然矣，第恐處心如此，非所以受人之託也。魯僖公思無邪，然後思馬斯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然後飯牛而牛肥。受人子弟之託，獨不重於牛馬乎？且教人子

弟，其道甚尊，初非可耻之事也。昔張忠欲授子經，除舍以延孫寶，寶不就，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使今之爲先生者能如孫寶，豈復爲人所薄乎？自行束脩以上，夫子未嘗無誨。束脩，弟子見師之禮也。餽以金帛，雖非古禮，第我以精意教人之子弟，人以金帛養吾之父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莫無甚害否，不猶愈於謁公門，請公事，日履險地，以危父母乎？比年以來，爲人師者急於自售，爭先糾率，互相訾毀，卑陋苟且，有可憐狀。至於主人厭之，子弟侮之，挈囊負笈，顧而之他，乃始怒罵曰，「某家某家，少我束脯；某人某人，攘我學生。」嗚呼，何其不自反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今乃失之己而怨諸人，豈不亦迂哉！叔諫高明，寧有是事，信筆述聞，不覺喋喋。未即并晤，漸熱，惟力學自愛，不一一。《竹軒雜著》卷五。

〔二〕覓：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與孫端朝書

某咨目上記端朝知府秘丞老友：即辰暑溽，奉惟台候萬福。某經年不聞動靜狀，邈在海陬，雖尺書莫致，而區區懷跂，要非書所能既。遇勝日有好懷，把酒哦詩，悠然東望，定知此意須及於我矣。竊知營第，欲與令兄同居。老去親斤築，不至厭憚否？如僕雖有先人之敝廬在，漏甚不庇風雨，念欲

修之，未遑暇也。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必待棟宇稍華而後愜意，歷世窮年，終不可就，而我之所居反隘矣。我之所居，即天下之廣居也。古來凡聖，皆所共處，自立墻壁，以障塞之，似可惜爾。去城二里許，偶得地十餘畝，水橫其南，兩山夾其東，西屏榛翳，分阡陌，鑿池植樹，遂定我居。堂曰「知非」，以僕之年適五十九，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亭曰「曲肱」，竊慕先師飯疏飲水之樂，雖未能至，而心實馳之也。又有亭曰「學圃」，聖人垂世立教，不欲君民並耕，故以樊遲爲非，吾儕小人，躬灌園之勞者，職也。畦壟新晴，草木清潤，雲澹餘姿，鳥送好音，乃迎老人逍遙乎其間。兄弟扶掖，童稚後先，摘時果，薦壽觴，挑菜以供膳羞，擊缶以代管弦，名教之樂，有逾於是者乎？因來書有灌園東關之語，輒及之，亦欲故人知我事業如此也。薛郎過閩中，聞已久矣，生相憐，死相捐，人之情也，公獨不然，可以敦薄。古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知德老復生，在端朝則無媿矣。季任赴襄陽，前月方到官。元絜渴疾，止數日間，遂不救，良可悲惋。何日赴括蒼？次舍近，可以時時通書，茲所望者。未卜見日，鄉熱，千萬爲善類保重。《竹軒雜著》卷五。

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狀中人，憤憤如醉，發所惠書，得廢井之語，曠然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是

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浚治，必有甘冽之泉，可爲人食而後已；浚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鏹也。退之《秋懷詩》「汲古得修綆」〔二〕，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方葺敝廬，兀兀坐木札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胸中淤塞，日就枯竭，且乏朋友麗澤之利，反以求井，蓋智如也，故人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城，跂足以竢。未前，更願慎餘暑自愛。《竹軒雜著》卷五。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二。

〔二〕得修：原作「恨短」，據四庫本及《韓昌黎集》改。

辭趙參政薦舉書

某惶恐再拜參政閣下：初夏，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生長海濱，不識中州士大夫，聞當世之論人物者，皆曰閣下心事皦皦，與流俗不同，私竊慕之，願一見而無從也。昨者扈從至止，屬有遠適，不獲進謁，償疇昔嚮往之素。乃蒙以不肖者姓名玷於薦墨，誤被聖恩，有召對之命。一時縉紳，相顧動色，皆謂僕於參政昧於平生，安知非鄙夫儂子，而簡易若是，是必有以欺參政者。退思賢否之迹，久當自辯，如吾儕小人，自應貶絕於大賢君子之門，敢謂睠私之意，久而彌篤，每見邦人，必賜存問，勤勤懇懇，殆若有雅故者。茲從人望，進司政柄，未及修咫尺書致天下賀，而召檄已在門矣。方國步

艱難，乘輿播越，宜戮力中原，共圖剋復，乃跼伏田里，屑屑然作楚囚之泣，固自知其陋也。第愚衷所迫，不能自己，坐卧念之，失寢食者累日。不言，稽君父之命；言之，傷臣子之心。仰恃知憐，聊陳梗概。某年方幼學，先人棄諸孤，母守志不嫁，拊養以至成立，含辛茹悲，艱苦萬狀。迫於寒餓，傍人門館，授兒童章句，覓斗升粟，以活其家。初無仕進望也，偶忝科第，食君之祿者，今十有四年。養雞犬，欲司晨夜，今聞命而遂不果，於心安乎？實以母七十三歲，比苦多病，見兒遠去，輒挽以啼，以故相守未能捨去。區區私情，欲乞終養，敢望哀察，許賜敷奏，幸甚幸甚。人亦孰不欲富貴？馳驚之倫，澆薄之俗，權門晨啓，接軫駢肩，謁不時通，假寢客次，蒙一顧盼，意氣自得，否則悒悒憔悴，有可憐狀。良由天下之士以爵祿自輕其身^(一)，致使朝廷亦以爵祿輕天下之士。此風一去，挽不可回。今奔走參政之門者，車幾兩，馬幾駟，進諛言而道盛德者幾人，左右使令，諒自不乏，乃旁搜遠舉，猥及疏寒之士，顧僕何人，可以堪此？豈欲招致賢俊，姑自隗始乎！知人實難，自知宜審，參政固不知僕之亡狀。僕自揣度，居鄉無譽，蒞官無稱，問學不足以裨國論，智力不足以備戎行，凡是數者，一無可采，將焉用之，而召之使至也？況生平迂僻，寡所諧際，不能喔咿嚅唼，以取悅一世之人，人之不悅，亦無所憾。今參政與僕，初不覲面，而神交千里之外，推懷投款，禮地兼隆，泛觀今世，無是事也，未知古人或如是否？禦寇不受子陽之粟，懼因人之言而罪我也。參政因人之言而薦僕於朝，安知他日不因人言而罪我也？所望功成名遂，角巾東路，暢餘陰於山澤，託雅情於魚鳥，林樾野人，得陪杖履之後，與公周旋，似未晚耳。氣序寢熱，乞爲天下崇重。不宣。《竹軒雜

〔一〕士：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周主簿書

某頓首，彥達主簿賢友：春初罷官仁里，匆匆就途，乃勤從者踏雪追餞，至數十里，迄今使人不能忘也。茲辱詒書，存問累紙，且以長牋副之，禮意隆洽，併以悚感，仍喜初冬講學休勝。下諭云云具悉，不過以名未顯，位未登，猥居下僚爲可耻耳。嗚呼，處心如是，誤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徇名也，謂無實也。無實者多喜名，名非喜之所能近；有實者多避名，名非避之所能遠。韓退之言：「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厥聞四馳。」此語得其情矣。自古以來，誰不好名？雖吾夫子日談道義於洙泗間，猶不能使諸弟子銷其求知之心也。其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豈真與人辯利害、較得失，如是如是，而後爲人所知哉！蓋以當時馳驚於外者尚多有之，儻能反求諸身，庶或有益於得稱。子張學干祿，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言行果爲祿設耶？蓋所以告子張者不得不然。若顏、閔必無是念，而夫子亦無是告也。大率子張志大而行不掩焉者，如以聞爲達，亦止爲名而已，殊不知質直好義，慮以下人，自可以達，達則何

患於不聞也？吾子名聞而字彥達，當時之意，必曰「是聞也，非達也」，吾將有取於達者，今未之思，何也？人之爭名，甚於爭利，決性命之情，僥倖一得，禍將子歸矣。昔李邕諫武后，聲色俱厲，或責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嗚呼！邕之諫，忠也；志於爲名，斯不忠也。然則流離竄逐，竟戮於市，實有以取之矣。好名之禍如此，亦何利於吾子乎？吾子又謂鄉人不肯傳授宏詞衣鉢，歉然有不滿意。夫習宏詞，將以求美官也，美官皆由於宏詞乎？詞美而行惡，不害爲小人；行美而詞拙，不害爲君子。自古文人不護細行，頃閱文藝傳，鮮有全人，不驚倨則儂佻，不諛佞則譏訕，往往憑藉自取禍敗者多矣。吾子行義志業自可以表見於時，何必區區然專事於宏詞耶？夫子以衣鉢傳顏子，顏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吾子弗此之傳，而傳宏詞衣鉢，何也？吾子如欲激昂淬礪，力自奮拔，固善矣，而來書乃有「簪紳滿屋」之語，殆若憤嫉者。懷憤嫉之心以往，天地雖寬，將無投足之所矣。且今之富貴者果皆賢耶？貧賤者果皆不肖耶？君子當論其賢否，毋計其窮達可也。吾子貧而無諂，不俯偃以蘄合於人，知其惡矣。以聖人言之，猶未若貧而樂，樂則其心和平，無悻悻之氣，非學問以成其德者不能也。是以子貢因得聞此語而有會於切磋琢磨之說，是說也不敢自私，將與吾子共之。鉛山闕在何時？可忍貧以待之。忍貧最好，能忍貧者，名爲有力大人。舜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皆由此塗來也。雅恃情眷，占答不覺喋喋。氣序正寒，倍百爲吾人自愛。《竹軒雜著》卷五。

答寶林長老書 一

某啓寶林禪師：久不通書，殊以爲念。侍者出所惠示，知邇來動止清康，甚喜。或念或喜，人情也。學佛者直欲令人絕念，除是土木爲人始得。土木爲人，方省却冬裘而夏葛，飢食而渴飲，人則未免有需於世也。且子不念其親，臣不念其君，以今言之，謂之何等人耶？《書》言「天叙五典」，則五典無非性命之理也。自古及今，人道賴之以立，不可須臾離者。來諭以凡夫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不悟真常，而惑幻妄。師以謂四大六塵之外，自有真常乎？是除妄而求真也。譬諸草木，根性真也，枝葉妄也，枝葉或榮或悴，可以言妄，然皆出於性，何名爲妄？古人有詩云：「隱處分明萬像存，形爲枝葉此其根。若求不得爲無有，便作空花幻夢論。」此詩最有理。且以身心爲妄，則父子、君臣皆妄也，豈不害事？必以君臣、父子爲妄而除去之。吾師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否？又却依舊有師父弟子，有師兄師弟，託君臣上下之庇，方得以安其身。退之語浮屠文暢「寧可不知其所自」者此也。大率吾聖人之道，混名迹，合內外，不離俗以爲高，不廢禮以爲達，不絕名教以爲樂。反之於心而說，考之於理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亘古亘今，不可一日缺也。「惠迪吉，從逆凶」，禍福之說，吾儒何嘗不道來，只不曾雜以幻怪妖祥，聾瞽愚俗。且如燒一文香，便有無窮福利，讀一句經，便有無限鬼神擁護，若欲治婆娘嫂子則可矣，似乎此語，大相誑也。試思天堂地獄，有邪

無邪，但與心謀，不須問人。師與弟子，問答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佛在世許多年，不得已說許多話，謂之不說一句話可也。自目爲經，令持誦者獲無量福〔一〕，至於所求無不遂意，不知要誦經者悟道乎？求福乎？要他悟道，不當以利怵之，蓋有毫髮利心，去道遠矣；若要他求福利，是令誦經者做經紀也。晉之《乘》，楚之《檣杌》，魯之《春秋》，皆史記之舊名也。夫子因魯史而修之，不曾創意自目爲《春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非夫子自以爲《孝經》也，後人述而言之耳。且此一句，無所經見，張說爲唐明皇引以爲序而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師以吾儒書籍汗牛馬而充棟宇，皆聖人之所作乎？除六經、《語》、《孟》之外，盡付諸火可也。然則佛書四萬八千卷，所可存者亦無幾矣。要知本無一字，併去之可也。伏羲未畫八卦之前，《易》在何處？欲話無窮，紙窮且止。正寒，珍重。《竹軒雜著》卷五。

〔一〕令：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答寶林長老書 二

惠氈鞋甚佳。不知足而爲履，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吾師但求理義之安而學之，斯近道矣。捕風搏影，終無益也。聞敗群者去稍齊整，可善可喜。利欲之心，亦敗群者也，學佛者有所

希冀，非利欲而何？然學佛者猶有典刑。近世之學儒者，專爲利祿，尚敢點檢他人乎？哀哉！《竹軒雜著》卷五。

答寶林長老書 三

某啓：不聞動靜狀者久之，奉手墨，忻承乍涼，道體康勝。寄示《唐十八學士問答聽圖》，筆力簡古，非尋常畫師所能到也。吾亦有一圖，下筆不得，試言其彷彿。道無問，問無答，無問無答，又將誰聽？語至於此，口耳俱廢矣。諒自有之，不敢奉獻也。數得見給事否？見則必通曲折，蓋近有書與之，曾及吾師也。氣序向冷，千萬爲衆珍重。《竹軒雜著》卷五。

答寶林長老書 四

問及營造事，劇荷劇荷。初謀三椽，欲庇風雨，一動斤斧，數月不得休，豈敢務侈以悅人目？第木植不素蓄，取辦臨時，倍覺勞費爾。先師有言，「居無求安」，僕雖無狀，敢忘遺訓？況吾自有天下之廣居乎！頃過石橋，留二絕句，其一云：「卧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似都如許，千百年來誰與明？」其二云：「今人議論只從多，費土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

過。」今人遊石橋，謂真有方廣寺者何限？說便饒舌，紙盡且休。《竹軒雜著》卷五。

答胡待制書

某再拜上啓知府待制同年：春間道越以歸，失一見之便，迨今悚恨。比苦多病，且乏順郵，欲奉記未能也。猥蒙賜書，辭情兼至，非若泛泛通寒暄者，有以見獎予之厚。仍審初冬台候起居萬福，至以感慰。觝排學術之人，似不足深較。凡學不習不疑，使夫習而疑焉，相與質難是非，以求理義之安，固老先生所望於後學，詎敢掩一世之人，自以爲是也！今承虛接響，群起而譁之，不復計其當否，茲事何恨耶！以數人之見，欲破千萬人之惑，以數年之暫，欲革千百年之久，固自知其費力。況復其間有儇薄者，竊誦其說以資屑吻，對稠人廣坐，攘袂而言曰云云，皆王氏之邪說也。伊川之說不然，犯衆之怒，積成怨仇。亦如新法之行，狠愎雖自介甫，而溫公諸人激以成之，亦合分謗也。然理義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試與一嚮，當自知味。若云其兄殺是鵝也，與之食之，陳仲子必出而哇之矣。不我鄙，或遠寄《春秋傳》。僕雖不敏，傳此消息與諸好事者，亦一助也。何由瞻奉，寢寒，乞爲吾道保厚。《竹軒雜著》卷五。

送趙庇民序

余狹中不能容物，有面謾者必詰之，不肯受其黯闇。一日讀陳後山詩云：「潛魚避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不覺拊几而歎，悔平生之非。趙庇民之爲樂清也，事無留難，迎刃解落，邑人蒙惠多矣。獨姦宄之民不能欺，欺必得之，頗以爲己病焉。譬如郤雍爲視盜，察其眉睫之間，盡得情僞，無一有幸免者。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而群盜坐是以窮，相與謀而逐之，噫，亦殆哉！今罷官歸四明，訪別城中，語我三年不能堪之狀。余舉陳後山詩，庇民喜曰：「此正我之疾也，願書以砭我，庶幾吾疾有瘳乎。」《竹軒雜著》卷六。又見光緒《樂清縣志》卷七。

諸公送子敦詩後

紹興十三年二月

裏除則喜，外遷則愠，此謀身者之所爲也。內相顧公出爲朔漕，諸公喜而贈之以詩，顧之報章有曰：「大河失故道，六月浮天流。諸公廊廟器，更爲行人謀。」嗚呼！是謀也，爲身邪？爲國邪？觀此則治亂見矣。紹興癸亥二月既望，某跋。《竹軒雜著》卷六。

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二〕

《竹軒雜著》卷六。

〔二〕按此文又見於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九，此處乃誤收。蓋以文末題「蘆川老人書」，《永樂大典》或四庫館臣遂以爲即林季仲，然季仲實號「蘆山老人」，非「蘆川」也。今刪文存目。

資政與端明帖後

紹興七年六月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許公以厚德碩望入參大政，排迕異議，不得以有爲而死。今端明李公，乃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貶，以追時好，真無愧於九泉也。雖然，吾黨之士，蓋亦自勉云。紹興丁巳六月既望，永嘉林某題。《竹軒雜著》卷六。

全宋文卷三九二一

林季仲 四

策問科舉

問：科舉之設尚矣。自昔懷材抱藝之士，由此塗出，卓然爲名臣者，代不乏人。然嚴程式，謹聲律，糊名易字，以授有司，第取紙上語，惘不知爲何人。涉於親故，則移試他所，自唐以來，又謂之別頭。嗚呼！別嫌防微，其法亦密矣。假有人魯如曾參，終日不違如顏子，平居朴訥，言不能出諸口，其能操觚和墨角藝於寸晷之下乎？吾知其不能也。假有人樂耕釣，隱版築，爵祿之心銷於夢卜之初，不屑屑然以聘幣爲也，其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乎？吾知其不能也。夫求賢佐理，固欲得若人而用之，莫我肯來，亦病矣。嚮者國家嘗念遺逸之士，幽棲遐蹈，遂往山林而不反，與夫孝友信義之人，浮沈閭里，嬾從宦達，亦既下詔，羅而致之矣。榮利啓心，請託成俗，往往貪競之流，多與計偕，還而思之，又不若科舉之爲公也。議者欲令縣令察廉，薦於刺史，刺史考驗，升於禮部，庶幾三

代德行之舉。或曰衣冠南渡，僑寓者多，宜廣學校以收遺材，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或曰科舉行之已久，士子循習，難於速變。紛紛之說，將誰從而可乎？此事也，當與諸君議之。

《竹軒雜著》卷三。

策問守禦

問：吳恃蜀以爲固，蜀依秦以爲彊，輔車之勢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慨彼秦關，淪於異域，虎狼之心，難以信結，肆其貪虐，復擾坤維，今日之慮，莫先於是矣。試思彼之闕閫詭計安出？我之經理要術奚先？將乘銳以深入邪，則僥倖一戰，事危而變生。將保險以固守邪，則轉輸千里，師老而財費。將分兵以屯田邪，驕惰之久，操糧者必怨。將募民以助耕邪，死亡之餘，復業者全寡。況湖湘之盜，逾年未禽，尚假遊魂，出沒叢薄。將緩是誅邪，或謂虛內事外，腹心之患不可留。將靖是難邪，或謂舍大圖細，事幾之會不可失。然則攻取之方，守禦之策，若緩若急，孰後孰先，必有能明是者，幸悉言之。天子方遣元帥，圖以恢復，斯有取焉爾。《竹軒雜著》卷三。

策問道學

問：道不因有經而存，亦不因無經而亡，其出於人心者常在也。仲尼默識，何假語言，顏氏心齋，不立文字，學者仰之以爲宗師。至於曾子易簣，不亂於死生，季路結纓，不屈於威武，咸用此學，見於所行。厥後揚雄、韓愈最爲尊吾道者。雄之言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其意欲遠害也，然《美新》之書，亦得已而不得已矣。愈以市道望於權貴，屑屑然從求芻米僕賃之資，識者恨之。由前之學如彼，由後之學如此，其故何哉？然則回稱好學，所好者何學？軻死不得其傳，所傳者何事？聞一知十，與夫隸事之學，同乎否也？博學於文，與夫續言之文，同乎否也？諸君朝夕所論，將不在於斯乎？願與聞之。《竹軒雜著》卷三。

温州樂清縣學記

紹興十七年五月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之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千之始增堂廡爲肄業所，由是士稍知學。崇寧舍法行，迺自縣東南遷於望來橋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鮑君輝實終始之。盜起青溪，蹂數郡，茲邑焚燬殆盡，學屹然獨存。紹興改元，守者弗虔，一

夕燼於火。自是春秋二祭，寓於縣治或傳舍僧廬，凡百草創，有司蹙額以從事。五年，尉吳君芾閔之，白令丞再遷而南，定卜於隆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爲，爭出力，捐金佐之，不數年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春，今令趙君從事下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以爲養，柰何？』有喻其意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入日可食百人。又撤淫祠，營市舍，取僦直以資之。遂斥基址，周垣墻，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宜有言以記始末，敢請。」余曰：「子之邑大夫廉介自將，事無劇易，盡心力而爲之。雖悍暴之民或有不悅，而抑強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有記之者。子忼慨好義，撫孤姪如己子。歲歉，富室方閉糴，獨發倉庾，捐費以濟艱阨。此亦學也，里人當有記之者。奚用求記於余？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之，因問曰：「子之學也，爲利乎？爲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遠。絕倫類，滅禮樂，游心物外以求之，非謂所謂道者。以子之居家也，而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道即在是矣。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驚，吾爲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學不期祿，而祿自至，似亦無負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徼倖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涕唾，無復有顧藉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承之矣。况非朝廷建學之意，亦非邑大夫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既望記。《竹軒雜著》卷六。

又見永樂《温州府樂清縣志》卷四，乾隆《温州府志》卷七。

方聖時墓誌銘

紹興十三年正月

方君聖時，諱煜，永嘉之賢者也。其父端，嘗以文行爲歐陽文忠公所器重，不幸蚤死。君生，未
晬而孤，稍長，知自讀書，涉獵文史，論議衮衮可聽，獨於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大觀初，詔求行義
之士，州縣以君應選，固辭；及鄉大夫款謁，延致於學，以表多士，則悠然從之。殆古之有道，不可
得而親疏者。居常蓬鬢垢面，敝衣糲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他人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自號
「愚迂翁」，而朱君敏功贊之曰：「顏子之愚，仲尼之迂。既愚而迂，嗟乎斯名也信不誣。」觀今之人，
馳驚聲利，役役至于老死；而閒居野處之士，澹然無營，志安而體舒。較之兩者，不知孰爲愚，孰爲
迂，當有能辨之者。妻朱氏，有賢行，前君二十五年卒。生子三人，曰冠，曰覽，曰峴。冠，吾同舍
友也，屢試春官不利，而志愈勵。女四人，荆湖北路提刑司檢法官薛昌言、鄉貢進士王言、處州松陽
縣令黃袞，其壻也；季未行。君年七十有二，紹興十三年正月庚寅卒於家，是年某月某日，穿朱氏之
墓而合葬之，實在其縣竹浦之北山。君性真率無矯激，與之友者，數十年不見有一言之僞。出入里
巷，見童稚若皂隸，悉與均禮。沒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其平日所游從與夫後進之士，嘗質疑而問業
者，尤所傷悼，相率奔弔，爲文以哭之。其略曰：「君之至行，里閭是師。如彼圭璧，瑩絕瑕疵。」
又曰：「溫溫先生，不事緣飾，和懌曠達，見者悅懌。」又曰：「先生詩文，匪雕匪琢，追陶自然，

似白不俗。」嗚呼，吾何以銘其墓哉！視鄉人之評可也。濟南林某撰。《竹軒雜著》卷六。

劉知言墓誌銘

紹興十三年二月

永嘉劉公舍人諱安節，與其從弟、給事諱安上，相繼以奧學粹行修於家，由於州里，達於朝廷，聲名籍甚，時人謂之「二劉」。至今吾黨之士，聞其風，想其爲人，無異親承謦欬於長者之側。而況子弟朝夕見所以事親從兄、處宗族、御僮婢，與夫語默嚬笑、飲食起居之間，無非教也，薰陶濡染，宜有不學而能者。君諱讜，字知言，給事之長子也。幼穎悟，讀書止一再過即成誦。弱冠，郡試有司，曾與計偕，一不利輒棄去，曰：「學止爲科舉耶？守門戶，不墜先訓，斯足矣。」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於宦游，築室治圃，日賦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務盡其歡，由是不調者殆二十年。比二親即世，乃始束裝趨行在所。會有詔得侍從各薦所知，今參知政事王公時爲工部侍郎，首以君應。陛對之日，敷奏詳雅，上頗喜，語執政曰：「劉某，佳士也。」由監尚書六部門遷知大宗正丞，駸駸進用矣。屬微恙，庸醫誤投餌，一夕卒於臨安府官舍，年纔四十三，官止宣義郎。哀哉！曾祖諱瑩，祖諱去非，累贈正議大夫。君之配曰孺人鄭氏，故中散大夫詳之孫。生男五人，嗣忠，登仕郎；嗣直，將仕郎；嗣恭，未仕；嗣昌、嗣亨及女二人皆幼。其卒也，以紹興十二年四月辛卯。弟右承務郎、監平江府糧料院誥棄官奉喪以歸，卜明年二月庚

申，葬於其縣建牙鄉玉清觀之前山，距給事墓百步。君之從兄、鄉貢進士詡叙次行事，以其狀來乞銘。某與知言游久，且通婚姻，非敢以是私於知言也。知言循循孝謹，無子弟之過。嘗登其堂，見大書唐柳玭《家訓》於屏風，用以自警。志尚如此。且自宜銘。銘曰：

墻高易圯，門高易毀。自昔聞家，鮮濟厥美。於赫二劉，華鄂韓韓。誰其似之，粵有令子。其令維何，克慎克祗。揚彼清芬，于宗有輝。位卑無年，吁其已而。維躬不有，後人之貽。《竹軒雜著》卷六。

朱府君墓誌銘

紹興十四年三月

永嘉絕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識兵革，其俗習於燕安，以浮侈相高，靡衣鮮食，崇飾室廬，嫁娶喪葬，大抵無度，坐是至貧窶不悔。有鄉長者朱君元顯，性獨儉素，耻事華好，一袍至數十年不易，有晏平仲之風。嘗造其別墅，見所坐床止以一版，竊甚，問之，曰：「是先祖所用，不忍易也。」里人初有嗤其陋者，比見其奉祭祀、饗賓客、延師教子，率從豐厚，又斥其餘周宗族鄉黨之貧者，至是始歎服焉。君少孤，事兄如父，聚居餘二十年，內外之言無間者。外祖劉無後，歲時薦享，如事其祖，且刊石墓左，以戒子孫，俾勿忘。其篤厚類如此。君諱京，元顯字也。曾大父珪，大父珏，父輔忠，徙自括蒼，於君蓋三世矣。初娶戴氏，先卒。再娶林氏。有子二人，曰義明、知明，皆預薦書。義明

蚤死。孫男三人，公度、公量、公愿。孫女四人。君自幼穎悟，有聲場屋，連試春官不利，晚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雖功名不偶，少負平生之志，顧視儕輩，數十年間無百一在者，獨君壽考康甯，備享五福，朱顏華髮，時出阡陌，人過之往往皆歛衽歎息。豫爲棺槨，取釋氏寂滅之語刻諸前，用以自省。遇勝日，引所親酌酒其側，曰：「亂離以來，身膏山野者何可勝數！儻吾得斂手足於此，志願畢矣，尚何求。」紹興十二年十月壬午寢疾終於家，得年八十有三，垂沒而一語不亂。以十四年三月癸酉葬於其縣建牙鄉菱洋之西山。某先大夫於君爲外弟，粵自總角，得以子姪禮趨走于几席之下，憐其孤瘁，每呼而進，並慰勉良厚。今知明來乞銘，以識諸墓，其敢辭！銘曰：

豐於人，約於己，宜多受祉，尚以貽其孫子。《竹軒雜著》卷六。

周季明墓誌銘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

孤子周華祖踵余門，泣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得銘以刻諸幽。」余曰：「銘墓非古也。儻未免俗，止書鄉里世系始終日月，納諸壙不可乎？而奚以余爲？」華祖曰：「君之言誠是也，抑自痛念有不能自己者。蓋先人資稟樸厚，不事緣飾，與人交，終身無一語之僞。幼孤，祖母教以讀書，通夕不寐，燭燎毛髮弗覺也，其專如此。祖母没殆二十年矣，每一念之，嗚咽不自禁。尤厚於親戚鄰里，死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凡此君雖知之，他人未必盡知者。況弟太孫纔六歲，異時省事，問先人平生所

爲，誰將執其咎者，君無庸辭？」余曰：「我習知先君子，銘之宜也。竊自思之，昔我壯而無室，人莫肯與者，先君子不以我爲不才，獨以女弟妻之，今銘其墓，人將不以我私耶？」華祖曰：「事顧實否，亦何嫌之有？不然，以前所云并大概書之可乎？」余曰：「諾。」君諱達節，字季明，永嘉人。曾大父諱偉，大父諱道，父諱宗政，以力田世其家。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乙酉，君以疾卒，年五十五。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吹臺鄉俞奧山祖塋之東。娶杜氏。二男，華祖其長也，次太孫。君晚得此兒，甚愛之，嘗求名於余，今命名曰「承祖」，尚慰泉下之念云。《竹軒雜著》卷六。

孝婦柳夫人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余少小聞橫陽有柳孝婦者，善事舅姑，姑歿，舅年高被疾，奉養彌謹。爲苦足瘡，躬爲洗濯，敷劑痛甚，手不可近，親舐之，如是者數月，無厭色。蔡君濟，其邑名士也，嘗評之曰：「昔人吮痔舐癰，或利而爲之，未必發於誠心。若此婦者，史牒所載，何以加諸。」及長，始晤吾宗紹伊，一日從容語及橫陽風物，因問孝婦何在，有子與否，曰：「吾母也。」余矍然嘆曰：「嗚呼休哉！有是母，宜有是子。」孝婦實爲右通直郎致仕林永年之妻，母因子貴，今封孺人。曾大父諱宗慶，大父諱予平，父諱□□，世力田不仕。孺人年未及笄而孤，撫幼弟，須其成立而後嫁，蓋年三十有一，始歸於通直郎，爲林氏冢婦。林聚居數百指，在婦妯間，曲盡其情。通直郎性頗嚴，事之五十五年，未嘗一日失

顏色。凡家人長短，物情違順，□人所不能堪，悉自含忍，不使聞知。至諸子有過差，則弗爲掩諱，訓篤加厲，異夫深慈滯愛，尋常女子之見也。子三人，長子待聘，朝請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即吾紹伊也，入兩省，兼掌内外制，時人榮之。次子待問，右通直郎、監軍器局。少子待舉，澚東安撫使司準備差遣、右迪功郎。皆靜慤有守。義方之訓，雖有通直君，而孺人贊之爲多也。女子二人，一早夭，一適新進士周雱。孫男女内外二十四人。紹興十一年十二月戊辰，以疾終於臨安府官舍，享年八十五。諸子奉喪以歸，明年十二月辛丑，葬於邑之燥溪瑞應院後。當給事在朝，迎二親而來也，合年百五十有七。朱顏華髮，對坐堂上，給事衣錦拖金，朝夕率諸子弟若婦若孫，翼翼侍側。士大夫思慕咨嗟，思歸觴其親，必以孺人爲祝。其不幸有祿不逮養，或流離異域，恨養之不早，往往仰天太息，至於泣下。天以福壽之隆、子孫之盛報施，於孺人亦足矣。奉窆之日，恩贈夫人，給事方且銜哀感戚，思所以賁其幽者，而請於余曰：「吾母宜得銘以葬，否則無以慰吾等無窮之悲。」顧余與給事同宗同鄉又同席研，其聞孺人之孝行也又最早，不得辭。銘曰：

蘭幽而芳，若晝而彰。嗚呼，是爲柳孝婦之墓，百世其彌昌。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七，民國十

五年刻本。

〔二〕長：原缺，據文意補。

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于德門，室家具宜。良人偕老，鬢髮雪垂。同坐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焜燿，間錯彩衣。終始光榮，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嘗獲升堂，瞻拜令儀。展誠薄醊，侑以斯詞。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橫陽。良覲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竹淨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勿忘。迺經迺營，于垣于墻。林巒迢遞，棟宇高涼。時其從之，度約越岡。期以卒歲，杖屨徜徉。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盼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剡牘交上，召自遠方。權輿寺簿，日未遽央。譬如秣驥，馳彼康莊。問途方騁，蹶於微霜。嗚呼哀哉！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智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況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浸稽天，禍及九鄉。殘骸露髀，姓氏勿詳。烏啄其腦，魚噉其腸。儻死牖下，斂以冠裳。不曰幸歟，奚用盡傷。嗚呼尚友，舉我一觴。尚

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沈元量文

頃吾二人，同與計偕。風檣雨篷，于江于淮。戾彼辟水，寒燈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予忝科名，君困場屋。隔闊興思，亂我心曲。茲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念初至止，庭穢勿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姿。花竟瘁矣，人復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難老。疾之方殆，載咨載考。乃大不然，叵測穹昊。嗟彼友朋，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侑觴，聊叙平昔。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劉光祖文

伊余初第，試吏東陽，時有四人，同寮同鄉，同入公門，同上公堂，休則就閒，同飲壺觴。事不可知，樂不可常，轉首之間，各在一方。茲余來歸，訪舊鄰曲，伯高之亡，墓草已宿，君與興宗，皆在鬼錄。井邑如故，游從去目，念之傷懷，涕淚相屬。惟君平生，心事坦夷，豁以示人，不設藩籬。

雅好劇飲，客至如歸，瓶之或罄，鋪歡糟醅。我有白酒，老妻所爲，公在東陽，頗喜嘗之，因思所嗜，携以來斯。不見滿飲，如疇昔時。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祭鮑提舉母文

鮑於吾鄉，雅爲著姓。夫人有子，實襲餘慶。位列多賢，或參國政。煜煜門闌，孰方其盛。維鄰之卜，竊借輝映。矧復聯姻，猥及不競。旋葬武林，曰有治命。遣陳薄奠，匪禮之稱。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祭薛康朝文

人之韞材，匪曰媒身，天實生之，將以庇民。吾鄉之評，莫材於君，疏明練達，見謂搢紳。爰以能選，將漕七閩，譽處日休，移置宜春。積年之屈，一日之伸，未究所長，奄即幽淪。憶昔餞別，載笑載醺，今日何日，迎哭江濱。古來共盡，悲弔相因（二），申酌陳辭，淚灑秋旻。嗚呼哀哉！尚饗。

《竹軒雜著》卷六。

〔二〕悲：原作「恐」，據四庫本改。

祭諸葛通直文

治人匪難，自治實難，居家理者，可移於官。友愛之篤，行義之尊，我求其人，莫如公賢。居常澹默，似不能言，肅肅孫子，奉意周旋。上下輯睦，吾無間然，不施有政，政在其間。平生所好，雅在古編，蒐求缺遺，不惜金錢。藏蓄之富，至充棟椽，秘閣所無，於以取焉。伊余聞之，願見無緣，行役經由，識公稽山。插架萬軸，導我縱觀，如好好色，喜發於顏。登彼愛堂，花竹幽妍，屢陪賓豆，色若初筵。不鄙賤息，許締姻連，繫船岸下，別情更延。書墨未乾，訃音遽傳，誰其尸之，不畀以年。可知者人，叵知者天，寓哀千里，辭不能宣。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代康侍郎祭趙寶學文

嗚呼！維昔之夏，我來自閩，迎笑江滸，時有四人。良辰勝日，聯鑣接茵，不鄙老朽，亦託後塵。公尤豪放，喜舉大白，酒酣氣張，天低地窄。虎鬻雄辭，螭走妙畫，議論風生，連拄座客。歲曰暮止，季任西征，賦詩祖行，霰雪其零。江城春動，卉木載榮，地主仲謨，移守宛陵。慘慘寒蕪，悠

悠畫鷁，公不出錢，方親藥石。余與懿成，相對太息，疇昔之歡，那可再得。迨茲端午，公疾有瘳，觀彼競渡，集于城樓。曰我衰恙，嘗辱君憂，今日不樂，有來歲不。人靜湖平，簷掛初月，林靄霏微，漁船出沒。憑高寫望，得句清絕，朝墨未乾，奄焉永訣。嗚呼哀哉！以公敏悟，宗枝之秀；以公老成，從班之舊。謀謨事業，鮮出其右，帝實睠之，異於常胄。人之望曰，位不稱才，盍如李唐，用勉用回。我思搢紳，兵火以來，朱門華屋，空闕莓苔。公之享壽，六十有七，儼立其旁，孫子秩秩。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公毋憾我，舉我椒苾。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彼南陽，回視永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賊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辟陋，賢者攸歸，松茂栢悅，川媚山輝。出祖于途，其敢廢禮，且戒兒童，罔或樵采。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代人祭表姊文

嗚呼！嚴霜夏零，少小孤露。以訓以育，繄誰之助。奉以周旋，償心晚暮。天不我憐，遽奪之

去。富壽有子，去也奚顧。兄弟無知，知有怨慕。寒雲掩晨，長風攬樹。平生之淚，與酒同注。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哀叫求群，每論此事，相對酸心。那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春祀，誰與禦侮。門戶衰頹，誰撐誰柱〔二〕，子姪頑冥，誰告誰語。況我老矣〔三〕，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山丘。何辜于天，不汝少留，後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爲言，婚嫁未畢，我思男女，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辨衷，千百之一。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二〕撐：原作「賴」，據四庫本及《永樂大典》改。

〔三〕老矣：原作「已老」，據右引改。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某以園菽時醪，俛而酌之曰〔二〕：嗚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焉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綠。哀切乎衷，物改于目，尚想平生，陳此肴蔌。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二〕曰：原無，據四庫本及《永樂大典》補。

祭察院弟文〔二〕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視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潮得遠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于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年。志氣陵厲，橫驚孤騫，瞬息千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爲季子，尤所愛憐。赴官江左，期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首之間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我與汝，自幼多艱。險阻萬

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少免饑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船。誰慰庭闈之衰晚，誰救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屨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吾方吞聲飲泣〔二〕，含悲茹酸，詭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瀝懇於朝，言旋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縱溘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二。

〔一〕察院：原作「察和」，據四庫本及《永樂大典》改。林叔豹爲監察御史，故稱「察院」也。下二篇同。

〔二〕吾方：原作「嗚呼」，據右引改。

察院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察院弟服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俛而酌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唯我與汝，變故洵更。年纔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迨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否終則傾，而我三人，皆竊科名。版輿就養，奉以將迎，往往鄰里，指以爲榮。方汝俶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徯望，不寐至明，禍起倉卒，乃訃之

承。愛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不敢以驚，詭通音訊，示若生平，終所不忍，惱其餘齡。睠言疇昔，窮苦自懲，殘編斷簡，寒窗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豈唯愛弟，實曰良朋。汝尤競爽，蚤歲有聲，意氣邁往，翰墨縱橫。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輒繫，罔究脩程。茲予來歸，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填膺。花藥草翳，几席塵凝，境隨念改，淚應心零。八十之親，誰省誰寧？一門之事，誰經誰營？哀哀嫠婦，呱呱孺嬰，儻予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察院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沒復出，木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几席塵凝，空存遺像，迴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滄更，奄及祥除，百感填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勿念老人，甘旨悁寧；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從橫，奄焉不施，遂即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若爲此情。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劉知言文

劉于吾鄉，實多孫子，公自妙齡，見謂秀薤。果以材譖，取知于時，進用伊始，承于宗司。秣馬脂車，方即夷路，出門繫之，孰知其故。有生同盡，寧計短長，毋化之怛，來舉我觴。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劉知言葬祭文

嗚呼！春去復來，木悴再滋，曷云其往，哀我人斯。容止詳整，器局邃夷，遐想平生，庶或見之。鬱彼新阡，卜曰且宜，往其從之，先塋是依。酌我芳酒，于以告違，非君之悲，誰悲之爲。嗚呼哀哉！尚饗。《竹軒雜著》卷六。

路祭平原文安郡二夫人文

嗟嗟夫人，德合事符。同出名族，以佐賢夫。同入兆域，以奉舅姑。亂離以來，誰其或如。祖于

道左，竊比鄉閭。尚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謝雨疏

比愆膏澤，嘗控微誠。倏興觸石之雲，旋致隨車之雨。爰銷旱魃於方虐，□起嘉穰於將萎。農知有秋，吏遂塞責。何以酬於厚施，顧不在於多儀。惟既乃心，其斯爲報。《竹軒雜著》卷三。（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二二

薛 弼

薛弼（一〇八八——一一五〇），字直老，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政和二年進士。金人攻汴，贊成堅守。遷光祿丞。紹興中歷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福建安撫使、知廣州，升敷文閣待制。曾畫策贊岳飛，又與秦檜游，飛死，爲飛謀議者皆奪職，弼獨爲檜用，世以此少之。紹興二十年卒，年六十三。謚忠簡。見《宋史》卷三八〇本傳，《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八。

請蠲免湖南應副諸處錢米奏

紹興六年二月

近以朝廷催趣應副岳飛月椿錢九萬貫，并撥上供米十萬石往鄂州，又撥四等折錢餘米應副岳飛，又撥二萬石應副荆南王彥，又撥一萬石應副鼎州。臣愚兼管潭州，備見帥漕兩司虛實。本路因旱甚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內仍有五等下户折錢之數，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將兵。自十一月折半支錢，尚自拖欠一月，及口食等米，無可指準。逐旋守等諸縣催趣殘零放不盡稅，斗升支散，惴

惴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積陰，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間有雷電，冰凝不解，深厚及尺，州城內外，饑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牒招募僧行隨即瘞埋，旬日之間，閱實剃度僧行不少。自仲冬闕食，城內白晝剽劫，城外十室九空，盜賊迫於饑窮，十數爲群，持杖剽奪行旅舟船，道路幾於阻絕。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巡察，遇有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無虛日。近方少戢，流移漸歸，墾治田畝，遭此凍雪，餓死者枕籍道路。雖自席益在任，分置三場給粥以濟，近日數日加增，至市里居民、逐軍營婦不憚愧恥，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災沴，正宜倍加賑恤，以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況本路州縣累經敵馬，殘壞尤甚，遺黎九死之餘，去歲一年備兼五大：大兵、大火、大旱、大饑、大雪。若通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尚四月，禾熟尚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副四處，非惟上供已無可支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剥膚槌髓，百姓愈不聊生。臣昨嘗以帥司激賞有備，屢乞責辦，相兼應副湖南軍馬，及席益移鎮，罄竭所有，祇了迎新送故之費。今帥漕兩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雨雪不止，移運不繼，饑寒並至，或生他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覲支降，惟望特降睿旨，將應副諸處錢米速賜蠲免。《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卷九八。

進呈祥符奏

紹興十四年四月六日

東江鎮上窯保居人將壞屋木柱一根欲供薪爨，折開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尋委衆驗，即非工巧撰造，文理粲然。適符甲子上元之歲，此殆天發其祥，謹用進呈。《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五（第三冊第二〇七七頁）。

安置離軍統制將官奏

紹興十八年二月丙申

近旨，統制將官離軍添差州都監已上并依見任人。切詳諸軍將官係因功或年勞，不拘大小使臣，一時陞補，即與祖宗差注將副格法不同。切慮員數太多，煩紊軍政，欲將元在軍中係大使臣充將官有朝廷宣劄人，并支破釐務請給人從，免令干預職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七。

福州祥瑞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丙子

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候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穉采取幾萬斛，飢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

所感，上相變理之效，實爲中興上瑞，乞詳酌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八。

于山題名

紹興間

閩帥薛直老具飯於補山精舍，招趙表之。趙表之初自三衢來遊三山。補山在城之東南隅，即九僊第一峰也。寺有高塔傑閣，金粟、平遠二臺，皆甲於南閩。登臺縱目，領覽海口之勝，雖李太白騎鯨探禹穴、跨□登天門，其玩奇納爽無以異此。□□源呂希祖、山老何晉之同集。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八。（以上楊世文校點）

邢魯

邢魯，紹興時汝陽（今河南汝南）人。

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道人真人歌記

紹興十八年十二月

劉君諱景，字仲遠，桂林人也，嘉祐末得是歌，解化於此巖。大宋紹興十八年戊辰歲除日，汝陽

邢魯打化鑄于石壁雙井。黃拱辰題額，郡人張仲宇書，黃伯善摹勒，龍淵刻字。《粵西金石略》卷七。又見《桂林石刻》上册。（祝尚書校點）

耿自求

耿自求，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建炎二年以中奉大夫行都水使者。紹興四年九月，由知開州應趙鼎辟，爲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降授左朝奉大夫，次年閏二月拜尚書左司員外郎，擢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紹興六年十二月，引疾求去，罷爲直顯謨閣、知嚴州，歷台州。八年，行太府少卿，出知常州，次年六月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八〇、八六、一〇三、一〇七、一二一、一二四、一二九。

乞招刺禁衛軍奏

紹興六年九月

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天下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中上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五。

乞詔監司州郡詳究殺人者可憫之理奏

紹興六年十一月丁卯

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爲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即幸矣，奈死者冤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爲可憫；若因鬪爭毀詈，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尚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朝平允之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孟 揆

孟揆，開封（今河南開封）人，昌齡子。政和間爲都水使者，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初，與其父及兄揚同被劾，以姦賊累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紹興四年，坐前販私鹽議罪，再責白州別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二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〇、七七，《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

黄河乞止增補舊堤奏

政和五年十一月

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祝尚書校點）

尹躬

尹躬，字商老，吉州永新（今江西永新）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第。歷江華、新喻等縣令，江西簽書，官止通判。躬博聞強記，然性狷介寡合，少爲人知，故仕不顯。著有《易解》、《冬官解》、文集等。見《獨醒雜志》卷六，《萬姓統譜》卷八〇，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九、七五。

重修永新縣儒學記

紹興十五年十二月

永新，古縣也。唐制：郡縣有學，學有孔子廟。永新之學蓋始此。至咸亨中，營廟而已〔一〕。我朝慶曆間，詔縣士滿百人得立學及廟〔二〕，厥後教養之制有加而無已〔三〕。崇甯間，徽宗頒舍法於天下，作新人才，縣學歲時校藝〔四〕，升於州學，粉袍競集，於斯爲盛。建炎初，戎馬交驚，解脫干戈之不暇，學宮灰燼，士鼓篋莫適。紹興八年，趙公不愆爲宰，還集散徙之民，亟其乘屋，比比可觀〔五〕，公庭門關，相次以立，於是與士議建學宮〔六〕。未幾，殿堂齋廡、厨庫門屏悉具，塑先聖、先師、十哲像，繪七十二子之徒，生員誦詠，俎豆布列，復見太平儀禮。及牛公宏代至，覽學西偏，尉司門偏，東廡二齋，未足容衆，且東西不可無稱，於是欲改作而未遑。今上紹興十四年〔七〕，下詔興大學〔八〕，議復天下舍法，縣皆葺學養士。會提刑夏公文提舉學事〔九〕，躬，永新人也，備員末屬，得圖其地，從容爲言之，請以學之東圃易尉門，增置二齋。矧尉門偏西，今適中，使各得所。夏公忻然可之，遂聞於朝，即日命縣按圖鳩工。四齋相望，既廣且正，中外煥然一新，而趙公之績、牛公之志，於是并獲成焉。牛公命躬爲記。夫大江之西，山高水深，吉爲之最。義山直南，疊嶂千層〔一〇〕，綿延百里，川流秀澈，萬折皆東，異材世出，史不絕書〔一一〕。若姚元之、牛思黯、劉冲之，皆後先相踵爲相，下此殆無論已。然冲之，世永新人。按史，元之則硤石人；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後，安定

鶉觚人，二公固寓跡於邑者也。今縣東有古墓，世傳元之母葬焉；北有聰明臺，元之築舍其上，覽山川勝概，以博通群籍，下筆成章。思黯之祖，自交、廣罷官，旋至郴、衡間，爲土寇所掠，方幼、與母獲免，避入邑西鄉。逮長，與母舍元之故基，積十餘年，成學，工文。母卒，葬才德鄉大學里。尋遊長安，第進士第一。武后、睿宗、玄宗朝，元之三爲相，穆宗、文宗時，思黯亦再爲相。冲之登進士第二，仁宗朝由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世之相去四百餘年，而三相繼盛，非邑山川之爲助與。牛公即思黯之裔，其家譜亦載之。夫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六行、六藝皆教之所有事也，然必以聖人爲教學之極。所謂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又豈特區區事名利計哉！士能體此而進之，期至聖人之於天道，則繼三相而爲社稷之臣，亦其餘事，此自然之明效也。姑刻石於堂以俟。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同治《永新縣志》卷一三，同治十三年刊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七。（祝尚書校點）

〔一〕「至咸亨」至「而已」，原無，據雍正《江西通志》補。

〔二〕百人：右引作「二百人」。

〔三〕而無已：原無，據右引補。

〔四〕時：原無，據右引補。

〔五〕比比可觀：原無，據右引補。

〔六〕與士：原無，據右引補。

〔七〕「今上」句，右引作「今上皇帝以孝致治，淳熙十四年」云云。然上文既述趙不愆紹興八年爲縣宰，牛宏代趙，又命其作記，又文末題紹興十五年，則作「淳熙」顯誤。惟底本前已言「紹興八年」，此又謂「今上」云云，似亦有衍訛。

〔八〕詔興：原無，據雍正《江西通志》補。

〔九〕夏公文：右引作「夏公之文」。

〔一〇〕千層：原無，據右引補。

〔一一〕此句下，右引與底本全異，僅作：「劉沖之有詩云：『義山山下有流泉，泉號聰明自古傳。四百年中出三相，不才何幸繼前賢。』言與姚元之、牛思黯爲三也。」

左知微

左知微，號隱庵，臨海（今浙江臨海）人。重和元年進士，終宣州教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

臨行自餞文跋尾

植菴老生平學佛守戒律，一節如冰霜，事文翰，高談如珪璧，講練有餘力，而繫念無暇時。其淨業既成，一夕見在金池上，執樂者數人，似欲舉音以迓其來，不數日而終。先乃成《自餞》一篇，是知決定爲西方游矣。聞者莫不嘆慕其不可及也。嗚呼！唯心本性，人人皆具焉，何羨魚多而不結網，而有獲耶？子雲所謂螺贏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安有不修而能證者哉？此《自餞》之意，固足以爲來者勸也。門人元祐持其文示予，因跋其尾云。隱庵左知微謹題。《樂邦文類》卷二。（吳洪澤校點）

范 浩

范浩（？——一二二九），蘭溪（今浙江蘭溪）人。重和元年進士。靖康初爲諸王府記室，累官司農丞。建炎三年死於亂軍中。贈直徽猷閣。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景德寺諸天閣記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于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鬬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昆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詣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瓣香，氛靄鬱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窺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爲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吳郡志》卷三五。又見《吳都文粹》卷九，《吳都法乘》卷一〇下之上，道光《蘇州府志》卷四三，道光《崑新兩縣志》卷一〇。（吳洪澤校點）

明節劉皇后

明節劉皇后（一〇八八——一二二二），興寧軍節度使、龍德太一宮使劉宗元女。十歲入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復召入。政和三年閏四月爲才人，宣和二年累遷至貴妃。生建安郡王樸、嘉國公椅、英國公榑、和福帝姬。三年四月薨，年三十四（此據《宋史》，《宋會要輯稿》作三十三），五月冊爲皇后，謚明節。見《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六。

別徽宗書

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錢氏私記》，宛委山房《說郛》卷四五下。（尹波校點）

楊 翬

楊翬（一作暈），嘉州（治今四川樂山）人。博學善屬文，靖康中隱于嘉州西北山中。見《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

碧雲亭記

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石挺出於山旁，高丈有二尺，圓若礪錯，上銳而下廣，蘇痕斑斕，如抱籀焉，俗呼爲石筍。下有衆水泓匯，驚濤怒浪，瀉入山脚。石筍之北向東行百餘步，有山曰王高，左右周視，見群山之邈迤，如覆盂於地，皆不足與爭雄，得其名，信哉！山之稜一起一伏，盤旋而去，勢若飛動，直奔於江溉，遠望之若游龍從空垂下，矯首揚脊，嗔目奮爪，而投於水中。山半起一峰，乃損益高下，得數丈坦地，建數椽於其上，不求靡麗，止可以游息，粗適一時爾。若夫聳立晴空，如屏之列於前者，三峨也。縈紆曲直遶坐而流其下者，雅水也。茂林修竹，塔露出其中者，九頂也。兩山中分，峙立而相望者，涇口也。煙雲散聚，巖岫出没，終日變作，千怪萬狀。俯視舟航順流而下，若脫葉之浮水；車馬往來，若螻蟻之在塗。竹徑松窗，雲屏雪嶂，四時之景，變固自不常，東西南北，目斷不見涯涘。雲

天四垂，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不知然則千萬里之外，豈知有此亭耶？昔之荒榛叢薄，穠蔽牛馬。已而潔之置宇，傳會草木，丹漆黑白之所爲。豈知百祀之後，柱石摧圯，不復爲荒榛叢薄者耶？每聞古人未遇，登山臨水，未嘗不感慨興歎。爲儒者皤然一經，歎功名未立；爲商者曉暮戴星，歎道塗艱阻。春風秋月，騷人歎詩思苦澀；雨夜雪朝，羈客歎鄉關邈遠。一涉世路，甯無感激？昔孔子以道德自任，所至之國，分庭抗禮，可謂尊貴矣。然北游於農山，則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自衛適趙，聞殺鳴犢，臨河有不濟之語。後世登臨之人，有歎息者不爲少矣。豈非道與世抗，命與時違而然哉！《文選》有言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無他，鹽車久負，髀肉漸消，歲不我與。登是亭者，豈不喟然？聊序其意，將以詔子孫，告朋友，傳來世云。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記。《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七。又見萬曆《嘉定州志》卷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五，嘉慶《夾江縣志》卷一一，同治《嘉定府志》卷四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四七。（劉文剛校點）

趙子砥

趙子砥，太祖後令珣子。仕至鴻臚丞。靖康之難北遷至燕山。建炎二年歸至行在，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著有《燕雲錄》。見《宋史》卷二四七本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

白燕山歸奏

建炎二年

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啗虎以肉，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又見《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四。（劉文剛校點）

曹筠

曹筠，字庭堅，當塗（今安徽當塗）人。政和末，爲人訓子弟，與秦檜有邂逅之交。其後以累舉得官，調台州錄事參軍，檜念其故，遂召用之。紹興五年進士。十七年自左宣義郎、敕令所刪定官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十八年七月守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二十年九月罷。二十一年正月以左宣議郎知衢州，七月爲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二十三年五月移知宣州。二十四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五年十二月以依附秦檜，奪職罷祠。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至一七〇，乾隆《當塗縣志》卷一七。

場務蠲免租稅事奏

紹興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江浙間有被災傷王處，朝督責監司守令〔一〕，多方賑恤，而斛斗商販蠲免租稅，德至渥也。其間場務所在，官吏或未能恭體朝廷寬恤之意。望戒監司郡守常切覺察，所管場務有於省額外稅者，重賞以法〔二〕，而有額元不議稅者，免行免放。以其名物大書於牒，揭示行旅。《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七之三
七（第六冊第五一〇三頁）。

〔一〕原校：「『王處朝』，疑『處朝廷』。」按「王」疑「之」之誤。

〔二〕賞：疑當作「責」。

王墨卿貪墨嗜利奏

紹興十九年三月

墨卿貪墨嗜利，與林待聘既黜，乃懷怏怏，動欲傾危朝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

乞逐何逢原沈介奏

紹興十九年四月

樞密院編修官何逢原頃在館中，公于奏對之間，謂沮抑用兵之議太過。司勳員外郎沈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乃相與陰謀傾朝廷。此二人者，若不斥逐，無以濟今日聖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

劾周三畏奏

紹興二十年三月

三畏頃爲大理卿，鞫勘岳飛公事，猶豫半年不決。朝廷特加拉拭，終不懷安，乃與（蘇）師德陰相交接，有害治道。《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

乞罷黜榮嶷奏

紹興二十年四月

嶷本與趙鼎從游甚密，緣嶷在僞楚時，有所污染，被謫甚重，鼎猶未敢援引。今朝廷使守維揚，已爲闊略，又引至行朝，豈不惑四方之觀聽？望賜罷黜，以慰公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

劾吳龜年奏

紹興二十年七月

國子監主簿吳龜年，教其鄉人郭詠上書，陰懷異議，意不可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

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奏

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之一〇（第三冊第二六六九頁），《道命錄》卷四，《永樂大典》卷八一六四。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紹興二十年十一月中澣

元暉寫山水真態，出人意表。觀之者如登高臨遠，有超出塵外之想。紹興庚午十一月中澣日姑溪曹筠跋。《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畫錄》卷二八，《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錢端禮跋後

紹興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紹興庚午十一月二十日，姑溪曹筠觀于平江余氏之西園。《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一。又見《珊瑚網·畫錄》卷二八。

陳規行狀

桑仲爲鎮撫使，其副霍明別以精兵數萬屯郢州。郢鄰德安，公欲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郢州，仍請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郢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實所以間明之附仲也。

都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躡其後，爲王彥所敗。即日遣郢州兵入謀蜀，公遣人諭霍明毋附仲。仲怒，夾數百騎來郢州，爲明所殺。

光世引兵而西，金人遂歸河南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五〇、八一原注。（以上曾棗莊校點）

方 漸

方漸，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重和元年進士。紹興中通判韶州，歷知梅、潮、南恩等州，官至朝散郎。有書閣名富文，因以爲號，子孫相傳爲富文方氏。見《莆陽文獻傳》卷一二。

跋六侯事迹記

漸紹興辛酉季夏赴倅曲江，經途扶胥鎮，奠謁祠下。詢訪六侯故事，無有識者，適於壁角得板六，揩拭辯認，字差可讀。六侯豐功偉績烜赫照人耳目如此，歲久無記，幾絕其傳，若板一失，必至埋沒矣，惜哉！漸乙丑中夏回守程鄉，迺以六侯事跡移刻之石，更不易一字，謹存其舊，以信來者。二十四日，莆陽方漸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三。又見道光《廣東通志》二一〇，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特二五三〇。（黃錦君校點）

李傳正

李傳正，字端初，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淑孫，壽朋子。累官大理少卿，建炎初爲淮南轉運副使。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九，《揮塵錄·餘話》卷二。

商賈般販物貨上京免稅錢事奏

建炎元年十月

登極赦文：商賈般販物貨上京，特與免沿路稅錢力勝。泗州青陽一鎮，未兩月免放過三千貫有畸，一路所放不可勝計，欲望截至某月日住免。《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八〇頁。

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盜賊奏

建炎元年

近時潰卒聚爲群盜，驚劫縣鎮。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乞嚴禁官員乘坐船阻滯綱運奏

建炎二年六月

本路綱運入汴，若餘船輒占河岸行者杖一百。比年以來，往往官員乘坐船不肯一岸分行，恃勢攙抹，阻滯綱運，所至官司莫敢誰何。欲望嚴立法禁，許押綱人經隨處官員地分陳訴承報，限時拘收梢工，送所屬依法推治。內兵梢解押赴本州，牒送往營州軍勒重役，永不得再差充坐船梢工。承報官司不即公行，或有觀望故縱，與犯人一等科罪。《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三（第六冊第五六一八頁）。（以上向以鮮校點）

王宗哲

王宗哲，字廷俊，長汀（今福建長汀）人，格子。初省試中末等，會朝廷責有司取人過額，爲減百人，宗哲在數中。政和十四年復令所減人廷對，遂中進士。調南豐主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紹興七年，官左承直郎、全州灌陽令。年七十餘，引年致仕，創堂于鄉，手植六柳，號六柳先生。年八十一卒。見《臨汀志》（載《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四），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八九。

紺珠集序

紹興七年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試嘗仰觀乎天文，俯察乎地理，凡可以備致用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說，枝分派別，原始要終，粲然靡所不載，誠有益於後學。然珠之爲物，生於淵而崖不枯〔一〕，固寶之矣。是珠也，其色紺然，異乎夜光之類，惟取其文焜耀而已。凡人之思慮有爲物所蔽而昏昧者，取其珠而玩之，則了然心悟，渙然冰釋，固足以開聰明，備記遺忘，豈小補哉！學者於此能勤而熟覽之，亦若提珠在手，歷歷無忘其所能。雖相去千百歲之久，可以坐見其創述之末，則囊括倫類，蓋無餘蘊矣。以是而名其帙，不亦宜乎！建陽詹公寺丞出鎮臨汀，僕幸登其門。一日，出示茲集，俾之校勘訛舛，將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僕因得以詳究焉，增益其所未能，所得多矣。揚子不云乎，「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其是之謂歟。紹興丁巳中元日，左承直郎、全州灌陽縣令王宗哲謹序〔二〕。

《紺珠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五，《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李文澤校點）

〔一〕淵：原作「洲」，據《荀子》原文及《皕宋樓藏書志》改。

〔二〕「中元日左承直郎全州」九字原無，據《皕宋樓藏書志》補。

全宋文卷三九二三

熊 詢

熊詢，高宗時人。建炎二年爲全州灌陽縣令。

重建灌陽儒學大成殿記

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

灌陽爲全之支邑，在州西南踰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突然而大，峭卓如簪；水洳乎其清，縈紆似帶。木拔擬攬天，石怪類蹲虎。清淑之氣，多萃於此，故士人衆多而賢，肄業於學者，蓋十數而未止也。然其俗以耕耨爲業，不汲汲於營利，齟齬之童，皆善誦書，雖負販者，莫不能筆其字。故民間而性淳，事簡而訟少，盜賊希有，囹圄常空。爲令尉者，督賦役之外，游無他適。每至學評論古今，較略人物，且聽其議善否，以爲己師也。往時學在縣東，崇寧間，以舍法養士，謂其地迫隘，遂遷於西。邑置丞，乃以舊學易爲廨宇。自時厥後，舍法、丞職相繼而罷，進士范昂乃請教廳仍復爲學，書齋講堂，升處自適，獨未有殿以居夫子像，庭廡虛曠，若非學校者。余建炎改元之明年冬，以漕檄姑

置湘潭簿書，權攝茲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以資講書。余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觀其絺繒之文，如鋪錦繡，愛玩無斂，每至忘歸。因謂范侯曰：「羽衣緇裳之流，爲觀與寺，必雄建殿堂，嚴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爲觀美也，且使人知欽畏而響懼罪福焉。今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闕然，未有所睹，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爲釋老羞。」范侯躍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裹糧而相從，非資於官也。舊學有殿，請以餘貲徙於此，可乎？」余唯而諾之，請助於後。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一新，丹碧相照，聳動人之觀聽。又命匠人重飭聖像，繪群弟子於壁間。纁裳玄衣，秉圭端冕，乃左乃右，若趨若揖，燦然可觀。既成，適當仲春上丁，恭循舊制，釋奠而奉安之。籩豆簠簋，陳列於前，觀者如堵，後至無地，跂踵而望，以不獲睹爲歉。祀事云畢，升堂而坐。范侯領其徒進而請曰：「禮殿既成，聖儀是設，願得文以記其緒。」余應之曰：「論吾夫子之道，如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高鑽堅，瞻前在後，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爲？然學非殿則學之制不顯，殿非像則殿之名莫立。像設而道寓於中，學者觀像，目注心存，殆將達其所以言與其所以行，期底於道，豈特響懼罪福而已哉？范侯之心，知所本矣，請爲之記。」時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雍正《廣西通志》卷一〇三。又見《粵西文載》卷二五，嘉慶

《廣西通志》卷一三四，民國《灌陽縣志》卷二一。（郭齊校點）

何先覺

何先覺，字民師，郴縣（今湖南郴州）人。建炎二年進士及第，歷知橫州，有政聲。累官朝奉郎、知連州。見萬曆《郴州志》卷四，《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重刊家藏舊本夫子畫跋

紹興二十四年一月

此畫在孔氏家廟，其來極遠，貌象最爲真絕。百世之後，僊源紛擾，無復存焉。神物護持，偶得家藏舊本，紹興甲戌上元日，左宣教郎、權知橫州軍州事何先覺重刊於寧浦郡學。鄉貢進士、兗州學正甘彥摹。《粵西金石略》卷八。

夫子行教圖贊記

紹興二十五年三月

夫子之象傳於世者類多不同，或有古怪者，或有清奇者，歷年既久，真僞難辨。此墨本得於識古堂，乃趙因、李蒙亨元符間所傳吳道子畫。夫子四十七代孫孔□□□□蒙之家。考□□□□朝□□□孔

氏家書其象而獻者□□則是本也，抑可以爲□□□有刻石於寧浦郡學，□□□者得以瞻聖人之容儀，
□聖人之衣冠，真所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也。紹興乙亥三月吉日，權知橫州軍州事郴江
何先覺書。鄉貢進士、學錄甘文質摹刻。鄉貢進士、學正甘彥立石。敕□□州□教權橫州軍州事□兼
州學教授譚秩。□迪功郎、司理參軍、權州學教授晏獻可。《粵西金石略》卷八。（郭齊校點）

何 兌

何兌，字太和，號龜津，邵武（今福建邵武）人，鎬父。重和元年進士及第，授廣西提點刑獄檢法官，
歷知興化縣。建炎初，馬伸撫諭荆廣，辟爲屬官，授以《中庸》，且告以平生出處大節。兌守其學終身不少
變，鄉人敬愛，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紹興中通判
辰州，取所輯馬伸事狀徑達尚書省，忤秦檜，下荆南詔獄，削官竄真陽。檜死，復官還里，奉祠逾年而卒。
見《朱熹文集》卷七七《味道堂記》，《宋史》卷四五五《馬伸傳》附，《宋元學案》卷三〇，道光《福建通
志》卷九四、一四八、一八八等。

馬伸逸士狀

公諱伸，字時中，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傳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虜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即趨虜帳，受僞號。既虜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

爲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爲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以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闔，若固有之，群臣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寬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惕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竊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

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置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爲公危之。公以襦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稿，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於死，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伊洛淵源錄》卷一二。（郭齊校點）

何 鑄

何鑄（一〇八八——一二五二），字伯壽，杭州餘杭（今屬浙江杭州）人。政和五年進士及第，歷官州縣，入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九年，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十年，試右諫議大夫，進御史中丞。十一年，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年，權參知政事，尋罷，提舉江州太平觀。又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十六年，復左朝奉大夫、知温州，尋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十七年，再使金還，遷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十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謚通惠，改謚恭敏。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二、一四六、一四七、一五五、一五六、一

六三，《宋史》卷三八〇有傳。

論初改官及選人不得干求差遣奏

紹興九年十一月

初改官唯注知縣，謂之實歷，蓋欲其改官之後，更練民事，以成其才。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此祖宗之法，紹興所重建也。比年以來，纔得改官，求堂除差遣，內則欲爲寺監丞貳等官，外則欲爲倅貳，自知縣以下，皆不欲也。宛轉干求，寧涉歲月，不願參部，遂使實歷之法幾廢。選人纔出身，則有黃甲注擬；無出身，則參郎射闕；此亦祖宗之條，今具存也。比年以來，選人纔出身，則多欲求爲行在之職；無出身者，又求爲敕局樞屬之官；未有一日考第，未嘗一見吏民，自此改秩，大則爲監司太守，其次猶爲倅貳，於法令漫不知，於人情未之察，傳笑於人者多矣。願降睿旨，初改官人未經實歷，選人未歷州縣，並令赴部依法注授，不得輒至朝廷干求差遣。有違戾者，懲一二以示必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三。

乞申飭士大夫使正心術奏

紹興九年

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

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宋史》卷三八〇《何鑄傳》。

乞務簡約勿擾民奏

紹興九年

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宋史》卷三八〇《何鑄傳》。

劾劉昉陳淵奏

紹興十年四月

昉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未有定議，巧持兩說，徧游公卿。淵特奏補官，備位諫員，但知朋附，數對士大夫非毀臣僚，其語尤爲不遜。去歲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淵頗力，安知其不預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五。

劾趙鼎奏

紹興十年六月

近者臺臣論鼎奸兇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耶，今猶秩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善地，臣恐罰不足以當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六。

再劾趙鼎奏

紹興十年六月

鼎兩爲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纔聞邊警，喜見顏間。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今朝廷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遼；漳州之比興化軍，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六。

劾張九成奏

紹興十年七月

九成矯僞之行，頗能欺俗。前此趙鼎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散，躡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悒

然不樂，率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

明堂大禮成乞宣付史館奏

紹興十年九月

仰惟陛下寅畏上天，嚴恭祀事，聖德至孝，感格昭然。乃者宗祀明堂，宸衷翼翼，周旋中禮，罔不祇肅。至於久立版位，恭俟樂成，而不即小次；薦饗廟室，孝思追感，而淚墮裋褐。此皆前世人君稀闊難行，而陛下發於至誠，安而行之。是以神祇祖考，來饗來臨，昭格之跡，先後創見。爰自季秋改朔以來，陰雨不已。及至七日，群臣奏請皇帝致齋，應時晴霽。八日，詣行禮殿。九日，出太廟，天宇晏溫，風日彌爽。至十日丑時，陛下自齋宮詣明堂，行禮酌獻之次，陰景晦冥，密雲不雨。直至禮畢，乘輿還宮，甫入宮門，雨點欲零。洎儀衛百執各歸其所，然後雨作，中外歡呼，稱歎感異。臣備數陪祠，躬睹殊應，願陛下承天之休，愈思警戒，飭躬修政，仰答上穹，用迎景貺，庶幾整軍經武，繕甲勵兵，待時而動，無不如志。大禮告成，有茲慶事，乞以臣章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禮二

四之九四（第一冊第九四六頁）。

劾范中王居正奏

紹興十年十月

趙鼎當軸，汲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日者陛下斥逐兇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猶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八。

論薦舉改官之弊奏

紹興十年十一月

多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關陞改官，各以四考爲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庶寒畯之士，無淹滯之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八。

論凡事當精思熟慮奏

紹興十年

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宋史》卷三八〇《何鑄傳》。

乞揀退老弱工匠奏

紹興十一年四月

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察。又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

乞減罷承受文字官奏

紹興十一年五月

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

劾孫近奏

紹興十一年七月

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勾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爲口實。且如茲者延登勳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懽，顧近何爲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己，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函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爲懷私異

議而去，初不爲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爲觀聽者勿惑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一。

劾岳飛奏

紹興十一年八月

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疑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乞速賜處分，俾就閒祠，以爲不忠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一。

劾喻汝礪奏

紹興十一年九月

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一四一。

治天下主誠孝奏

紹興中

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宋史》卷三八〇《何鑄傳》。

料理帖

台眷上下，伏惟均慶。比來生事當不至不足，閒居自不妨料理也。久別，極思一見而未繇，諒亦自有時耳。鑄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四。（以上郭齊校點）

白顏暉

白顏暉，生平不詳。按文中云「郡守唐恪」，考《宋史》卷三五二《唐恪傳》，恪知滁州在宣和中，疑此文之作當在北宋末或南宋初，姑置于此以備考。苟與齡，《宋史》有傳。

孝子苟與齡傳

滁有邑曰來安，苟氏以姓雄一邑。士而名與齡者，志向高潔，學雖優而不願仕。性稟純孝，以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推稱之。至孝鍾發，休然和氣，薰爲草木之祥。有芝生於母張氏之墓域慘柏亭，輪囷擢秀者一十九莖，色理紫潤堅緻。是爲植物之上瑞，靈貺感通，以昭示孝德，裕人子之慶也。於是闔邑之人貴賤稚老相與歡趨而請於州，一惟苟氏之懿德得乎天經地義者如此，而瑞物之應又如此，願飛章顯聞於朝，以丕顯我天子教民親愛之聖德。郡守唐恪上其事，詔賜旌表門閭。德音褒諭，人指其榮而歆艷之。嘗考周王命父師保釐東郊，其訓辭之首，必曰「旌別淑恩，表厥宅里」，人主所以明示好惡，風動天下而助宣世之名教者，莫此爲尚。蓋至治之世，德化薰漸，忠孝義烈之士克自崇勵，旌褒表式之典所必加也。今所謂士者，指祿與位爲足以榮親，通都大邑之子弟，自命儒者，或耗其千金之產，學爲文章，將顯其身以及其親，裒然爲材進士。一詘於有司，則鄉邑之間訾笑而恥之。苟公之賢，則異於是，服膺詩書，不以釣爵位，獨得古人所以善事父母爲人道之始者，率而行之。善積名著，取賞於朝。環淮左千里之地，烈士藉而齒縉紳者不知其幾何人，而獨被旌表門閭之茂典。嗚乎！其所以榮親而顯家者，過利祿遠矣。昔武洪度喪親，負土築塋，有靈芝產廬前，詔旌其門。許法慎母歿，廬墓行服，塋有靈芝，詔表其門閭，垂譽史冊，章焯暴著。前人之美，今復見

焉。苟公字壽隆，家世雖饒，而子姪多以儒學貢名禮部，中科選。豈非唐王珪所謂忠孝之道當年可以享天佑，餘芳可以垂後葉者哉！道光《來安縣志》卷一三，抄本。（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二四

徐公裕

徐公裕，寓居台州（治今浙江臨海）。建炎初官太府少卿，後以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差同提領措置行在茶鹽司。紹興中歷官太府卿、廣西運判、集英殿修撰，以左中奉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一五、七〇之二，《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九。

乞令逃竄鋪兵出首免罪奏

建炎二年五月一日

乞將逃竄鋪兵自指揮到日，限一月經所在出首，特與免罪，依舊收管。《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四

二（第八冊第七四九四頁）。

急脚馬遞鋪兵請給事奏

建炎二年五月一日

昨點檢到淮南急脚馬遞鋪兵，內有額外到逃逃走人數〔二〕，並支破請給，其見闕人兵鋪分，却不曾撥填。緣昨請降聖旨，將額外人數令本路提舉馬遞鋪監司比類撥填見闕去處；若無缺，並申解本州撥填以次鋪分；如本州管下又無缺，即申解轉運司差填本路州軍，並不許額外收係。竊慮江浙等路亦有似此額外收到人數，乞於前項指揮下逐路提舉監司施行，貴免增費請給。《宋會要輯稿》方域一〇之四二（第八冊第七四九四頁）。

〔二〕「到」上疑脫「收」字，下「逃」字疑衍。

本人正除提領茶鹽司官應干事件乞立定指揮奏

建炎二年八月十七日

契勘提領官二員，內梁楊祖係發運使兼領前官，楊淵乃工部員外郎，係第二等奉使同領。以上逐官應干事件，各有本職任條法外，今來公裕係是正除，上件官所有服色、序位、刺舉、請給、人從等，並未曾有立定指揮。《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一五（第四冊第三三九八頁）。

乞禁支取鹽本錢奏

建炎二年十月十八日

伏見諸路茶鹽司累奉聖旨，鹽本錢除朝廷臨時指定許支外，並不得與諸色封椿錢一例支使，雖奉特旨，亦許執奏不行。竊聞朝廷近緣淮、浙、江南起發軍民弓兵，有合支錢糧，遂降指揮，許於諸司錢物內不以有無拘礙與免執奏，畫時支給，諸路轉運司於是遂將鹽本錢先次椿管，支撥幾盡，何緣更有鹽貨應副客旅算請？其於鈔法，所害大矣。欲望今後鹽本錢雖有特旨取撥與免執奏指揮，並許茶鹽司執奏不行；如敢故違，其取與官司，乞並賜重行黜責。《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五之三三（第六冊第五二三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七七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范寅敷

范寅敷（？——一二三四），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徙居方城（今河南方城），致虛子。以蔭補官，累遷光祿少卿。金人陷京師，被掠北去，建炎中隨趙成歸。紹興二年，除直秘閣、知岳州。三年，以母喪去，會楊么攻公安、石首二縣，遂干折彥質，上平么八議。四年五月，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七六，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七五。

乞令岳州農民歸業及官田許人請佃奏

紹興三年正月五日

本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太平在外。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請射，候回日理今限給還。若舊係官田，合出納租課，或合出賣，見今荒閑者，乞更不召人出租承買，許人户任便請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五（第七冊第六三四頁）。

乞免復業人户料錢奏

紹興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乞應逃亡人户自降，紹興二年下半年以前復業者，與免四料；紹興三年上半年以前復業者，免三料；下半年以前復業，免兩料；紹興四年以前復業，各一料。《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五一（第七冊第六三五五頁）。

上折安撫討楊么議狀〔二〕 紹興三年

一、議戰兵

寅敷前知岳州〔三〕，曾勒么寨下王大供：賊寨二十，其諸寨事力不等，共有賊船五百九十隻〔三〕，賊兵八千一百六十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食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以當其十。今約水陸兵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立可足備，不必遠召荆鄂之兵矣〔四〕。

二、議戰舟

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鰲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分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五〕，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梢工百人。鰲頭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常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鰲頭船相附，使鰲船一進一却，進必有所取，却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

三、議兵器

賊有鑊鉤拓叉，竹爲之柄，若以快刀芟其頭刃，彼無能爲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爲上，鉤槍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爲牌砲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砲以擊賊徒。

四、議棹夫

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賦祿行罰〔六〕，棹夫必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者，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

五、議形勢

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于此。但專令潭州攻討么賊，舟師進發，皆由于岳，而岳屬他路。況岳有土人，可募以爲前鋒者，緣本州屈乏，不能集事。乞將岳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么，事干本州者，權令使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

六、議錢糧

昨湖南帥司會合鄂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路轉運使，專切應副。

七、議時月

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爲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砲座，多發巨石，攻其附近。

八、議攻討

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岸，有夏誠、劉二、楊么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棚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七〕，令一日可行，故鼎州爲陸兵之地，岳州爲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於鼎州，攻夏誠、楊么，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岳州，以乘其後，而我攻其心，伐其謀，使背腹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宋會要輯稿》兵一〇之三三（第七冊第六九三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六，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七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原題：「有持服人前知岳州范寅具到討楊么議狀。」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福建通志》並作范寅敷以策于湖南安撫使折彥質。又《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一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詔知岳州范寅敷特起復，依舊知州事。」則此策爲寅敷所上，《會要》脫「敷」字。

〔二〕「寅」下原亦脫「敷」字，今補。

〔三〕五百：《繫年要錄》作「三百」。

〔四〕「兵」下原有「足」字，據《繫年要錄》刪。

〔五〕「以」下原有「出」字，據右引及《福建通志》刪。

〔六〕賦：原作「賊」，據文意改。

〔七〕「武」下原有「口」字，據《繫年要錄》刪。

劉 泳

劉泳，澤州晉城（今山西晉城）人，宣和進士。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六。

重修湯王殿宇記

宣和元年九月十一日

大陽成湯殿宇，自乾德五年我祖劉公之所建也，寥寥數百載，風雨浸壞，神罔攸寧。泳等念神儀之無依，恤祀事之靡嚴，遂命工匠重加修崇，僦功鳩材，鼎新締構，易月告成。欒櫨聳勢，參差排日月之光；薨桷凌虛，炳煥奪雲霞之麗。於是神赫威靈，變化龍形以示人，人心嚴肅，祀事彌勤。既殫基構之制，當盡揚功之美。恐歲月遄邁，罔記其由，因以刻石，昭示無窮。時宣和元年歲次己亥九月十一日，彭城劉泳記。維□宋淵〔二〕、霍立、閻立、元安、孫福、劉泳、劉宇、韓□、韓開。木匠王立、段剛。瓦匠趙崇、趙堅。刻石馮仙□。《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七。又見乾隆《鳳臺縣志》卷一九。（李文澤校點）

〔二〕「維」下當是「那」字。

王世修

王世修，建炎三年爲中大夫。助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逼高宗遜位。擢直龍圖閣、工部侍郎。四月，爲韓世忠所擒，斬于市。見《宋會要輯稿》兵一〇之二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二

二，《宋史》卷二五、二〇〇、二四三、四七五。

乞睿聖皇帝還尊位劄子 建炎三年四月〔二〕

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母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事，干戈未戢。信使雖遣，難必復命之期；天步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李文澤校點）

〔二〕原文僅署「宰執劄子」，據同書卷一二六引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世修草奏」，又《宋史》卷二四三亦云「命王世修草狀進呈」。據此可判定本文作者爲王世修。

曾 班

曾班，楸弟。建炎初，提舉兩浙路常平等事。三年，知泰州，金人犯境，以城降。後以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十二月，因降金故，除名勒停，雷州編管。十五年六月，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見《宋史》卷二五《高宗紀》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五〇、一五三。

無人承買酒坊名課折價認買奏

建炎二年五月

嚴、衢等州坊場廢壞，無人承買，盡是百姓分認名課，仍一概分認十分，至有鬻田地以償者。欠已比附提舉司申明「燒劫酒坊若著價虧三分許令給賣」之文〔二〕，將無人承買酒坊名課，止令認納七分，日前拖欠與銷退三分訖。《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一四（第六冊第五一三九頁）。（王曉波校點）

〔二〕「欠」字疑誤，或是「見（現）」。

釋普照

普照，建炎間僧人，佛果克勤禪師之弟子。

碧巖錄序

建炎二年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頤神妙術。其惟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不露

風規。秉烹佛煅祖鉗鎚，頌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爲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趙壁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其或泥句沈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叙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一，大正藏卷四八。又見《雪竇寺志》卷九，《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一。（王曉波校點）

許 搏

許搏，字公執，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建炎二年恩賜進士，調泉州教授。紹興三年以薦改秘書省正字，五年守監察御史，尋試禮部員外郎，後知撫州、嚴州。秦檜得政，遂改祠遁迹。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一、八六、八九、九四，《南宋館閣錄》卷八，《莆陽文獻傳》卷三七。

乞史館修纂日曆詳錄聖語奏

紹興五年三月六日

恭睹史館目今修纂日曆，秉筆之官悉依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報狀排日甲乙，編而集之。然近日臣僚上殿，後省例取，並無所得聖語之辭，切意起居注之書略焉。矧方今多事，陛下日對群臣論天下利害，聖語宏深，于於教化可爲世典法者固不一而足。今修注官不得而記，史官不得而書，嘉言美事容有泯而不載者！欲望稍加參酌，特賜施行，庶幾聖朝編年之書得爲詳備，萬世之下有考焉。《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七（第三冊第二三八〇頁）。（黃錦君校點）

樓 炤

樓炤（一〇八八——一一六〇），又作「樓照」，字仲暉，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政和五年進士，調大名府戶曹，累遷尚書考功員外郎。紹興間，歷左司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九年三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又奉命宣諭陝西。丁父憂罷任。十二年，知紹興府。十四年，再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被劾與祠。二十六年，知宣州。紹興三十年卒，年七十三，謚襄靖。見《宋史》卷三八〇本傳。

賜新復河南州軍敕

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二〕

門下：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爲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爲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既久，而師老財匱之是憂。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齎居送者困征求之擾。衣冠流離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朕一人，昧於治理，禍貽爾衆，罪在朕躬，胡顏以甯，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宮未卜於陰山，天屬尚留於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盡忠協德，資爪牙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於行伍；固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陲。上穹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減賦征，漸息編氓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家遂致於敕甯。嘉與羣生，格於康乂，肆頒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既通兩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疆場之臣慎終如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一。

〔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五、《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此敕文乃樓炤所草。

論建都奏

建炎三年閏八月壬寅〔一〕

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又見《宋元資治通鑑》卷六三，《宋史紀事本末》卷六三，萬曆《杭州府志》卷四。

〔二〕日月據《宋史紀事本末》補。

選人陞改事奏

紹興二年五月八日

欲乞今後選人陞改，所用舉官內有未了過犯，若係已申朝廷降到指揮許作舉官收使之入，依已降指揮收使陞改，後有違礙，却行改正，庶免申稟重疊，陞改留滯。《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二（第三冊第二六一一頁）。

爲徽宗服喪孝服制度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今檢照永昌、永熙陵故事，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一〕、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衫〔二〕。視事日去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中興禮書》卷二三六。

〔一〕經：原作「經」，據《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五改。

〔二〕綾：原作「陵」，據右引改。

乞委平江府製造孝服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檢會紹興元年故事，製造孝服，係差越州通判一員、曹官一員，同製造孝服官製造給散。今欲乞依上件故事，下平江府委官施行。《中興禮書》卷二三六。

合州防禦使孝服事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合州防禦使據言年八歲，防禦使係五品，今所定五品官制，緣係總角，欲依五品官孝服內除去布頭冠、幘頭，止服襴、袴、腰經。既未赴朝謁，即無合行禮數。《中興禮書》卷二二六。

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上及禮官服制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檢會明德皇后故事，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上及禮官亦服齊衰。昭慈聖獻皇后故事，三省樞密院主事以上并禮直官及引班人並曾製服，今乞依故事施行。《中興禮書》卷二二六。

內侍官服制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契勘內侍官除龍德舊宮祇應人自合依今來所定官品服制，其餘內侍官並合服淺淡色，依如青皂褐色之類。《中興禮書》卷二二六。

百司入局服制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按《禮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一〕，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封于魯，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即無易服之文。唯《春秋》記晉襄公始有墨縗之制。今來百司成服休務之後，便合入局治事，即未審合從是何禮制。候指揮侍從官講議到《儀禮》閔子騫腰經從事，則古人執喪，未嘗易服也。國朝以來，遵用此制。今若遵守祖宗舊制，喪制之內入局不易服，無可疑者。《中興禮書》卷二二六。

〔一〕者：原作「孝」，據《十三經注疏·禮記》卷一九改。

喪制禁樂事奏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檢會祖宗故事，喪制禁樂。禮例不同，或三日，或七日，或百日。又有釋服之後勿禁。今雖已降指揮，自發哀至祔廟禁樂。除内外品官並合禁樂二十七日外〔一〕，今參酌，欲乞行在并行宮民庶禁止音樂七日，在外州縣禁止三月〔二〕，沿邊軍中及在内諸軍軍行教閱不禁。《中興禮書》卷二二七。

〔一〕「官」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三月：疑當作「三日」。

乞皇帝聽政簾幕用縞素奏

紹興七年二月二日

檢會真宗皇帝故事，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崩，二十一日上表請聽政，不允。至二十三日上表，二十五日皇帝聽政於崇政殿之西廡廊下。簾幕皆縞素，宰臣升殿奏事如舊儀。其日官中祭告大行皇帝而後聽政焉。本寺今欲乞依典故，俟皇帝聽政日，所有簾幕用縞素。《中興禮書》卷二三七。

言大小祥禫除祭告事奏

紹興七年二月三日

已降指揮，從百僚所請，服制以日易月，所有初七係小祥，十九日係大祥，二十一日係禫祭除日。契勘大小祥、禫除，依禮經合有祭告之禮。今欲乞遇前項日，依倣禮經，皇帝親行祭奠之禮并不成服之儀，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勘會已降指揮，宮中行三年之喪，將來實及大小祥、禫日，自行依《禮經》致祭。所有今來以日易月，其祥禫之節，係府司百官亦合致奠，如成服之儀。《中興禮書》卷二三七。

乞飭中外官司恪守成法奏

紹興七年四月八日

兵火以來，文書闕逸，頻年省記，品式粗周。而因緣申請者至今未已，務爲一切，紛亂舊章。甚者至于徇人而變法，用例以破條，甚非法守之義。此而不革，法將廢矣。望飭中外官司，自今恪守成法，無得輕議衝改，及已有明文者不得用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十七（第七冊第六四八〇頁）。

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奏

紹興七年五月

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即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爲便。三曰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庶有贏貲，以給軍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一。

乞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奏

紹興七年七月戊辰

竊見國家暴兵露師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攷唐故事，重理財之職〔一〕，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睹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矣〔二〕。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四三（第六冊第五七九四頁），《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

〔一〕重理財之職：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二〕矣：原無，據右引補。

乞令行在侍從官各舉可任監司郡守者保任以聞

紹興七年七月八日

比睹詔書，嚴縣令之選，除自授於朝廷〔一〕，保任責之侍從，甚大惠也。然監司郡守，所繫尤重，乞詔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二〕，保任以聞，朝廷籍錄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明正謬舉之罪。庶幾監司郡守之選益精，而四方萬里皆蒙實惠。《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七〇七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二，《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

〔一〕此句疑當作「除授自於朝廷」。

〔二〕具：原作「例」，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乞令進對臣僚具錄聖語關報史官奏

紹興七年七月八日

進對臣僚，獨以天語私相傳布，不關史官，在於記注，誠爲闕典。今隱匿聖語〔一〕，具有明禁，恐群臣或未盡知，乞頒降吏部，遇有進對臣僚，俾具錄關報。《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八（第三冊第二三八〇頁）。

〔二〕匿：原作「慝」，據文意改。

乞陝西諸路給還不從僞之人等籍沒產業奏

紹興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陝西諸路昨陷僞齊州軍〔二〕，官吏軍民有結約投歸朝廷，或通報事宜往來之人，因人告發，或緣事彰露，及堅守城寨被害之家，籍沒過產業，仰州縣並行勘驗給還。如田土屋宇已經請佃轉賣，及給與告人充賞之數，亦仰追改給付。如敢違戾，當職官先次放罷，取旨重行竄責，人吏決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四（第六冊第五九〇五頁）。又見《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

〔二〕僞：原作「爲」，據文意改，《宋史》作「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可證。

乞旌賞福德禪寺及雲臺觀奏

紹興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涇州長武縣福德禪寺，舊有安奉太祖皇帝御容，并華州雲臺觀真宗皇帝御容，比緣兵火，寺觀各能保護，並無損動，欲望少加旌賞。《宋會要輯稿》禮一三之一二（第一冊第五七九頁）。

乞褒擢陝西節義之士奏

紹興九年九月四日

臣入陝西采問節義之士，有原州通判米璞，當劉豫僭竊、群僞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前知隴州劉化源，建炎間守隴州，城既陷，虜使人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販賣蔬菓，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前博州簽判劉長孺，當劉豫僭逆初萌之日，嘗致書於豫，勸其轉禍爲福，豫毀除告命囚之，而日後復起之以官，終不屈。三人皆老病〔二〕，乞並特除官觀差遣，仍與進官，庶幾激勵風俗。及有陰暲，陷隔以來，守節不仕，已具奏乞差充鳳翔府教授，欲乞更賜褒擢。《宋會要輯稿》禮六一之九（第二冊第一六九一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

〔二〕「三人皆老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臣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長孺亦皆老病，不任道路。」

張姓人自稱上皇五太子事奏

紹興九年九月戊子

永興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第五太子，係杜玘璉皇后之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

軍已差軍祇應，日爲給食。契勘所供年紀、稱呼詐僞不實，已下本軍根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

乞結罷行府職事奏

紹興九年十月十二日

往陝西宣諭，今已回行在所訖，所有行府職事，合行結罷。《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〇（第四冊第三一七一頁）。

乞賜褒恤吳革田敢盧大受奏

紹興九年

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宋史》卷三八〇《樓炤傳》。

乞自紹興暫赴行在所奏事奏

紹興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已到任訖。念臣久違軒陛，切欲一望清光，兼有本任職事，乞依張守、孟忠厚例，暫赴行在所奏

事。《宋會要輯稿》儀制六之二四（第二冊第一九四五頁）。

言紹興府無寬餘錢椿發奏

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昨緣奉使韓球將諸軍闕額錢數請受申請行下本府，認數封椿起發。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得旨展免一年，自來年爲始認發。上府常賦有限〔一〕，實無寬餘可以椿發。《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七六（第七冊第六一三七頁）。

〔一〕上府：疑當作「本府」。

支還徽宗攢宮用過人戶山地價值奏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奉詔打量攢宮用過人戶山地共計二百一十九畝五十七步，除數內五十七畝三角一十三步〔一〕，昨係人戶潛昊、韓俟良、韓遂良獻充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禁地，先支還價錢，每畝三貫五百文足。今來將上件地段充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園並禁地訖，其餘一百六十一畝一角四十四步係潛昇等九名地段，充懿節皇后神園，安奉御下宮禁地，其合給價直〔二〕，欲依昨來買過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地段價直上各

增兩倍，每畝計作一十貫五百文足。及潛昇地內元有蔭檜林木大小一千五百七十八株，估值錢一千一百二十二貫一百文足，潛杲地內有大小林木一千一百七十五株，估價錢七百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足，欲依數支還。其先用過已買潛昊、韓俊良地五十七畝三角一十三步，每畝價值亦乞依此添給。內韓俊良、韓遂良、潛昇、潛杲、潛旻地段並依充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神園。《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二一（第二冊第一三三〇頁）。

〔二〕五十七畝：原作「五十七步」，據下文改。

〔三〕價直：原作「值直」，據文意改。

雲溪居士集序

紹興十三年八月

始余得故朝奉大夫華君鎮《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知其爲好古博雅之士也。疑其文采足以竦動時聽，而名不昭，何哉？紹興壬戌來爲是邦，君之子初成奉君文集一百卷，求余文冠其首。曰多矣哉！余既得盡觀其文，又益以知其人，蓋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也。其名不昭固宜。君之文精深典贍，而詩道麗逸發，其它衆製爛然，皆有體則，非涵養蓄蘊之厚，不能發之如此也。元豐間，孫覺、豐稷在朝，皆薦君堪博士，不報，卒老州縣，其治行泯沒，不得顯白于世矣，而文又不昭焉，嗚

呼，有可惜哉！然初成能盡力以圖傳君之文於世，亦足以不朽矣。君嘗自號雲溪居士，用以名其集。紹興癸亥八月晦日，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樓炤序。《雲溪居士集》卷首。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詒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謝宣城詩集序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

南齊吏部郎謝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績尤精，故李太白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杜少陵亦曰「詩接謝宣城」也。予至郡，視事之暇，哀取郡舍石刻并《宣城集》所載謝詩，纔得二十餘首，繼得蔣公之奇所集小謝詩，以昭亭廟、疊嶂樓、綺霞閣所刻及《文選》、《玉臺新詠》、本集所有，合成一編，共五十八篇，自謂備矣。然小謝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傳，如《宋海陵王墓誌》，集中有之，而《筆談》乃曰此銘集中不載，蓋雖存中之博，亦未之見也，而余家舊藏偶有之。考其上五卷，賦與樂章之外，詩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聯句，他人所附見者不與焉，以是知蔣公所謂本集者非全集矣。於是屬之僚士，參校謬誤，雖是正已多，而有無他本可證者，故猶有闕文。鋟版傳之，目曰《謝宣城詩集》。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于本傳、《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紹興丁丑秋七月朔，東陽樓炤題。《謝宣城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驚秋堂記

余嘗典樞務，入揆庶政，出綜戎行。今上駐蹕臨安，登吳山，覽西湖，輒動北顧之思。二聖未還，境土未復，昔人中流擊楫，聞雞起舞，豈漫然哉！蓋以國步多艱，四郊多壘，志士所以觸物而感激於中，而不可遏也。余適在衰經，哀痛之際，益深懷國之憂。偶自南府往觀故居，見池水清漣，天光雲影，某童子時所釣遊處也。正金風蕭瑟，梧葉飄颺，游魚出沒，芰荷菱芷，殊香異馥，四顧雲山，萬木蒼蒼，胥商意也，物遭之而色變，木遇之而葉脫。徘徊斯塘之上，而惕然若有所驚，因名曰「驚秋」。何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時至於秋，凡物之生長，於是乎收焉。觸目激中，寧無故宫禾黍之思乎？二聖之在朔漠，寧無宴饗北面之情乎？王業偏安，寧無拓清圖大之志乎？夫尺土皆王土也，開府南郊，君之賜也，故居之適，亦君之遺也，余有焉，余自安焉，君之故都何在也！臨斯塘，睹斯景，戚焉而驚動於心，擊楫起舞，誠有異代而同情者。余願因秋風之驚，凡荷戈執戟者同此心焉，百揆庶思同此心焉。文吏思死其職，武吏思死其兵，追奔逐北，蕩平中原，以雪祖宗數百年之耻，而大我興圖。則今日驚秋之堂，亦激發忠憤之一機，其有關於社稷爲不少也。因記之。光緒《永康縣志》卷一五，光緒十八年刻本。

存心銘

穹然者天，高而明也。隕然者地，博而厚也。人與相參，曰維心也。有心不存，天地閒也。涵養乎靜，全其理也，省察乎動，防其欲也。厥要維何，主乎敬也。終始惟一，心即存也。厥心既存，天地似也。推而施之，四海平也。擴而充之，萬物育也。克聖克賢，人無愧也。光緒《永康縣志》卷一六。

（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二五

韓 璜

韓璜，字叔夏，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宗武子。南渡後居衡山。從胡安國講學，建炎四年賜進士出身，守監察御史。紹興元年爲右司諫，五年爲廣南西路判官，六年改提點刑獄。責監潯州商稅。累官至廣西提刑。議論多忤秦檜旨。與胡寅、向子忞善，時稱三友。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七、三八、四一、四三、四六、六三、九一、九七，《宋元學案》卷三四。

陳民間疾苦奏

紹興元年正月

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

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蠲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惓惓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一。

請追奪曾紆官爵奏

紹興元年九月

今日禍首，實自王安石變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斂刻剥之事，布皆與謀。逮建中靖國初，故相韓忠彥守正持重，布爲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爲，卒逐忠彥而成京賊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爲身，本非國計。紆在宣和間，奔走閹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爵矣。近乃撰造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七。

書余襄公集後

紹興七年

景祐歲，范文正公貶不以罪，大臣肆忿，臺諫緘默。余公、歐公交章辯論，義氣所激，非爲利也。既連坐竄逐，後復中以奇禍。果有利心，肯爲是耶？是舉也，有東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錮之禍。文忠公著《朋黨論》，意有規於後也，卒不能救紹聖、崇甯之橫流，至使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掃蕩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事之微漸，甚可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收燼起

廢，士氣復振〔二〕。然窺閒投隙，挾舊圖新者，尚可懼也。嗚呼！以公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文聲與歐陽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諡號，攷秦漢之興亡，以儒爲正，以釋爲權，皆後學所當知者。寓意賦詠，欲嶺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來，以辨清濁，凡宜施於今日。屬除日賜告，獲閱一過，訂正謬誤數十字，因書於後。紹興丁巳穎川韓璜書〔三〕。《武溪集》卷二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光緒《曲江縣志》卷一〇。

〔二〕復振：原作「振復」，據《曲江縣志》乙。

〔三〕穎：原作「隸」，徑改，穎川乃韓氏郡望。

甘棠橋銘

子產濟人，未知爲政。昔者鄭人，溱洧是病。以輿爲舟，顛倒冠履。先王之政，民未病涉。油油陽水，環郭而流。維桂之民，朝夕浣漱。孰謂此水，可狎而翫。莫或抗之，咫尺壞斷。有梁其空，百柱下攢。覆以土木，平地之安。負挈而趨，有續無止。不褰不濡，孰知履水。小傾弗支，至於大壞。二紀之餘，獨其名在。維昔之人，不慮不圖。紛彼水濱，爭舟而呼。顯遠方公，甚惠而慈。恤民之力，如己勤之。斂材鳩工，始更作新。輦飛蜨垂，如化所成。傍欄業業，上屋渠渠。中容車駟，邊列

賈區。我來自東，見此永歎。宛如昔遊，茗雪之間。桂人謂我，公我子產。政則過之，視此輪奐。我名此橋，實曰甘棠。如古召公，紹不可忘。使我百年，以安易危。邦人之名，邦人之思。《粵西文載》卷六〇。（以上楊世文校點）

宋唐卿

宋唐卿，紹興中爲內侍省副都知，遷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卒贈清遠軍節度使。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三之三，《宋史》卷四七四。

題蘭亭帖

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王羲之《蘭亭叙詩》真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會稽僧得之，詔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撫於石，真蹟復入昭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間又歸內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榻奚翅數十百，卒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羲之復書此叙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學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真本，旅愁頓解。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謹識。《蘭亭續

汪 勃

汪勃（一〇八八——一一七一），字彥及，黟縣（今安徽黟縣）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嚴州建德主簿。紹興十三年，除太常簿，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復遷御史中丞。十七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論事與秦檜不合，上章求出，遂以端明殿學士領外祠，後起知湖州。在湖有惠政，人稱頌之，詔進秩三等。退居，以教子孫爲務。乾道七年卒，年八十四，追復龍圖閣學士。見《新安志》卷七《汪樞密傳》，《新安文獻志》卷八一《參政汪公墓誌銘》。

乞令州縣摹刻御書孝經奏〔二〕

紹興十四年七月

竊觀陛下萬機之餘，親寫《孝經》，近頒之諸郡，皆止奉安于泮水，雖卿大夫多有不獲藏蓄爲恨，而況於庶人乎？乞令諸郡募工摹刻，自郡達縣，自縣達鄉，皆使家藏而戶曉，庶幾普天之下，風俗曠然而大變。《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一九（第三冊第二二七八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此文與《宋會要輯稿》頗異，附錄於此：「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

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

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奏

紹興十四年八月

臣伏睹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群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一〕。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鑠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采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丕應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道命錄》卷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一二，《永樂大典》卷八一六四，嘉慶《黟縣志》卷一五。

〔一〕上：原作「土」，據《永樂大典》改。

乞於四川置總領司專掌財賦奏

紹興十五年十月

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戶部，外道則隸總領，責有所歸，事且易辦。欲依此例，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四。

劾李穎士疏

紹興十六年十一月

刑部員外郎李穎士，傾險回邪，稟自天性。昨以趙鼎用爲大理屬，陰懷附麗。及鼎之去，則不輟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贐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亟休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謬用其心爲可惜。」聞凌景夏、樊光達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冲之罷，則曰「一時勢使然」。今雖爲郎，尚怏怏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至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裁斷，以厭士大夫之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釋法雲

法雲（一〇八八——一一五八），俗姓戈，字天瑞，自稱無機子，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幼習佛法，十歲受戒。紹聖四年，出遊四方。首參通照法師，習天台教；次投天竺敏法師，最后得法於南屏清辯法師，名動叢林。後受通議大夫應安道禮請，住持松江大覺寺，賜號普潤大師。法雲研精佛法，博通經史，兼善詩文，多與士大夫唱和。紹興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一。著《翻譯名義集》七卷（存）、《息蔭集》若干卷，并注解《金剛經》及《心經疏抄》等。見《翻譯名義集》卷一附元釋普洽所撰《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業記》。

翻譯名義集序

紹興十三年八月

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僧傳》云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故以此方之經而顯彼土之法。《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通西言而云譯者，蓋漢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而譯《四十二章》，因稱譯也。言名義者，能詮曰名，所以爲義。

能詮之名，胡梵音別。自漢至隋，皆指西域以爲胡國。唐有彥琮法師，獨分胡梵，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言梵音者，劫初廓然，光音天神，降爲人祖，宣流梵音。故《西域記》云：詳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音同，氣韻清亮，爲人軌則。或問：玄奘三藏、義淨法師西游梵國，東譯華言，指其古翻，證曰舊訛。豈可初地龍樹，論梵音而不親；如以耆闍名驚，掘名頭，奘云誰也，合云姑栗羅矩吒。三賢羅什，譯秦言而未正。什譯羅睺羅爲覆障，奘譯羅怛羅爲執日。既皆紕繆，安得感通？澤及古今，福資幽顯。今試釋曰：秦楚之國，筆聿名殊；殷夏之時，文質體別。況其五印度別，千載日遙，時移俗化，言變名遷，遂致梁唐之新傳，乃殊秦晉之舊譯。苟能曉意，何必封言，設筌雖殊，得魚安別。法雲十歲無知，三衣濫服，後學聖教，殊昧梵言。由是思義思類，隨見隨錄。但經論文散，疏記義廣，前後添削，時將二紀。編成七卷，六十四篇。十號三身，居然列目；四洲七趣，燦爾在掌。免檢閱之勞，資誠證之美。但媿義天彌廣，管見奚周，教海幽深，蠡測烏盡！其諸缺疑，傾俟博達者也。時大宋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仲秋晦日，居彌陀院扶病云爾。《翻譯名義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自勉文

雪山大士，求半偈而施身；法愛梵志，敬四句而析骨。久沉苦海，今遇慈舟。秉志竭誠，采經集論，宜安像前，燒香禮拜。息塵勞之雜念，游般若之法林。終卷掩帙，攝心靜坐，照元明之本體，復常寂之性原。雖萬有以施爲，然一無而亦絕〔一〕。無機子法雲奉勉。《翻譯名義集》卷一。

〔一〕然：四部叢刊本缺，據大正藏本補。

務學十門

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教而復顯云爾。

不脩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爲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軌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登聖道之梯磴。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執我見，僞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曰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爲模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密室燈光徹窗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荒唐。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闇誦，師方驚嘆，乃爲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投佛圖澄，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困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著。」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扇，俗懷侮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爲業，餘人一月工誦，覺

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罽賓高德盤頭達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倣世精草隸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輦俗，而可接於清才。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狂簡之言，

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睹，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真宗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固辭曰：「告官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赤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畫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一」，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共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爲生佛之母，亦爲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筌篲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筌篲聲彈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

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
儆，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緇門警訓》卷
一。（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自：疑當作「目」。

全宋文卷三九二六

洪 皓

洪皓（一〇八八——一一五五），字光弼，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主台州寧海簿。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嘗截留浙東綱米以濟災民，人稱洪佛子。建炎三年，以諫移蹕建康爲高宗所知，時議遣使金國，遂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仕劉豫，皓不從，遂流放冷山，復徙燕京。在金凡十五年，累拒受金人官職，且多次密報金國內情，忠義之聲聞於天下。紹興十三年得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以論事忤秦檜，出知饒州，復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時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諡「忠宣」。著有《鄱陽集》十卷、《春秋紀詠》三十卷、《猷軒唱和集》三卷、《帝王通要》五卷、《姓氏指南》十卷、《松漠記聞》二卷（存）、《金國文具錄》一卷等。見洪适《盤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行狀》，《宋史》卷三七三本傳等。

《鄱陽集》原本已佚，今傳世《鄱陽集》四卷乃清四庫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本書所收洪皓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底本，該本含文一卷。參校清同治三十二年三瑞堂刊本（簡稱三瑞堂本），該本附拾遺

一卷。又輯得佚文十一篇，合編爲一卷。

乞不發遣趙彬等家屬劄子

臣聞昔韓起相晉，謁環于鄭伯，子產弗與。子太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未可以貳，何愛一環，以取憎於大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起雖買諸商人，子產終不肯獻。臣又聞之，鄭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叔乞，晉人使問乞之立故，駟、乞欲逃，子產弗遣，對其客曰：「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有？」夫以一環之微，子產弗與，一大夫之立，子產不易，非故欲取怒於晉也，蓋君子爲國，張其綱紀，作事謀始，始之不圖，克終者鮮。臣竊聞泗州移牒揚州，以行臺符劄根刷趙彬、楊憲等家屬，僅三十家，朝廷將欲從之。事干國體，不敢不論。如趙彬與張中孚、中彥，頃當割地之時，陰爲逆謀，不願歸朝，故元帥撻辣不從〔一〕，其議遂塞，厥後不得已入覲。臣嘗累狀，乞不發遣此二人者。既至東京，嘗附文字與今元帥兀朮〔二〕，大有怨言。將來兀朮必付以陝西兵權，恐爲國患，則趙彬家屬，豈可遣也？楊憲爲張邵之副，雖已換官，嘗過燕山，密語臣有來歸之意。今若遣其家屬，是絕其歸路。王倫等數家，金國又將取之，援例移文，其將何辭以拒？臣近過封丘，見主簿熊叔阮，言前爲路允迪官屬，再取河南，已有宣命，云應緣江南差到官屬，並令行臺發遣歸南。行臺

沮格，各與差遣，不肯放歸。又金人發遣臣等三人，而三節人從，雖係淮以南者，皆不肯遣。陳過庭以下，官屬人從，南人甚多，更不根刷。自古兩國通和，使人即合發遣，如匈奴之無知，蘇武之歸，猶召會其官屬，常惠等九人亦在遣中。金人既限以淮之南北，雖在南者，亦不肯發，非有所惜也，慮其間久在北地，知其虛實情僞，故靳吝不遣。朝廷今以趙彬等家屬爲不緊要，其間多知朝廷虛實，如宇文虛中以儒術進，嘗爲近臣，猶且賣國圖利，靡所不爲，況其下者乎？兼此三十家自經兵火之後幾二十年，雖流落異鄉，而求田問舍，媼亞親戚，率皆眷戀東南，豈肯轉徙北地？昔漢文帝強遣中行說，卒爲漢患，不可不鑑。誓書雖有自淮以北發還之文，朝廷不問南北，已徇所求，而金人未嘗還自淮以南者。今再有所請，乃出行臺之意，非金主之命，朝廷何懼，遽欲從之？臣愚輒有二策，寢而不報，則策之上者倘已許可，第用刷會爲解，或令揚州移牒對境，備申行臺能發遣拘留使人及其官屬人從，并已得旨揮許放而擅留，若劉彥適、熊叔阮等輩，此亦當如所請。以此拒之，保無後悔。或作劉彥適等及奉使人家屬陳乞團聚爲辭，亦可也。昔齊人懼孔子爲政，將致地於魯，犁鉏請先嘗沮之，乃遺以女樂文馬，而孔子遂行。金國已爲蒙兀所敗〔三〕，屯田拒守，進退不可，姑欲示強以試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見輕矣。臣繫留之久，粗得要領，輒敢陳其梗槩。萬一緣此渝盟，致尋干戈，誤國之誅，不避斧鉞。伏望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特賜留神，則天下幸甚。《鄱陽集》卷四。

〔二〕撻辣：原作「達賚」，據三瑞堂本改。

〔三〕兀术：原作「烏珠」，據右引改。下同。

〔三〕兀：原作「古」，據右引改。

進金國文具錄劄子

臣所編金國行事，以其仿中國之制而不能力行，徒爲文具，故號爲《文具錄》。謹繕寫成二冊，本欲今日朝見進呈。爲臣連日抱病，不曾前期投下膀子，不獲俯伏闕庭投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鄱陽集》卷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

又跋金國文具錄劄子

紹興十三年九月

臣拘繫絕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計錄。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藁，幾沮歸計，應有書籍，悉被敹留。臣之所編，若緊切者，懲艾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祿格、封蔭、諡諱，皆出宇文虛中，參用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輒舉其廢置施設之略。近歲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位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爲從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部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御史大夫、

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舊在燕，官亦不設。秘書省今在燕洪法寺，監、少、丞、郎皆備。中丞唯堂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二〕，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鮮有論事者。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贓穢，略無忌憚。其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中令居其下，仍爲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初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却稱參知執政。猛安謀克〔三〕，以管女真戶爲上，雜以漢人爲下。都事令史，多以登進士者爲之，預其選者，人以爲榮。凡丁家難者，不以文武高下，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輪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陟，皆由都事令史好惡。其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與轉一官〔三〕。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四〕。河南州縣選人，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者受賂，遂廢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文至直秘閣，皆謂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爲高。六曹郎官，舊依遼例，皆稱尚書，故以侍郎爲重。今則自侍郎以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侯、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閣門承應，三品內供奉，五品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

朝人換官，以進士爲上，奏蔭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倖使。初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虛中既在翰林，乃誘后舅都檢點，乞增正品俸，比從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俸，則三品亦例增矣。麩每秤折錢三千，直省官主供過，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爲之。引接用衙校牽櫓，僉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取其直而蠲其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千里，貧者甚苦之，出錢七八千乃免。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并閔而諱之。自泗至會寧，驛舍地里，謾具於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梗槩，以備一覽。臣無任昧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臣皓謹記〔五〕。《鄱陽集》卷四。

〔一〕此下原注云：「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

〔二〕猛安謀克：原作「明安穆昆」，據三瑞堂本改。

〔三〕磨勘之法每一任：原無，據右引補。

〔四〕「法」及下句首字「河」：原無，據右引補。

〔五〕「紹興」句：原無，據右引補。

辭免直學士院狀

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學問文采，靡有寸長，銜命被留，涓埃無補，有幸任使，方幸生還。而臣頃以奪哀，未畢襄事，慈親耄至，甘旨久違，人子之心，不遑朝夕。已祈外補，尚闕俞音；豈意誤恩，躡躋華貫。況禁林之妙選，極儒者之至榮，內閣清高，珍臺優逸，皆非謫薄所可勝任。伏望睿慈收還成命，檢會臣前奏，改授臣鄉郡差遣，庶安愚分，得遂私情。《鄱陽集》卷四。

諫移蹕疏

今內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鄱陽集拾遺》，三瑞堂本。又見同治《樂平縣志》卷一八。

請撫卹李成疏

李成以朝廷不撫卹、稽軍饟，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進官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鄱陽集拾遺》。

密奏機事書

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傳》。

又密奏書

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携。朝廷不知虛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爾。所取投附人，只欲保江南，歸之可也，猶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鄱陽集拾遺》。

蠟 書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鄱陽集拾遺》。

到闕上書

王倫、郭元邁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鄱陽集拾遺》。

賀左相封陳王啓〔二〕

伏審顯奉制書，進封王爵。天臺增重，海宇均歡。竊以太皞舊墟，胡公故國，星分壽域，郡占淮陽。漢章帝敦友于之情，唐文宗篤猶子之愛，皆昨茲土，各私其親。偉前事之有光，廼元勳而是建。某人五京耆舊，一代豪英。智略輻輳於帝前，名聲藉甚於朝右。屬有非常之事，遂成不世之功。管叔流言，周公猶且致辟；燕王長惡，子孟未免行誅。內難既平，中台不圻。愈協赤烏之瑞，肇開白馬之盟。邑食萬家，位超九等。亞夫之破吳楚，仍舊條侯；尉遲之擒隱巢，終於鄂國。至於官崇上相，爵作真王，在古罕聞，於今希見。某將命萬里，待報九年，喜雖倍於稠人，賀獨遲於下客，其爲欣懼，曷勝敷陳！《鄱陽集》卷四。

〔二〕題下原注：「時誅兗、魯諸王。」

答彥清謝昭武啓

伏審祇受渙恩，躡升昭武。除目初至，歡聲遂馳。閣下才高氣清，謀宏識遠。一命已躋於四品，三師何待於九遷？更新名以拜新官，仍舊貫而兼舊職。增光史院，益大相門。凡在交遊，無不忻愜。未遑修慶，先辱騰緘，感愧惟深，敷叙奚既！
《鄱陽集》卷四。

賀宇文正旦啓

伏以獻歲發春，元正首祚。屬三微之底慎，宜一介之言還。執事學考淵源，辭潤金石。早貳幾微之密，遄膺遣送之華。一星告終，有功宜歌於四牡；五善思獲，授位即面於三槐。臭味既同，善言非溢。
《鄱陽集》卷四。

上韓相昉辭換官書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也。徐庶從蜀先

主，母爲曹孟德所獲，以方寸亂而遂辭，孔明相善，亦不止。烏震歸唐，莊宗母爲張文禮所執，雖手鼻斷而不顧，永叔以爲大不孝。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潁谷封人，職之卑者也，猶愛母而舍肉；翳桑餓人，士之困者也，猶念母而舍食。烏有反哺之慈，譙子作訓，以稱其孝，梟有返噬之逆，漢帝作羹，欲絕其類。伏惟執事少賜詳察，度其心而處某焉。重念某踰越險阻，萬里尋盟，備嘗艱難，一終聽命。既更成而不結，遂懷怒以相侵，使在其間，禮不當執。後車駕省方而至，遇雷雨作解而蘇，矜其困窮，俾之換授。德雖至厚，然日月不照覆盆；情固可哀，彼禽獸猶知有母。恐負終堂之痛，長懷陟屺之思，憂極腸回，泣盡目腫。於親有害，在義當辭。湛恩雖等於丘山，丹懇敢控於廊廟。願推惻隱，藉報劬勞。終養有違，已愧烏之不若；貪饕不顧，茲比梟以何殊？儻辱台慈，特垂錫類，則百歲老母，不虞被戮之亡；而一介行人，得申來諗之告。爲親而屈，何憚乞憐？惟命之從，豈敢逃死！

《鄱陽集》卷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

懇婚朱氏書

周徙洛陽，匹莫高於秦、晉；梁都江左，婚必取於朱、張。自視衰門，敢攀右姓？某人夙聆婦訓，德議歸人。某粗讀儒書，年當授室。顧蒸嘗之重，或可亢宗；惟幣帛之微，聊充言定。《鄱陽集》卷四。

納幣婚書

風不相及，遂疏寓於書郵；秋以爲期，茲略陳於幣物。伉儷將庇，室家是宜。想蒙眷私，弗以菲廢。《鄱陽集》卷四。

使金上母書

皓遠違膝下，忽忽十二年。中間兩大病，天憐羈苦，偶幸再生，日夜憂愁。娘娘年高，恐不及一見慈顏，以此痛心，殆不堪處。皓自酉年閏八月至太原，明年十二月至雲中，兩處供給幸不缺。又明年五月，元帥晉王驅皓詣冷山悟室監軍家，監軍使皓教其子昭武。是行在途兩月，跋涉四千里。冷山距金都二百五十里，其地苦寒，九月而雪，四月草始生。十年中受盡艱辛，不可勝說。衣著更不與，盛夏服粗布。隨行使臣沈珍、兵士丘德、党超幸在，張福、柯辛已死。皓至冷山之明年春，元帥嘗許還南。將行，監軍父子堅不肯，比至草地，元帥雖怒已無及，乃遣王侍郎回。三二年來，監軍稍相信。前此見問南中事，皓不識其意，每每煩惱。戊年金軍過江，有虜到秀州人，後却到冷山。皓以秀事問之，雖知此州官吏並前期往華亭，免遭俘掠，終不得端確，緣此憂惱成病。監軍後除右丞相，不

主和議，前年七月罷知興中府。故宋、兗、魯三王內外用事，欲割地以和。去年正月，復召悟室入，專權益甚。三王不勝忿，謀共除之，爲二吏所告，七月三日，遂誅三王。九月，王侍郎來，留肇州，遣其副因索進奉及取投附人。朝廷既無素備，其銀絹禮數合入商量，乃一切峻却，遂至交鋒。雖順昌軍捷，岳帥衆集，忽報班還，何補何補！使臣履危受辱不足惜，當念上皇神樞久寓遐荒，太后年高，寧不思國！宗室困辱不忍說，生靈轉徙，何時休息！謂宜權以濟事，況爲親屈，所當容忍。悟室嘗問歲幣，皓答云：契丹景德中雖有此例，緣山東、河北產絲蠶，其地今屬金國，責之東南，恐不如數。金三千兩，景德無之。又問正朔，皓答云：年號本朝所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年號，若表書來當用此間年號。又問封冊，皓答云：此是虛名不必較。又問投附人還可得，皓答云：「昔東魏侯景以十三州投梁，有衆十萬，後敗於壽春，纔存四百。武帝欲以景易其姪淵明，景遂作亂，陷臺城，弑二帝。景雖即滅，梁祚亦亡。監戒甚明，恐不許，必須許亦不肯來就死，徒成禍亂。」悟室曰：「我亦道不可得，大人云須得投附人至，若不至，自壞爾國家。」久之，謂皓曰：「隨我到濟州看春水，爾是直性人，言語樸實，與我言合，得爾去與大人商議，我約監公佐。四月間到來，若三兩樁事從得，使爾歸國商量。」遂以三月半到濟州，四月四日回冷山。居八日，悟室又云更隨我到燕京。以二十三日□，五月初到草地。及聞莫將北來，所請皆不從，大怒，起兵向河南。及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未幾而岳帥軍回，吳璘兵大敗，河南關西故地，一朝復盡得。八月十八日皓與宇文相公先入燕，至九月七日車駕入。宇文去冬教悟室子孫，因此遂爲謀畫，每屏人私語至夜分。悟室問江南如

何可取，宇文云先取四川。宇文前此已知貢舉及充規畫三省使，遣官制禮，凡百與議。今有男女二人，自云南中一子是過房，一女是庶出，老年無親，惟此二子。自與悟室商議，換授光祿大夫、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詳定禮儀，欲得皓亦換官，庶幾朝廷知得例換。九月二十二日，悟室父子八人同右丞相蕭慶父子四人皆絞死城外，焚之，謂其跋扈擅命也。皓雖失倚託，幸免換官，亦未敢理會，請且授教一童爲饘粥之資。近又聞例有換授，擬皓朝散郎、翰林院直學士〔二〕。皓自聞此議，日夜號慟。有招烈大將軍者〔三〕，晉國之弟，從前相愛，聞此見憐，遂同晉國之子見平章相公，懇老母累重，乞免換授。雖已見許，未知其他宰執如何，更旬日間可決矣。娘娘年高，寧不因皓重添憂惱，然爲國忘身，自古有之，無可奈何。所願免得換授，將來和定，須可圖歸，萬一不免，老小長訣矣。臨紙拉淚，悲不自勝。申年十一月晦日，皓百拜。《鄱陽集拾遺》。又見同治《樂平縣志》卷二六。

〔二〕朝散郎：此下原有按語，云：「案《金史·百官志》，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正七品以下稱郎，無朝散郎一階，此『郎』字疑『大夫』之誤。」

〔三〕招：原按云：「疑作昭。」

清慧師偈序

目擊道存者，已離文字；門開方便者，必應機緣。非述偈言，莫明心要。自衣法傳暨五祖，致頓漸分爲二宗。四句實符，三乘迴出。不拘聲律，香嚴成二百篇；遂著源詮，圭峰集一百卷。偈之不可已也如此。清慧師者，神姿秀徹，德宇寬宏。妙齡心出家，亟受戒具；壯歲身出世，尤善總持。居鎮府之洪濟者十年，嗣金臺之延聖者七稔。夙具道眼，久振真風。行解相應，遐邇歸嚮。由佛祖之覺路，向上流通；救道俗之迷情，箇中悞入。異尋文之狂慧，非守默之癡禪。聊示五言七言，不勞一擲三擲。體兼騷雅，辭備頌詩。凡四百章，僅二萬字。擬閑老則加倍，視密公則渾成。得自胸中，求非紙上。宜燕人之鏤板，欲傳無窮；屬楚客之抽毫，將託不朽。然磨磚作鏡，莫辨妍媸；若握土成金，豈容踴躍！冠於篇首，愧以謬愆。《鄱陽集》卷四。

春秋紀詠序

董生有言：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不知其權。是則《春秋》經世，學者所當知也。啖氏有言：《春秋》之文，簡易如天

地，著明如日月。三《傳》互失經旨，後人不識宗本，因《傳》迷《經》，因疏迷注。是則《春秋》奧義，學者未易明也。柳子有言：說《春秋》者百千其人矣，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窮老盡氣，莫得而本。是則《春秋》衆說，學者患其繁也。僕幼好此書，深求其意。孜孜講肄，星竊譽於賢關；錄錄攝承，久徒勞於仕路。耽於坐隱，困於賓談，學殖荒蕪，詞源骹骹。念熙寧、政和之際，斯文具存；逮靖康、建炎之間，茲科復設。時雖用武，主實右文。增置絳帳之員，振發青矜之志。尚慮聖經深秘，傳訓異同，注惑專門，疏迷捷徑，諸家解釋，橫議紛紜，嘗欲刪其繁辭，繹以成說。俄鍾厄運，荐遭閔凶，殘喘苟延，宿心遂負。遂出疆以結好，尋屬盟寒；復除館以繫留，患踰內熱。蹢跚度日，荏苒終星。學習饒饒，徒騷心而揚耳；書空咄咄，漫思古以傷今^{（一）}。倏過始衰之年，方恥無聞之畏，召茲魂魄，收厥桑榆，景行前人，日哦古記。經必究其褒貶，未免闕疑；傳須考其依違，寧忘糾謬？注疏闊略，經史旁通，僅成十篇，皆以四句。恨典籍之甚少，慚聞見之無多，聊啓規瑱之端，莫明筆削之意。言關美刺，庶率循於舊章；體乏風騷，應見嗤於流俗。蓋貴耳賤目，常人之情；而尊古卑今，學者之病。說詩聞禮，謂高第之啓予；觀史修經，期後世之知我。將聖尚爾，蠢愚謂何？《玄經》之苦揚雄，劉子駿初亦致誚；詩史之窮杜甫，王昌齡輒敢求疵。雖不自量，遑恤爾謗。姑欲貽於佩鞮，何庸示於搢紳！前執政宇文公大名鏗錡，英辭溫潤。喜《易》而作傳^{（二）}，南紀宗師；采魯史以立言，北方矜式。纔聞後進之詠，亟辨先朝之誣。製序訓名，殆將託於不朽；斷疑傳信，固可則之無窮。請俟他年，別爲集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二。

〔一〕漫思古以傷今：原作「漫思以古傷今」，據文意改。

〔二〕按句式，疑「喜」字下脫一「周」字。

張洗馬清安集序

教以文爲先而行次之，文以氣爲主而學將之〔一〕。清安張洗馬嘗從事於斯矣。觀其著《忠孝論》、《反哺詩》，可知其操行；《斗運四時》、《管還爲宮》二賦，可知其強學。《擬古》諸篇，慕謫仙之風度；《大旱》等行，窺少陵之藩籬。可謂文行兼修、氣學相副者也。若天假之年，文必高乎當世，行斯繼於古人。然而少年登科〔二〕，壯歲無祿，雖稟俊逸之才，莫錫中下之壽，素志弗伸，後嗣不立，是可哀也。歿後五十年，姪遙郡者出其集以示予，故爲序其梗概，使北方之學者將有感於斯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

〔一〕學：原作「孝」，據文意改。

〔二〕科：原作「利」，據文意改。

跋天章待制劉公隨墓誌

昔子產相鄭，有君子之道四，厥愛存於民，仲尼曰「古之遺愛」。叔向佐晉，數叔魚之惡三，其直聞於國，仲尼曰「古之遺直」。待制劉公其補外也，興利除害，蠹若蠻夷，猶知去思，非愛而何？其入廟也，獻可去否，尊如太后，猶受讜言，非直而何？其直其愛，有古人之遺風，亦可謂難得矣。其告終也，實錄載之；其襄事也，誌銘寵之。斯可謂不朽矣。然歷年踰百，遺風將泯，喪亂未平，後嗣不振，非宇文公重爲潤色，何以取信於當今，且將傳疑於厥後。裔孫宣子，廼能屬大手筆以顯揚其先祖，是可嘉也。雖淪落遐方，假折肱以餬口，搢紳見之，當爲改觀。《鄱陽集》卷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

跋李利涉命氏編

姓氏族譜，古人甚重，以辨昭穆，俾之不亂，以別婚姻，俾之不犯。古有史官，漢有官譜。晉有譜局，以助選舉，又有譜學，以明傳受。宋因晉制，齊、梁亦然。元魏遷洛，妄賜踰百，雖別姓族以爲選格，譜系亂華，稽考惟艱。唐興，賜姓多及裔夷。厥後亂離，尤乖古制，屢撰志錄，荐肆紛更。

路、韋、蕭、孔、兩柳、二李、殷、林之徒，譜學皆明，著書亦衆，各據狀承，莫能諳究，因生祚土，寢失其本。謂僖以謚爲氏，魯僖公之後，不知黃帝之子十有二姓，而僖姓居其一焉。僖十八年，晉文公過曹，僖負羈餽餐置璧，後十年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稱族則非一家。又五年僖公卒。豈有僖公在位前十五年，子孫以謚爲氏乎？則僖姓也，非氏也。謂胡以謚爲氏，陳胡公之後，不知胡乃國也，在汝陰之南，魯襄公娶其二女，屢見於《春秋》。則胡以國氏，非以謚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以僖公爲謚者數人，豈獨魯乎？春秋之前，諸侯以胡爲謚者有齊，豈獨陳乎？不知諸家何據而言。僕作《姓氏指南》，每規其失。昔在雲中，因申繻之對，作詩十四篇，粗論賜命之旨。嘗爲仲堅工部言，仲堅欲得之，會予有疾，未能如約，姑書此以見梗槩云。《鄱陽集》卷四。

跋王右軍帖

此帖墨色剥淡，紙理碎裂，石刻所無。唐貞觀間，藏於弘文館，太平公主得之，後歸明皇。後爲李德裕所有，終歸江南李氏。予頃在幽都，見王汭家有宣和舊物，曹子建真蹟并像。其印記及靜華等字，與此正同，特此本無文皇書名耳，似非近世所能臨榻。第跋尾自米芾以前，皆出一手，蓋爲好事者所易云。《鄱陽集》卷四。

楚平王止子旗伐吳

吳取州來，楚弗與校，撫民治國，五年而後用師。今淮右之民，勞罷流散，宜時使薄斂，勿令轉徙無告，中興急務也。《鄱陽集拾遺》。

中和堂記

自宣室《鹿鳴》之詩不作，千有餘歲矣，時與人相背馳而然。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而鄭侯元任之治博羅，復與王益州相埒，乃能推聖德之中和，施於有政，又作堂以名之，追配前人，固無愧色。夫爲政之道二，寬與猛而已。二者相濟，如芼羹之有鹽梅，防民之以禮樂。王褒所謂中和，即夫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也。近世猛者以鷹擊毛摯爲治，刑人若刈草芥，下皆重足立，其失也刻。寬則姑息巽懦，視吏如子，如其誰何，鞭扑生塵，事不一辦，其失也懦。惟精於吏治者不爾。元任丁年以片言悟主，不數歲分虎符，其蘊必有過人者，嶺表吏具見謂苟且。博羅南際海，東與江右接壤，異時他盜肆剽，野無爨煙，元任居湓陽，獨能不鄙夷其俗。既至，示以中州約束，凡有設施，知所先後。首修頽宮，以厲多士，禮行鄉飲，孝弟移風，競綏之弊兩亡。而循良近民，不爲駭俗釣名之事。

吏知其不薄此官也，相率束手奉法，民亦洗心向化。天報屢豐，上下贍足，山行海宿，如在東阡北陌中。棠陰訟簡，乃擴豐湖，以衍吾君好生之德。一亭一榭，丕變埃陋。郡治之西有廢圃，遂培基建堂，規恢軒豁，不侈不隘。役始於去秋之仲，工訖於冬之季，民莫有知者。既成，以享賓客，以合寮類，以接士民，以折獄訟，朝夕從事於斯，上下和悅。州之父老，雜襲來觀，曰：「吾侯爲慈祥平易之政，以字我三年。今將去斯而羽儀天朝，且名斯堂以不我忘。使後之二千石循名以爲治，則惠流此邦，渠有已耶？」予謫居仁里久矣，元任以書來需記甚勤，弗敢虛其請，於是乎書。若乃湖山之秀，風物之盛，予雖老且病，儻遂登斯堂，尚能搦管以賦，使邦人歌之。《鄱陽集》卷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九。

代張遙郡祭妻韓氏文

自供蘋蘩，弗徂門地。鍾禮復行，郝法仍備。持身溫恭，臨事明慧。睦婣交修，臧獲兼濟。不入外言，唯主中饋。家道游心，空門垂意。十有八年，和鳴伉儷。伏暑方闌，秋商荐至。匪天降災，何物爲厲？遽嬰沉疴，俄歎夭逝。下壽非長，猶虧五歲。弔者滿堂，孰不欷歔？偕老弗諧，如賓且置。我痛悼亡，兒號失恃。二毛已侵，四德疇繼？永遂鰥居，終捐鴈幣。用慰孤魂，聊伸獨志。潘詩可哦，莊歌莫綴。未免撫矜，寧忘隕淚？欲遣哀情，爲陳薄祭。《鄱陽集》卷四。

傳戒大師建舍利塔疏

舍利秘藏，將建無縫之塔；檀那追念，必開大施之門。已鳩啓土之工，尚缺合尖之費。須資衆力，共結良緣。短疏奉呈，慳囊隨破。《鄱陽集》卷四。

開泰寺功德疏

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鄱陽集拾遺》。（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二七

釋宗杲 一

宗杲（一〇八九——一一六三），字曇晦，號妙喜，俗姓奚，宣州寧國（今安徽寧國）人。年十六出家，始從曹洞諸老宿游，後謁泐潭文準。政和中，往汴京天寧寺參克勤圓悟禪師。言下大悟，遂嗣其法，以雄辯名，賢士大夫爭與之游。靖康之變，渡江而南，圓悟方主雲居席，命宗杲居第一座，爲衆授道。復避亂輾轉入閩，築菴長樂洋嶼。張浚在蜀，與其師圓悟有舊，及浚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紹興十一年，秦檜以其爲張九成黨，勒返初服，屏居衡州十年，又徙梅州數年。二十五年，特恩放還，明年復僧服，尋賜號大慧。後以朝命住育王，又二年移徑山。隆興元年卒，年七十五，諡普覺，塔名寶光。宗杲提倡看話禪，極負盛名，弟子九十餘人，臨濟一宗至此大盛。所著有《臨濟正宗記》、《正法眼藏》（存）等，門人蘊聞又輯其法語書疏偈頌銘讚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張浚《大慧普覺禪師塔銘》，參呂澂《宋代佛教》。

遺 奏

臣宗杲深荷聖恩，臣今年已衰，遂辭聖世。伏願陛下爲天下生靈保衛聖躬，力致太平，永光佛法。臣宗杲上奏。《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六二頁，明刻本。

答曾侍郎書 一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爲士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腳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腳下著

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覲文殊，於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遍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剎，於一毛孔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諸佛等，剎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如上這一絡索，只在當人末後一念真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尚能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偽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日前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這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妄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禮

菴中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忉怛如許。誰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於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椅蒲團爲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遙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於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大正藏本。又見《佛法金湯篇》卷一四，《徑山志》卷八。

答曾侍郎書 二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之類是也。巖頭曰：「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一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爲窟

宅，聞恁麼說話便道莫落空否，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宗杲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與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證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礙，非干別事。公試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床，驀胸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粗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天下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

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須彌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

答曾侍郎書 三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獃獃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這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這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檗和尚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

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爾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這箇又是認著觸體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既清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云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參，別無佛法指示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

答曾侍郎書 四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

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老胡示：「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坐卧之銘箴，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此說，乃是添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不識曾子細理會否？《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

答曾侍郎書 五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厮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劍，坐毘盧頂上也。宗杲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

幾拜，懺悔平生所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皆泊，唯不能泊於火焰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欄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又見《緇林尺牘》第三七頁。

答曾侍郎書 六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踴躍之至。今諸方漆桶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辯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彊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

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欄柄矣。既得欄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柏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掇，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即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李參政

漢老 一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躍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

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采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爾道。」水潦纔近前，馬祖攔胸一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峰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胸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峰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趁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

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二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李參政 二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剝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

唯一真實在。又如旃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旃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剷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五。又見《居士傳》卷三一，《徑山志》卷八，《緇林尺牘》卷三八頁。

答江給事 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著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覩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南嶽和尚說法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這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峰書尾，杜撰解註，山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

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抓著山僧癢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而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註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爲此事甚力，故作此書，不覺縷縷。《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富樞密

季申〔二〕一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爲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這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

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他了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這般去就。作這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宗杲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真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徑截理會，須得這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垛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語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

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做工夫看，月十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這裏是活底祖師意，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別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二〕季申：原作「季中」，按富直柔字季申，「中」字誤，據改。

答富樞密 二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爲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爲之際，必得相應也未？寤寐二邊得一如也未？如未，切不可一向沈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閣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真大丈夫之

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胸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答富樞密 三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真是自作障礙耳。」若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理會鬧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右見此定以爲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爲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問鬧處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沈，亦不得掉舉。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這便是

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驀聞山僧頌庭前柏樹子話，忽然打破漆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爲浪子偏憐客，想必至誠吐露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全宋文卷三九二八

釋宗杲 二

答李參政別紙 漢老

富樞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剷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彊，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陳少卿 一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爲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曝地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煉，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華上更添空華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箇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但爲虛妄，求真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算後，則乃

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云，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爲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却見省力，便以爲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爲極則。某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卧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這刀子欄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世英嘗以書問雲菴真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真淨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

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污，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爲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華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有恁麼事，又却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爲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陳少卿 二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禪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禪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禪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

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切記取。禪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禪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答趙待制

道夫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礙，爲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裩襠，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

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杲每爲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爲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這般事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這般事，只就黑白未分處，掀了盤撒了子，却問他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答許司理

壽源 一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

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豎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辦，永劫無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遍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乍入叢林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千了百當。嘗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

答許司理 二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

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旃檀，片片皆旃檀。今時有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真可憐愍。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污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六。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劉寶學

彥脩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盂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知。

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話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冲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這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千萬捋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這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爲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爲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頭始得。比暉禪歸，錄得渠答紫巖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遍，讚歎歡喜累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疑也。」彥冲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

所緣，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說心說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諸緣，即時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晝夜不停，如缺二稅百姓相似。彥冲却無許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說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失，更引《周易》內典，硬差排和會，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案未曾結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麼？」當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石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死心破，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橫放蕩，更說甚麼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以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是大丈夫所爲。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彥冲引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見聲

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合得成一塊？彥冲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没，如遊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闡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峰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冲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冲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鞋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必絕倒也。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劉通判

彥冲 一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鑪上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連連得，方知懶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

勞，直說猶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盤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懶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鬧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石頭和尚云：「謹自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答劉通判 二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力處，方始不辜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箇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乎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這箇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缺少，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爾用心處，這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解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答泰國太夫人〔二〕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爾現

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間之樂可比，山野爲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爲貴，糞掃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始爲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取記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二〕泰國：疑當作「秦國」。

答張丞相

德遠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毘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以於念念中，入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口毘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亦非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爲何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又見

《徑山志》卷八。

答張提刑

暘叔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床時，半惶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床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醒半覺未下床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

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

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這箇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種，於有無之間搏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顛。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

又有一種，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爾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爲可憐愍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這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又見《徑

山志》卷八。

全宋文卷三九二九

釋宗杲 三

答汪內翰 彥章 一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定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這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沈，不著意不忘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何處摸捺！一箇汪彥章，聲名滿天

下，平生安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晚年收因結果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念不停。雪峰真覺云：「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爲報滿城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爲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飢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稍煖肚裏不飢便了。只是這兩事，生死魔却不能爲惱。以受富貴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煖，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這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佛者，覺也。爲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爾！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畏。」渠邇來爲此事甚切，亦以瞥地回頭稍遲爲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末後知非底一念爲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這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

答汪內翰 二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爾。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箇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嘗寫去：「得息心

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這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答汪內翰 三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又見《徑山志》卷八。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覲面楚越」。誠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閩嶺佳處，左右能自調伏，不爲逆順關楔子所轉，便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楔子，日用活鱗鱗地，拘牽惹絆他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懶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懶融如是，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七。

答呂舍人

居仁 一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

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又見《佛法金湯篇》卷一四。

答呂舍人 二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棧子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算後，幾時得悟。若存此心，便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著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他人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亦只是呂居仁。疑他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沈或掉舉，皆只是呂居仁。只是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祖同遊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註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却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答呂舍人 三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屎橛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可舉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柰何，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措大家病痛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群動衆，即時怙怙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說者。此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恁麼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

是，編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麼？信得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

答呂郎中 隆禮

令兄居仁，兩得書爲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群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恥。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己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

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搏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列，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又不要引經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話，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糞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他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却更來怱怱怱地問，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書，到這裏一字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爲他放些惡氣息，若只恁麼休去，却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得也。此

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年六十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又要如何了他？殊不知只這欲了知決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閻家老子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有了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死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冰銷瓦解矣。更教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與外道何異？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作何用？渠既許多遠地放這般惡氣息來熏人，妙喜不可只恁麼休去，亦放些惡氣息，却去熏他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師到這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他，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

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三〕，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有不受者〔四〕，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五〕，聽吾偈曰〔六〕：「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七〕。唯有過量人〔八〕，通達無取捨〔九〕。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一〇〕。外現衆色像〔一一〕，一一音聲相〔一二〕。平等如夢幻〔一三〕，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一四〕，一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一五〕。汝勿隨言解〔一六〕，許汝知少分〔一七〕。」志道聞偈，忽然大悟〔一八〕。只這一絡索，便是直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箭射。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又見《徑山志》卷八。

〔一〕此下原注云：「此乃居仁同道。」

〔二〕此下原注云：「可與居仁一狀領過。」

〔三〕此下原注云：「到此請著眼睛。」

〔四〕此下原注云：「猶較些子。」

〔五〕此下原注云：「居仁亦有一分子。」

〔六〕此下原注云：「分疏不下。」

〔七〕此下原注云：「居仁要見實處，但看此一句子。」

〔八〕此下原注云：「未見其人。」

〔九〕此下原注云：「居仁更疑三十年。」

〔一〇〕此下原注云：「居仁在裏許求出無門。」

〔一一〕此下原注云：「莫眼花。」

〔一二〕此下原注云：「賺殺人。」

〔一三〕此下原注云：「救得一半。」

〔一四〕此下原注云：「亦未見其人。」

〔一五〕此下原注云：「只是居仁不肯捨。」

〔一六〕此下原注云：「居仁記此。」

〔一七〕此下原注云：「只這少分也不消得。」

〔一八〕此下原注云：「葛藤不少。」

答汪狀元

聖錫 一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顙上，不爲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

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這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這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曇指爲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這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可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云夏中答隆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爲期，又聞嘗錄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這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因地一下爾。若得因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爾，爾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餅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這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彊爲，法如是故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一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

答汪狀元 二

某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上欠少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彊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搏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揚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

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峰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爲學爲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綠，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間，剎那間悟去，如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爲實亦在我，以爲非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轉地。非是彊爲，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豈有許多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

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辭。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搏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箇道理也。作鈍膀，狀元亦不惡，只怕掇白耳一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

答李參政 泰發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僞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共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註脚，即今這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又見《佛法金湯篇》卷一四，《徑山志》卷八。

答曾宗丞 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他緣作障。只這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也須

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爲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没巴鼻、没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八。

全宋文卷三九三〇

釋宗杲 四

答王教授 大受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欄柄捉把，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所使，流浪生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刀兩段，絕却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欺人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搏量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搏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搏量得、領會得，盡是髑髏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宗杲與渠同在乎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爲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爲藥，不可不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劉侍郎

季高一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大慧普覺禪師語

錄》卷二九。

答劉侍郎 二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湯不用他求〔二〕，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大

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二〕湯：原缺，據文意補。

答李郎中 似表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患無知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簸兩片皮談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而可知也。冲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這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起來，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帖時，不得放緩。這裏是坐斷千聖頂顛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這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起來，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挖泥帶水，納這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宗杲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喏，惺惺著。」又自應云：「喏，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喏喏。」古來幸有恁麼榜樣，謾向這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爲居士指箇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箇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向侍郎

伯恭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遍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宗杲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嘗以此問圓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宗杲復曰：「如宗杲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床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

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悟，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傳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黃知縣

子餘

收書，知爲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爲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趁色力彊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觀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

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臭要做「二」，此箇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他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左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二」臭：疑當作「莫」。

答林判院

少瞻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歸去但與沖輩相親，遞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祝祝。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二〕此下原注云：「此語最親切。」

答嚴教授

子卿

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這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他古人，一箇閑坐也奈何他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這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

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箇人。」這箇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信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人口頭辦矣。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爾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卿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拈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陳教授

阜卿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

事也。左右既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張侍郎 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潞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

上座、雲峰、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又見《緇林尺牘》第三八頁。

答徐顯謨 稚山〔二〕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殺這猢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遶爾。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二〕徐：原作「除」，題下又有小字「稚山」。考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七，徐林字稚山，號峴山居士，又據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有宗杲所作《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二篇，則「除」爲「徐」之誤無疑。據改。

答樓樞密 一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爾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彊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離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

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彊健，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樓樞密 二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概已正，櫛柄已得，如善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捋，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著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緩，緩則昏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爾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一僧悟處，即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

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曝地斷便了。千萬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楊教授

彥侯

左右彊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彊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喻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這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這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某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答曹太尉

功顯

宗杲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彊力以此事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

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爲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背廬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爲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九。

全宋文卷三九三一

釋宗杲 五

答榮侍郎 茂實 一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辦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墮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這箇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這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干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鱗鱗地。未得如此，且將這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只這一字，儘爾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却，只就這「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二），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不知潯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潯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閣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所誤，比亦如此書，惻惻怛怛寫與。此公聰明識見，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但某未得與之目擊，私憂過計耳。聞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荷。公信得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二〕熟：原作「熱」，據文意改。下句首字同。

答榮侍郎 二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爲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老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忙時道理。正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盡淨吐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遍。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著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註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

亦只如此註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皆非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瑯琊廣照禪師，因請益瑯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瑯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一十二分中『二』，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无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彊生節目爾。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

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晝」字爲「晝」字（二），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峰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峰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峰，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己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廝崖，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又見《緇門警訓》卷八。

〔二〕二十二分：《緇門警訓》作「三十二分」。

〔三〕畫：原作「畫」，據右引改。

答黃門司節夫

收書并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弄得來活鱗鱗地，真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這官人不依本分亂說亂道。他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他鑽龜打瓦，更批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張舍人狀元 安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墻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會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這箇便是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曝地破，亦不被語言所

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管。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途，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爲禪者；或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推，云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爲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上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諱人，以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挐，將冬瓜印子印定，

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竹箬。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這般惡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污，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千萬相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爲則。」若說得天華亂墜不悟，總是癡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緣，缺減界中虛妄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遲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這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真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拽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

最貴者，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好事，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懶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打交道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註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樊提刑 茂實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籬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却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疏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方世界，却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鼓山逮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爲嶽長老拈香，續楊岐宗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

頭每云：「向未屢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爾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昔潞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聞霜臺趙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衲子自閩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趁色力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裨販之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不予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憂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子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又何曾以產錢多少山門大小爲重輕、米鹽細務爲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箇善知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庫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掌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挖泥帶水。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

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三〇。

答關無黨書

伏自渚宮作別，徧遊襄沔，取道南陽，以冬春雨雪連作，沒溺道塗，其勞有不可勝言者。二月十七日始至香嚴，少此息肩，偶天寧老子遣价相邀。既是道舊，初不苦辭，因卷襪此來作度夏計。《大

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一五頁。

答郡王孟公仁仲樞密徐公師川書

去春入閩，憩廣因、洋嶼及八箇月，而蔡子應以莆中靈巖天宮菴見招。坐席未煖，江少明復以今新菴遣人相延，遂領長樂五十三衲子卷襪此來。四月初一入菴，見今內外度夏者二百人，皆叢林老成、從遊士夫、一時名士。如李參政漢老、江給事少明、蔡子應郎中、儲彥倫、李端友、蔡春卿、正卿諸公，咨問扣擊，拳拳不倦，雖菴居幽僻，正拙者之所宜也。《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三一頁。

答佛性泰禪師書

屬者訪張丞相弟兄，艤舟雪川，爲數日之款。已爲先師製得塔銘，見刊石，佗日尋便奉寄。《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三七頁。

答馮給事濟川書

張子韶四月十四日以父卒哭，十六日請陞座，十八下山，除三大帥却在四月末。今坐此得罪，事體昭明，豈偶然哉。皆前報世中因緣會遇，一切歡喜順受，償足自定矣。《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〇頁。

答草堂禪師書

自到衡陽，一向謝絕賓客，四方書問一切闊略，獨於吾叔祖老師未能忘懷。雖欲具狀致起居問，亦無由得達視覽。然瞻仰教誨，未始頃刻置念也。本宗上座至蒙惠書，種種安慰，褒揚存撫，不替昔時。返覆數過，不忍去手，足認爲物作則、曲折周旋之意，下情感戴，何時可忘！願叔祖龍天密護法

壽，與趙州安國師輩齊年。某打箇筋斗回來，尚及依栽松道者例。妄意如此，不識老師那時肯放一線道否。《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二頁。

答經略方公務德書

往歲南遷，參隨僧行，零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間或熏爐茗盃，必異於衆，蓋不忘南荒朝遊夕處之義也。《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五〇頁。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序

禪無傳授，可傳授者，教乘文字、先德語言而已，非心之至妙也。其至妙之心，貴不越一念而契證。苟如實契證，則教乘文字、先德語言，無少無剩，皆此心之妙用，如析旃檀，片片匪異。故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萬世不易之論。近日叢林誑妄說法之流，不信有妙悟，而專事教乘文字、先德語言，尋章摘句，狐媚學者，傳襲以爲家寶。或以隻履西歸之話爲末後大事，或以五位功勳偏正回互爲箕裘，各立門戶，各秉師承，謂之宗旨。觀斯之說，何異群虱之處裊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裊中不能出，此之謂也。臨濟曰〔一〕：

「有一種不識好惡，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把屎塊子口中味了，却吐過與人。」三復斯言，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嗚呼，安得此老復出，爲後進針膏肓、起癆疾乎！《薦福承古禪師語錄》卷首。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五頁。

〔二〕濟：原作「際」。按臨濟指臨濟宗開創者唐代義玄，「際」字誤，今改。

龍舒淨土文跋

龍舒王虛中日休博覽群書之餘，留心佛乘，以利人爲己任，真火中蓮也。佛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予嘉其志，爲題其後。若見自性之彌陀，即了唯心之淨土。未能如是，則虛中爲此文功不唐捐矣。庚辰八月二十日，書于劉景文懶窠云。雙徑妙喜宗杲跋。《樂邦文類》卷二。又見《龍舒淨土文》卷一〇。

題陳安常張處俊各自問答後

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處俊、安常，各說道理。一人搖頭，一人擺尾。蚊錐鐵牛，賣弄口觜。賞

伊膽大，來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過一番，各自看取。若不放過，打出骨髓。且道是賞伊罰伊，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五〇頁。

自題鄭元亮所寫頂像

趙州云似則打殺老僧，不似則燒却幘子。盡謂此本逼真，獨未見有下毒手者，放過一著，兩手分付鈍叟。《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三四頁。

全宋文卷三九三二

釋宗杲 六

示清淨居士 李提舉獻臣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偽不實妄想亦如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

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道於如來，應遍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遍覺故。所謂遍見者，見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無一時一處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遍故也。衆生迷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

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枉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是也。擔荷此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沒交涉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欲知到頭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

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可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馮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

他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從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烏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特入山謁之，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

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恥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真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即時瓦解冰銷。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箇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之謂也。

士人博覽群書，本以資益性識，而返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設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亡指，不可依語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

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可以爲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

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處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污，亦不住在無染污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真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真無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

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衆生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段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

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

欲空萬法，先淨自心。自心清淨，諸緣息矣。諸緣既息，體用皆如。體即自心，清淨之本源；用即自心，變化之妙用。入淨入穢，無所染著。若大海之無風，如太虛之雲散。得到如是田地，方可謂之學佛人。未得如是，請快著精彩。

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爲差別因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唯恐人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即此即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迷悶沒滋味，如咬鐵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

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課。

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知也。

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然身心寧帖，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定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真實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

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而自至矣。

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

涉。

學道人逐日但將檢點他人底工夫常自檢點，道業無有不辦。或喜或怒，或靜或鬧，皆是檢點時節。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即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箇甚麼道理。

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字尚不喜聞，想無閑工夫管閑事，逐日波波地檢點他人也。古人提持此事，或就理、或就事、或據時節、或向上提持，俱無定準。教中所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

獻臣道友在富貴中不爲富貴所迷，知有这一段大事因緣，決定透脫生死。予得譴來衡陽，與之相聚，首尾四年，只同一日。守官政事不苟簡，凡百從寬，廉謹重厚，未嘗談人過惡，此真佛菩薩所行之行也。因以此軸求指示，故書此二十六段似之。亦以其純誠向道甚力故，欲贊成之。庶幾依此做工夫，將來發明大事，如楊大年、張無盡諸大老，作吾家內外護菩薩，則予之言不虛。

發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九。

示東峰居士

陳通判次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涉秋毫知見，即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到。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自然怙怙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向遮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又清涼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而今人纔聞恁麼說話，將爲實有恁麼事，便道我證我悟，將出呈似人不得。一向說高禪，七縱八橫，胡說亂道，謾神詭鬼，將謂祖師門下事只如此，殊不知親證親悟底。唯親證親悟底人，不假言詞，自然與之默默相契矣。相契處亦不著作意和會，如水入水，似金博金，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到這箇田地，方可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不是彊爲，法如是故。近世叢林，邪法橫生，瞎衆生眼者，不可勝數。若不以古人公案舉覺提撕，便如盲人放却手中杖子，一步也行不得。將古德入道因緣各分門類，云這幾則是道眼因緣，這幾

則是透聲色因緣，這幾則是亡情因緣，從頭依次第逐則搏量卜度，下語商量。縱有識得此病者，將謂佛法禪道，不在文字語言上，即一切撥置，噉却現成粥飯了，堆堆地坐在黑山下鬼窟裏，喚作默而常照，又喚作如大死底人，又喚作父母未生時事，又喚作空劫已前事，又喚作威音那畔消息。坐來坐去，坐得骨臀生胝，都不敢轉動，喚作工夫相次純熟，却將許多閑言長語，從頭作道理商量，傳授一遍，謂之宗旨，方寸中依舊黑漫漫地。本要除人我，人我愈高；本要滅無明，無明愈大。殊不知此事唯親證親悟，始是究竟，纔有一言半句，作奇特解、玄妙解、秘密解，可傳可授，便不是正法。正法無傳無授，唯我證爾證，眼眼相對，以心傳心，令佛祖慧命相續不斷，然後推己之餘，爲物作則。故達磨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是也。所謂傳法者，乃心法也。心法無形段，所傳者前所云我證爾證底是也。若彼此不證，向心外取證，則有宗旨玄妙奇特，可傳可授，便有我會爾不會，生輕薄想，增長我見，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妙喜禪無難參易參之異，只要參禪人向未病已前坐斷生死路頭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難參易參，差別在人，不干禪事。往往聰明靈利漢，多是求速效要，口裏有可得說，面前有可得憑仗。殊不知此事得者，如生師子返擲，在當人日用二六時中。如水銀落地，大底大圓，小底小圓，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正當恁麼時，方始契得一宿覺，所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苟未能如是，且暫將這作聰明說道理底置在一邊，却向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撈摸咬嚼看。撈摸來撈摸去，咬嚼來咬嚼去，忽然向沒滋味處咬著舌頭，沒撈摸處打失鼻孔。方知趙州老人道：「未出家時被菩提使，

出家後使得菩提。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用建立亦在我，掃蕩亦在我，說道理亦在我，不說道理亦在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說即有若干，不說即無若干。」得如是自在了，何適而不自得？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有貪欲瞋恚癡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有智慧？妙喜尋常爲箇中人說，纔覺日用應緣處，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處，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往往見說得多了，却似泗州人見大聖，殊不知妙喜恁麼說，正是平昔行履處。恐有信不及者，不免再四提撕舉覺挖泥帶水，蓋曾爲浪子偏憐客爾。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九。

示智通居士

黃提宮伯成

從上諸聖，無言語傳授，只說以心傳心而已。今時多是師承學解，背却此心，以語言傳授，謂之宗旨。爲人師者，眼既不正，而學者又無決定志，急欲會禪，圖口不空，有可說耳。欲得心地開通，到究竟安樂之處，不亦難乎？

古德云：「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

山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爾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去。後又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欲了從上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在念，然不得著意穿鑿，穿鑿即錯。

莫愛諸方奇言妙句，宗師各自主張。密室傳授底古人公案之類，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中，劫劫生生取不出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日用亦被此障礙，道眼不得明徹。古人不得已，見汝學者差別知解多而背道泥語言，故以差別之藥，治汝差別之病，令汝心地安樂到無差別境界。今返以差別語言爲奇特，執藥爲病，可不悲夫！

古德云：「佛是衆生藥，有衆生病即用，無衆生病用藥，即藥返爲病，甚於有病者。」前所云「雜毒不可收拾在藏識中」，亦此之謂也。

日用塵勞中種種不如意事，是衆生病；一念回光返照，是佛藥。苟能於佛於衆生直下不生分別，則病瘥藥除，始契得龐公所謂「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之語矣。

學此道未得箇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宗師舉覺愈覺難會。蓋以取證求歇底心不除，返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

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大。何以故？爲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時休歇！

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此心未得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既空矣，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之。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古人入門便棒便喝，唯恐學者承當不性燥。況切切怛怛，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覓耶！近年

已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爲人師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貶。或密室傳授爲禪道者；或以默然無言，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爲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爲禪道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一切撥無爲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那箇是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舉起便知。

此道無限劑，世間塵勞亦無限劑，但看當人日用所向如何爾。故《華嚴經》云：「於諸世間，心如虛空，無所染著。」普觀諸法真實之相，發大誓願滅衆生苦，永不厭捨大乘志願，滅一切見，修諸菩薩平等行願。所謂平等行願，乃亦無限劑心，所向處無障無礙是也。

學世間事，用心不到則學不成。學出世間法，無爾用心處。纔擬用心推求，則千里萬里沒交涉矣。雖然如是，無用心處，無摸捺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莫見恁麼道，又節外生枝，云既無用心、無摸捺、無著力，却如何趣向。若作此見，轉沒交涉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九。

示妙證居士

聶寺丞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生死

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

學世間法，須要理會得分曉。學出世間法，却全要理會不得，方有趣向分。既理會不得，却如何趣向，但恁麼究取。

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衆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故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僧問趙州：「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柏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柏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柏樹子成佛；柏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

佛是無事底人，住世四十九年，隨衆生根性，應病與藥。權實頓漸，半滿偏圓，說一大藏教，皆無事法也。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之所流轉，流轉時渾不覺知。故佛在般若會上，說諸法空相，謂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空徒有名字而已。到究竟處，名字亦空，空亦不可得。若人夙有善

根種性，只向不可得處，死却心意識，方知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真實語。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自家屋裏事。

今時士大夫學道，多是半進半退，於世事上不如意，則火急要參禪，忽然世事遂意，則便罷參，爲無決定信故也。禪乃般若之異名，梵語般若，此云智慧，當人若無決定信，又無智慧，欲出生死，無有是處。《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一九。

全宋文卷三九三三

釋宗杲 七

示無相居士 鄧直殿子立

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衆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滅煩惱本、遠離諸難。諸難者，爲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若能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此念，即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是昧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即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亡諸見，即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

參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心，即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爲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不是丈夫漢，被他驀頭澆一杓惡水了也。沉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是不唧溜中又不唧溜者。

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上中下之士故，有差別耳。如今欲徑入此道，和印子擊碎，然後來與妙喜相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真如道人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樣子也。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

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矣。世尊說火宅喻，正爲此也。《經》云：「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爲火所燒，我當爲說怖畏之事，具在經中。」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謂信根狹劣，在火宅中，無智慧而戀著塵勞之事爲樂，不信有出火宅露地而坐清淨妙樂故也。若在其中，信得及識得破，不戀著幼稚戲處，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即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彊說道理，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火，可不悲哉！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教有明文，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在火宅塵勞中，頭出頭沒，受無量苦，忽於苦中而生厭離，始發無上菩提之心，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正謂此也。俗人學道與出家兒迥然不同。出家兒自小遠離塵勞，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身居清淨伽藍，目睹紺容聖相，念念在道，心心無間，所觀底書無非佛書，所行底事無非佛事，不見可欲，受佛禁戒，佛所讚者方敢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有明眼宗師可以尋訪，有良朋善友可以咨決，縱有習漏未除者，暫時破佛律儀，已爲衆所擯斥，以俗人較

之，萬不及一。俗人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貪欲瞋恚癡爲伴侶，所作所爲，所聞所見，無非惡業。若能於此中打得徹，其力却勝我出家兒百千萬億倍。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恩愛作對待耶？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捏怪，毀形壞服，滅天性，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只說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又云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但只依本分，隨其所證，化其同類，同入此門，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是夙與般若無緣。今生未打得徹，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於日用二六時中亦不被塵勞所困，後世出頭來亦得現成受用。學道無他術，以悟爲則。今生若不悟，儘崖到盡未來際常存此心，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況忽然心華發明耶？當此之時，三世諸佛證明有分，諸大祖師無處安著，非是彊爲，法如是故。真如道人欲學此道，但只依此做工夫，久久自然撞著矣。如上所說，乃一期應病與藥耳。若作實法會，又却不是也。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寫至此興雖未已而紙已盡，且截斷葛藤。更數日，真如道人又連黏此軸來致謝曰：「聞前日老師興尚未已，更望鋪華錦上，不識可否。」予應之曰：「已展不縮。」復爲續此葛藤云。歸到家了，自然不問程途；見真月了，自然不看指頭矣。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頓漸偏圓，權實半滿，無不是這箇道理。《淨名》

云：「依於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佛只說因語入義，不說因義入語。禪家千差萬別，種種言句亦如是。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而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更以此邪見，誘引無識庸流，曰靜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盡是鬼家活計。去得此二種大病，始有參學分。經云：「不著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又云：「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所以云「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語默二病不能除，決定障道，不可不知，知得了始有進修趣向分。第一莫把知得底爲事業，更不求妙悟，謂我知他不知，我會他不會，墮我見網中，爲我相所使。於未足中生滿足想，此病尤重於語默二病，良醫拱手。此病不除，謂之增上慢邪見人，除夙有靈骨，方能到這裏得轉身一路。既能轉身，即能轉物；既能轉物，方謂之了義人。既了其義，即了此心；既了此心，試於了處微細揣摩，元無可了。於無可了處，別起便行，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種種變化，成就一切法，毀壞一切法，七顛八倒，皆不出此無所了心。正當恁麼時，不是如來禪，不是祖師禪，不是心性禪，不是默照禪，不是棒喝禪，不是寂滅禪，不是過頭禪，不是教外別傳底禪，不是五家宗派禪，不是妙喜老漢杜撰底禪。既非如上所說底禪，畢竟是箇甚麼？到這裏莫道別人理會不得，妙喜老漢亦自理會不得，真如道人請自看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空慧道人

擔荷此事，直是具決定志，一棒打不回頭底。若半進半退，似信不信，縱得箇入頭處，亦禁大鑪鞴烹鍛不得，況欲向千差萬別處作主宰耶？妙喜這般說話，如在鬧市裏颺石頭，著者方知，空慧道人
不須疑著。

乍得心身寧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採根。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畏之處，須教轉轆轤如水上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牽，入淨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空慧思之。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一期應病與藥，未免垛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剩法。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
明要到。

既有箇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謾提撕則箇。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

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峰毬毬話，風穴佛話，這六箇老古錘，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掉棒打月，旁觀看之不爲分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廓然居士

謝機宜

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箇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是徹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既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箇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他物。故盤山云「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卧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思之。

龐居士一日在草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碩油麻樹上攤。」龐婆聞得，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女子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搏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自己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請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註脚了也（二）。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間斷時，未免方寸擾擾。正擾擾時，却是箇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說似人不得，唯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見真功德，不

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參學事畢。

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真實契此心者，內不見有能證之人，外不見有所證之法，祖師說箇轉處與隨流皆爲迷。此心向外取證之者，赴箇程限耳。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只是說程限底文字而已。若謂如來實有恁麼事，則是謗佛法僧。

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欲瞋恚癡，繼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欲瞋恚癡，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爲護法善神，且非彊爲，法如是故。故《淨名》云：「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增上慢謂大闡提敗善根非器衆生，不信有佛乘，生死岸頭可憑可仗者。如此輩人雖不信，然亦於平等法無所欠少。

龐居士問馬大師云：「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云：「我這裏無水亦無舟，更說甚麼筋骨？」居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回南嶽，見石頭和尚。一日石頭問居士：「自見老僧後，日用事作麼生？」居士云：「若問某甲日用事，直是無開口處。」頭云：「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遂述一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

妙用，運水及搬柴。」這箇是俗士中參禪樣子，決欲究竟此事，請依此老法式。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不可忽，勉之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二〕拖：原作「他」，據文意改。

示覺空居士

唐通判

以斯道覺斯民，儒者之事也。吾佛亦曰：「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又佛者，覺也。既已自覺，而以此覺覺諸群迷，故曰大覺。又德山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彦舉道友儒釋俱學而不偏，故取是義而名其所居曰「覺軒」，以此軸來求法語，仍書尾囑之曰：覺軒之義，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彦舉既知是義，大神大明無上無等等矣，又何必妙喜再下註脚！然彦舉之意，非獨欲發明是義，以自覺而已。蓋因是義以覺諸未覺者，法施之普亦佛菩薩之用心也。予嘉其志，故直書以示之。凡登是軒者，當見其義而亡軒可也。苟執軒以爲義，則非獨不了其義，而亦未睹其軒也。軒義俱亡，覺心獨朗，始可與言覺也矣。覺義深遠，言不能盡，繼之以偈曰：「覺空空，覺空空，覺覺覺空，空空亦空。欲識無窮好消息，都盧只在此軒中。」信筆信意，一揮以塞來命而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新喻黃縣尉

妙喜與如是老人素昧平昔，紹興丙子暮春邂逅渝川江亭，一見便得之。詞色之間雖未相酬酢，而心已許之。既而來驛舍，吐露若合符契，自慶驗人之眼不讓古人。又喜般若社中得一箇英靈漢，可以扶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爲吾家內外護。次日同赴任宰飯，飯罷復坐兀齋，如是老人盡發所蘊，字字句句，皆有落著，不似今時士大夫說世之所謂口鼓子禪。因說夢一巡，到這裏方信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即今妙喜與如是老人又在夢中說夢。忽然有箇沒量大漢夢裏覺來，方信三世諸佛所說者不是夢，六代祖師所說者不是夢，天下老和尚所說者不是夢。何以故？夢與覺一，語與默一，說與無說一，所以云：「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如是之法，說亦如是，默亦如是，三世諸佛亦如是，六代祖師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妙喜即今與如是老人所說者亦如是，所證者亦如是。如是老人當如是受用，如是修行，與如是人說如是事，令未得者得入如是境界，同報佛恩。使如是之法，衆生界中相續不斷，則如是老人不虛說夢，妙喜老漢不虛證明矣。且道如何是不虛證明底道理，還委悉麼？如是如是。咄！且截斷葛藤。《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

〔二〕如是老人：原作「老如是人」，據上下文改。

示羅知縣 孟弼

聰明利智之士，往往多於脚跟下蹉過此事。蓋聰明利智者理路通，纔聞人舉著箇中事，便將心意識領覽了。及乎根著實頭處，黑漫漫地不知下落，却將平昔心意識學得底引證，要口頭說得到心裏思量計較得底彊差排，要教分曉。殊不知家親作祟，決定不從外來。故永嘉有言：「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以是觀之，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卧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乍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而心意識真是無爾回避處。除是夙有靈骨，於日用現行處把得住，作得主，識得破，直下一刀兩段，便從脚跟下做將去，不必將心等悟，亦不須計較得在何時。但將先聖所訶者，如避毒蛇猛虎，如經蠱毒之鄉，滴水莫教入口。然後却以三教聖人所讚者，茶裏飯裏，喜時怒時，與朋友相酬酢時，侍奉尊長時，與妻兒聚會時，行時住時坐時卧時，觸境遇緣或好或惡時，獨居暗室時，不得須臾間斷。若如此做工夫，道業不成辦，三教聖人皆是妄語人矣。士大夫平昔在九經十七史內，娛嬉興亡治亂，或逆或順，或正或邪，無有一事不知，無有一事不會。或古或今，知盡會盡，有一事一知，一事不

會，便被人喚作寡聞無見識漢。他人屋裏事，盡知得，盡見得，盡識得，下筆做文章時，如餅注水，引古牽今，不妨錦心繡口，心裏也思量得到，口頭亦說得分曉。他人行履處，他人逆順處，他人邪正處，一一知得下落，一一指摘得無纖毫透漏。及乎緩緩地問他，爾未託生張黃李鄧家作兒子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即今作聰明說道理，爭人爭我，縱無明使業識檢點他人，不是能分別邪正好惡底，百年後却向甚麼處去？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些道理也。儒者亦云死生亦大矣。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臘月三十日，無常殺鬼到來，不取爾口頭辯。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獨稱顏回。謂聖人無怒，無怒則不爲血氣所遷；謂聖人無過，無過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成一片，成一片則不二矣。邪非之念纔干正，則打作兩橛，作兩橛則其過豈止二而已！不遷怒，不貳過之義，如是而已，不必作玄妙奇特商量。士大夫學先王之道，止是正心術而已。心術既正，則邪非自不相干。邪非既不相干，則日用應緣處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心術是本，文章學問是末。近代學者，多棄本逐末，尋章摘句，學華言巧語以相勝，而以聖人經術爲無用之言，可不悲夫？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是也。孟弼正是春秋鼎盛之時，瞥地得早能回作塵勞惡業底心，要學出生死法，非夙植德本，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宰。時時以生死在念，真火中蓮華也。既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得

如此時，心意識不須按捺，自然怙怙地矣。雖然如是，切忌墮在無言無說處。此病不除，與心意識未寧時無異。所以黃面老子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纔住在無言說處，則被默照邪禪幻惑矣。前所云毒蛇猛虎尚可回避，心意識難防，便是這箇道理也。日用隨緣時，撥置了，得靜處便靜，雜念起時但舉話頭，蓋話頭如火火聚，不容蚊蚋螻蟻所泊。舉來舉去，日月浸久，忽然心無所之，不覺噴地一發。當恁麼時，生也不著問人，死也不著問人，不生不死底也不著問人，作如是說者也不著問人，受如是說者也不著問人，如人喫飯喫到飽足處自不生思食想矣。千說萬說，曲說直說，只爲羅孟弼疑情不破，他時後日驀然失腳踏著鼻孔。妙喜忉忉怛怛，寫許多惡口，却向甚處安著？妙喜自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畢竟不干這一片田地事。寫至此一軸紙已盡，且截斷葛藤。《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〇。

示鄂守熊祠部

叔雅

近世士大夫多欲學此道，而心不純一者，病在雜毒入心。雜毒既入其心，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我見增長。我見增長，則滿眼滿耳只見他人過失，殊不能退步略自檢察看逐日下得床來，有甚利他利己之事。能如是檢察者，謂之有智慧人。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塌地，歸家穩坐處。妙喜不得已說這惡口，於了事漢分上看來，正是不識好惡，撒屎撒尿，忽然撞著箇皮下有血底，爛椎一頓也怪他不得。今既無其人，不妨教這漢恣意亂說，已是不識好惡，不免向泥裏洗土說些沒滋味話。然第一不得向我說處會，此是士大夫作聰明底第一義也。世間出世間法，不得言一，不得言二，不得言有，不得言無。一二有無，於光明藏中亦謂之毒藥，亦謂之醍醐。醍醐、毒藥本無自性，作一二有無之見者對病醫方耳。光明藏喻太虛空，一二有無喻日月晝夜。夜暗時太虛空未嘗暗，晝明時太虛空未嘗明，日月晝夜自相傾奪，如一二有無之見相傾相奪，於光明藏無異。可中有箇英靈漢，不受這般惡水潑，一念緣起無生。只這相傾相奪底皆是當人逐日受用底家事，前所云醍醐、毒藥是也。士大夫學此道，多求速效，宗師未開口時，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及乎緩緩地根著，一似落湯螃蟹，手忙脚亂，無討頭處。殊不知閻家老子面前受鐵棒吞熱鐵，圓者便是這領解。求速效者更不是別人，所謂希得返失，務精益粗，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近世士大夫，千萬人中覓一箇半箇無此病者，了不可得。紹興丙子秋，經由鄂渚，邂逅熊使君叔雅，一見傾倒，便以此道相契，却能退步向實頭處著到，如說而行，不似泛泛者彊知彊會彊領略，直要到古人腳踏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爲。願猛著精彩，努力向前。說處行處已不錯，但少噴地一下而已。若有進無退，日用二六時中應緣處不間斷，則噴地一下亦不難。然第一不得存心在噴

地一下處，若有此心，則被此心障却路頭矣。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者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心思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千萬記取！世間情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但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字，世間情念自怙怙地矣。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千說萬說，只是這些子道理。驀然於「無」字上絕却性命，這些道理亦是眼中花。《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一。

示徐提刑

敦濟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放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內，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旃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既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箇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傅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

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爲可憐愍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箇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真如佛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爾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箇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爾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打葛藤一上云：「只這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爾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真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謾，試向這裏定當看。若定當得出，止宿草菴且在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堅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慮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若道我世間文字至於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古今興亡治亂，無

有不知，無有不曾，只有禪一般，我也要知，我也要會。自無辨邪正底眼，驀地撞著一枚，杜撰禪和，被他狐媚，如三家村裏傳口令，口耳傳授，謂之過頭禪，亦謂之口鼓子禪。把他古人糟粕，遞相印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一句時，便喚作贏得禪了也，殊不肯退步。以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他人。纔聞有箇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要做美官，又有聲色之好，如何辦得這般事。似這般底比比皆是，無一人真實把做一件未了底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容易，且作歸向信敬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瓶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箇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說箇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若

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彊。彊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彊弱，而所乖則一也。方外道友徐敦濟，乃妙喜三十年前夷門道舊，纔一邂逅，便以此道相期，與令弟敦立時時來園悟先師處，激揚箇事，決欲臘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一著子有下落，非如他人要資談柄。紹興初予住徑山，因持鉢吳門，再得一見。又二十年復在鄂渚相遇，因以此軸求指示。信意一揮寫至此，不知前面所說何事，而一軸已終。千說萬說，直說曲說，只是爲徐敦濟生死疑根未拔，只教就未拔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卧但時時提掇，驀然噴地一發，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勉之勉之。

全宋文卷三九三四

釋宗杲 八

示妙淨居士

趙觀使師重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措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快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

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怎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疏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潞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潞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潞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潞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身生富貴之家，不爲富貴囚執，而夙植德本，自然知有此段不可思議事，可以於生死岸頭爲舟爲航爲憑爲仗。故時時退步，肯向脚跟下推究。乃爲立道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卧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返

相鈍置，且截斷葛藤。《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一。

示鮑教授 夢符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隨衆生根器所宜，應箇時節而已。據實而論，無說無示無聞無得。故巖頭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莫道受他信施，只土亦銷不得。」以是觀之，諸佛諸祖亦只作得箇證明底主人耳。不見舍利弗問文殊師利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答曰：「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如是則亦不見有師，亦不見有弟子，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聽法者，亦不見有說如是義者，亦不見有受如是義者，亦無文殊，亦無舍利弗，亦無諸佛，亦無祖師，亦無法界爲諸佛所覺，亦無諸佛而覺法界，亦不曾有鮑居士，此軸子亦無來處，妙喜亦不曾引筆行墨。既是一切皆不曾有，即今怛怛怛怛，一絡索惡口，却安頓在甚麼處？咄！若有安頓處則有也。鮑居士但恁麼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作他觀者名爲邪觀。如或尚作邪正見，也怪妙喜不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一。

示呂機宜

舜元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箇是味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箇是現行處，不味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是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既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智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

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是弄花枝。」要識病根麼不是別物，只是箇執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這箇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沈，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死生，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爲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爲建立，以悟爲接引之詞，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逐日噉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嘴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爲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真正善知識與說本分話，返以爲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爲之用，殊不知覺。除非夙有願力，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

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床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箇門中著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元道友即不然，既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掇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爾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彊作內外，無東西謾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與人，即今寫底是箇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箇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箇甚麼？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這裏合作

麼生參。只這作麼生參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舜元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分明覷見沒可睹。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一。

示快然居士

羅知縣

快然居士羅宗約，紹興丁丑暮春，得得來鄮山見妙喜，欲究竟此段大事因緣。屢隨衆到室中，呈伎倆，逞解會，都與列下。忽一日喜見眉宇，知渠管中窺豹，轉身動腦，袖間已有領子。雖未拈出，妙喜即時與撥轉關楔子。渠雖未能赤骨髑地跳出葛藤窠，然却知得飯是米做，麵在麥裏。正好著力之際，驀來相別，云要急歸嫁女，以此軸來，乞做工夫底道理。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

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襪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襪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襪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襪裏。要出三老圈襪則易，要出妙喜圈襪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爾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併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採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箇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

示妙心居士

孫通判長文

決欲究竟此事，應是從前作聰明說道理，文字語言上記持，於心意識內計較搏量得底，颺在他方世界，都不得有絲毫頭許頓在胸中。掃除得淨盡也，然後向心思意想不及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便如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亦不能知佛海次第、佛海藏、佛海差別、佛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亦不能知菩薩衆海次第、菩薩衆海藏、菩薩衆海差別、菩薩衆海普入、菩薩衆海集、菩薩衆海散所有邊際；亦不能知入衆

生鬼界衆生根、教化調伏諸衆生智、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入諸地諸道，如是等海所有邊際。信知無念無作，有如是功德。這一步雖曰難進，若夙曾種得善根種子，只向信得及處看，看來看去，內無所住，外無所緣，不覺不知打失布袋。當恁麼時，方知龐居士道「無念清涼寺，蘊空真五臺。對境心無垢，當情心死灰。妙理於中現，優曇空裏開。無求真法眼，離相即如來。若能如是學，不動出三災」，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然雖如是，莫見恁麼道，便向無作無爲處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默而常照。硬捉住箇猢猻繩子，怕他勃跳，古德喚作「落空亡外道，魂不散死人」。真實要絕心生死、浣心垢濁、伐心稠林，須是把這猢猻子一棒打殺始得。若一向緊緊地把定繩頭，將心調伏，我說是人，執之失度，真可憐愍。正眼觀之，盡是天魔外道魍魎妖精，非吾眷屬。此事要得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擔荷，若有心擔荷，則又蹉過也。古人不得已，見爾迷却路，爲爾作箇指路頭主人而已，亦無禪道佛法可以傳授，纔說有傳有授，便是邪法。何以故？不見《金剛經》中道：「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著實而論，說真如佛性，說菩提涅槃，說理說事，說邪說正，盡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傳可以授乎？不見先德有言：「說箇學道，早是接引之辭耳，又何曾教爾起模畫樣特地馳求來？」所以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臨濟云：「爾但歇得念念馳求心，則與釋迦老子不別。」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歇，謂之法塵煩惱。既有決定志，必有決定得入手時。且那箇是得入手時？噴地一發，心意識滅絕氣息時是佛。言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要識這些道理，便是善財聞彌勒彈指之聲，樓閣門開，善

財心喜，入已還閉；香嚴聞擊竹作聲，忽然契悟，便解道「一擊亡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之類是也。自家悟處、自家安樂處、自家得力處他人不知，拈出呈似人不得。除已悟、已安樂、已得力者，一見便默默相契矣。疑情未破，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移逐日許多作妄想底心來，話頭上則一切不行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箇「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此外別無奇特。前所云難進底一步，不覺驀然過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二。

示永寧郡夫人

鄭兩府宅

既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欲親近善知識，孜孜矻矻不捨晝夜，常以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茶裏飯裏坐時卧時，指揮奴僕時，幹辦家事時，喜時怒時，行時住時，酬酢賓客時，不得放捨。常常恰似方寸中有一件緊急未了底事礙塞，決欲要除屏去教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若見宗師說時，方始著急理會，不說時又却放緩，則是無決定之志，要得生死根株斷，則無有是處。此事不在男之與女、僧之與俗，若於宗師一言之下，啐地折、曝地斷，便是徹頭處也。佛說火宅喻，直是爲衆生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痛的的地。其中有言：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謂衆生根器狹劣，無決定志，戀著生死塵勞，於塵勞中頭出頭沒，於三界火宅不能捨離，故設種種方便，令衆生捨

方便，直出火宅，露地而坐。此是釋迦老子徹底老婆心。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當見月亡指，切不得泥在言語中。若於語上尋玄妙，言中求奇特，落處如此做工夫，則失方便矣。妙喜從來無實法與人，直是據款結案，將平生悟得底，開口見膽，明白直說與人。有信得及底，依而行之，雖乍聞說，似難承當，若當人無始時來種得般若種子，纔聞舉著，便兩眉卓豎，眼睛定動矣。老僧頃年初住此山，常州許宅有箇無著道人，法名妙總，三十歲便打硬修行，遍見諸方尊宿，皆蒙印可。然渠真實畏生死苦故，要真實理會本命元辰下落去處，特來山中度夏。時同夏者一千七百衲子，馮濟川少卿亦在此山不動軒隨衆。一日因老僧陞座，舉藥山和尚初參石頭，問石頭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妍窮，曾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不契，石頭云：「爾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到馬大師處，如前問。馬大師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於言下大悟，更無伎倆可呈，但低頭禮拜而已。馬大師曰：「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大師然之。是時陞座纔再提撕，無著於言下忽然省悟，下座後亦不來通消息。時馮濟川隨老僧後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老僧問伊：「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囑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囑娑哩娑婆訶。」老僧亦不向他道是，亦不向他道不是，却以濟川語舉似無著。無著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注郭象。」老僧見他語異，亦不問他，却舉巖頭婆子話問

之。無著遂作一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老僧亦休去。後一年濟川疑他不實，得得自平江招無著。到他船中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江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無著云：「已上供通並是詣實。」濟川大驚。又嘗到室中，老僧問他：「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糍？」無著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消息。」老僧向伊道：「我放爾過，爾試道看。」無著云：「妙總亦放和尚過。」老僧云：「爭奈油糍何？」無著喝一喝便出去。是時一衆皆聞渠如此祇對。看他纔得一滴水，便解興波作浪。蓋渠脫離世緣，早信得這一著子，及雖嘗被邪師印破面門，却能退步，知非決定，以悟爲則，故纔見善知識提撕，便於言下千了百當。永寧郡夫人曹氏善因，聰明靈利有智見，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可以出生入死，不被世間塵勞中事牽絆，雖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羅籠，亦要退步親近善知識，決擇生死大事，但未遇真知識激發耳。屬者在城中，因節使公請就渠菴園說法，善因聞老僧提持此段大事因緣，遂熏起種性，當下身心寧帖，雖未能十成透脫，已識得火宅塵勞中許多虛妄不實底事。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唯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惡少作善多，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既知有如是殊勝事，恐在火宅之中不能得，時時親近善知識，故得得上徑山住旬日，隨衆聽法，滋浸善緣，發大誓願，永不

退轉。臨行以此軸求指示，要在火宅中，時時以此自警自覺。老僧嘉其志趣勇猛不與泛泛者同，故引無著道人一段入道因緣，令其見賢思齊。他日妙喜社中出二無著，豈不爲末世光明種子作大利益乎！勉之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二。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三六頁。

示妙智居士

方敷文務德

從上諸佛諸祖，真實爲人處，先教立決定志。所謂決定志者，決欲此生心地開通，直到諸佛諸祖無障礙大休歇大解脫境界。無決定之志，則無決定信矣。佛不云乎，「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如來地即大休歇大解脫境界是也。在昔歸宗拭眼禪師，曾有僧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聞宗語，諦審思惟，良久曰：「只某便是，佛却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其僧於言下忽然契悟。這僧初無決定信，聞歸宗直指之言，猶懷疑惑，欲求保任，方能自信。歸宗老婆心切，向他所乖執處，以金剛王寶劍，用事劈面便揮。這僧方在萬仞崖頭獨足而立，被歸宗一揮，始肯放身捨命。又羅山法寶大師，嘗致問於石霜普會曰：「一起滅不停時如何？」石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羅山不契，復持此語問巖頭。問聲未絕，被巖頭震威一喝曰：「是誰起滅！」羅山於言下大悟。又教中說，菩薩修行從初

地入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謂從初地至菩薩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謂不起第二念。又怕人理會不得，更引喻云：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如生梵世，欲界煩惱皆不現前。住不動地亦復如是，一切心意識行皆不現前。第八地菩薩佛心、菩薩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世間心既滅，寂滅心即現前。寂滅心既現前，則塵沙諸佛所說法門一時現前矣。法門既得現前，即是寂滅真境界也。得到此境界，方可興慈運悲作諸饒益事，是亦從決定志乘決定信成就者也。若無決定志，則不能深入如來大寂滅海；無決定信，則於古人言句及教乘文字中不能動轉。如六祖大師爲江西志徹禪師說常無常義，徹問祖曰：「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師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

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此亦徹禪師決定志中乘決定信，而感報祖師決定說之一也。又記得安楞嚴看《楞嚴經》，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處，不覺破句讀了，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沈吟良久，忽然大悟。後讀是經，終身如所悟，更不依經文。此亦決定志中乘決定信，依義而不依文字之一也。妙智居士有決定志，而乘決定信，於此一段大事因緣，矻矻孜孜，以徹證不疑爲決定義，但未得噴地一下耳。因以此軸求指示，故引祖師爲志徹禪師、巖頭爲羅山、安楞嚴破句讀《楞嚴經》悟道數段葛藤，且作他時噴地一發之契券云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二。

示張太尉 益之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即當人自心現量，不動不變之體也。佛之一字向自心體上亦無著處，借此字以覺之而已。何以知之？佛者覺義，爲衆生無始時來不信自心現量本自具足，而隨逐客塵煩惱流轉三界受種種苦，故苦相現時，自心

現量之體隨苦流蕩，故諸佛愍衆生流蕩之故，借佛字以覺之。既已覺，則佛之一字亦無用處。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則佛藥無用。凡看經教及古德因緣，當如是學。

衆生日用現行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便是這箇道理也。

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於此四句無用心處，方始可以提撕此箇消息也。佛說世出世間功德，無如無心功德最大而不可思議。不見釋迦老子在般若會上問文殊師利菩薩云：「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云：「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則更無心想，常與定俱。得到這箇田地，方始可說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所以佛說無心功德直是殊勝，直是無較量處。今說無心，非如世間土木瓦石頑然無知之無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諦審觀察也。

佛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說一百二十箇譬喻，其中有一喻云：「譬如有人依附於王，不畏餘人。

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世間有人得近一至尊，而不畏餘人，則有之；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者，殊未見也。」又有一喻云：「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起□悲必定發於菩提之心，心未捨來，一切世間魔及魔民不能爲害。」如上二種譬喻，皆爲出世間大心有力量者說。何以故？二種譬喻非世間常得之法，故佛說此以啓迪過量奇特丈夫，欲共擔荷大乘擔子耳。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箇皮袋子，聞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元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爲爲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爾頭破額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二。

全宋文卷三九三五

釋宗杲 九

示曾機宜 叔遲

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緣法不契。末後得巖頭掃屏從前零碎所得，方得心地開通。巖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之語，非特發明雪峰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胸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粗，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粗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爲準的耳。纔得這箇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所謂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入道不出者，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爲胸襟流出也。十回被師家問著，九回祇對不得，不妨，只怕向

髑髏前彊作主宰。纔見宗師開口動舌，便領將去，似這般底佛出世亦救他不得。叔遲根性雖鈍，却得便宜，真實要敵生死，故矻矻孜孜，心心念念，不肯放捨。前所云得便宜，便是這些鈍底家風也。既有決定志，得之入手自有時節，亦莫管得在何時。老僧常與衲子輩說：「要參妙喜禪，須是辦得一生不會始得，若要求速效，則定是相誤。」何以故？只爲從來無法與人，但爲人做得箇指頭路底漢子耳。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我說法欲使衆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遂各立門戶，造妖捏怪耳。叔遲既於世間灰心，則已省得無限事了也。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無差無別。自是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故，傳習將去，殊不本其源流耳。如何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妙喜爲爾說破。奉侍尊長承順顏色，子弟之職當做者，不得避忌。然後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日用四威儀內，常自檢察。更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時時提撕。無事亦須讀聖人之書，資益性識。苟能如是，世出世間俱無過患矣。《大慧普覺

禪師語錄》卷二二。

示中證居士

郭知縣仲堪

天台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以空假中三觀該攝一大藏教，無少無剩。言空者無假無中無不空（一），言假者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空無假無不中。得斯旨者，獲旋陀羅尼。是知從上諸佛諸祖，莫不皆從此門證入。故大師證入時，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說此經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張公，因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謂余曰：「當真實證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而自默默點頭矣。」衆生境界差別不等，所見不同，互有得失。除夙有靈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捨方便而自證入，則亦不待和會差排，自然見月亡指矣。昔藥山和尚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南嶽石頭和尚處，遂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妍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聞而不領，良久無言。石頭云：「會麼？」藥山云：「不會。」石頭云：「恐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話端依前問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

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聞馬師語，便獲金剛心中，更無奇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無別道理傳授，只向他道：「汝見箇甚麼便禮拜？」藥山亦無道理可以呈似馬師，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馬師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藥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效驗者。仲堪道友，妙喜與之素昧平昔，紹興丙子冬，邂逅宛陵，一見風采，未語而心已許之。嘗過其舍，遂蒙傾倒，因而詰之，自言於中字法門而有趣向。自爾每與對談，未嘗一語及世間事，古人隔江趨時節亦有之矣。爲政不苟不察，而姦蠹爲之膽落。此亦證中字法門效驗也。別來恰九箇月，忽專介以此軸來求道號，因思無盡張公之言，頗與仲堪所入門戶略相似，故不覺引前葛藤，仍爲立道號，曰「中證居士」。中證之義，在吾佛則曰金剛心。心至中曰忠，中無定方，見於行事，而利他自利，世出世間，了無遺恨矣。中證不偏，而上下相應，如析旃檀，片片非別木。非如他人說得盛水不漏，於行事時手足俱露。如此等輩，欲入中字法門，大似掉棒打月，不亦難乎？中證居士勉之。妙喜異日忽地撞到面前，那時相見，更若守著這一字，則不中矣。《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二〕無中：原作「爲中」，據文意改。

示徐提刑

敦立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初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峰真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甚麼！」雪峰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思量計較聰明靈利，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有決定之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無盡無窮，撥置了一重又一重來，如連環如鉤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侶伴，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即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

得心求，便是這箇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便心裏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箇有五雙分疏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死，與乃兄敦濟，時來扣問圓悟先師。但妙年身心，未能純一專志理會箇事。別來忽地過了三十餘年，紹興己卯秋，予因到育王，經由越上，時敦立提總憲綱，始獲再會。握手劇談，坐間只以此一段因緣爲未了，更不及世間塵勞之事。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真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在藏識中，則不能如是把得定、作得主宰、信得諦當、不退初心，真火中蓮華也。但以博極群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箇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箇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量卜度不到，無爾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蹋翻關楔子，不是差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

三。

示陳機宜

明仲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真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覷得這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銷，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注解這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上頭關楔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教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一〕。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撩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箇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

「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非是彊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二〕無剩：原作「師剩」，據文意改。

示空相道人

黃通判宅

佛是凡夫鏡子，凡夫却是佛鏡子。凡夫迷時，生死垢染影像，全體現佛鏡子中；忽然悟時，真淨妙明不生不滅，佛影像却現凡夫鏡子中。然佛本無生滅，亦無迷悟，亦無鏡子，亦無影像可現，由凡夫有若干，故隨凡夫發明耳。而今欲除凡夫病，與佛祖無異，請打破鏡來，爲爾下箇註脚。《大慧普覺

禪師語錄》卷二三。

示方機宜

夷吾

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欲知此箇道理，但將平昔坐禪處得底、看經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一時掃向他方世界，却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老用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不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條活路。不見臨濟一日侍立德山，德山良久驀回顧云：「老漢今日困。」臨濟云：「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德山擬拈拄杖要打，臨濟便掀倒禪床。爾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峰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撈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峰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箇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夷吾居士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雖在塵勞中，能自省察，雖未得一刀兩段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然却自有箇信入處，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最初一步已進得不錯，直須擴而充之，決定知得三世諸佛敗闕處，六代祖師敗闕處，妙喜敗闕處。然後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豈非在家菩薩之用心哉！勉之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示妙圓道人

李知省宅

欲超生死越苦海，應當豎起精進幢，直下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故釋迦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識如來地麼，亦只是這信得及底。既信得及，不須起心動念求出生死，但十二時中念念不離，決定要得入手，方爲勇猛之士。若半信半疑，則不相續矣。此事不論男之與女、貴之與賤、大之與小，平等一如。何以故？世尊在法華會上只度得一箇女子成佛，涅槃會上亦只度得一箇廣額屠兒成佛。當知此二人成佛，亦別無功用，亦只是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念。便坐斷報化佛頭，徑超生死，亦別無道理。妙圓道人雖是女流，立志不在成佛底女子下，又能知有此段奇特因緣，決定要出生死因。以此紙乞指示，掇筆揮汗，書此示之。仍令看箇話頭，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妙圓道人日用只如此看。祝祝。《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示太虛居士

鄧直殿伯壽

利根上智之士，身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折困，能於富貴中作大饒益利樂有情，非夙願力則不能

如是信得及。既信得及，當於信得及處乘自願力隨緣應用，則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昔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入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衆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刹，一一刹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時，在會聽法之衆皆獲此三昧，皆得此三昧力，無不被其饒益者。太虛居士鄧伯壽，身處富貴，又與常人不同，日侍至尊，所聞所見皆不可思議事，與普賢菩薩於如來前入毘盧遮那藏身三昧又何異哉？但恐中忘此意，十二時中不能照管微細流注，恃恩凌鑠於人，則不相當也。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亦無一法可以傳授。何以故？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爲法，非智慧法，非無爲法。巖頭和尚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土亦難消。」昔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十四祖龍勝特往化之。彼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睹之？」龍勝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龍勝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此乃直示心要也。彼一衆聞之，皆悟正理。然悟在當人，不從他得。前所云「諸佛出世祖師相傳皆無實法」，便是這箇道。

理也。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伯壽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於日用應緣處能自警覺，回世間惡業底心，要學無上佛果菩提，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無邊諸佛諸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則不能如是精進，如是清淨，如是自在，如是正直，孜孜矻矻以此段大事因緣在念。既有是心，莫管得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却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柏樹子。」其僧於言下忽然大悟。伯壽但日用行住坐卧處，奉侍至尊處，念念不間斷，時時提撕，時時舉覺，驀然向柏樹子上，心意識絕氣息，便是徹頭處也。前所云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在會諸菩薩皆獲是益。願伯壽於至尊前，亦時時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其益與普賢菩薩無二無別。勉之不可忽。《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示妙明居士

李知省伯和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推窮，一味在宗師說處著到。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如江西馬祖初好坐禪，後被南嶽讓和尚將磚於他坐禪處磨。馬祖從禪定起問：「磨磚何爲？」讓曰：「欲其成鏡耳。」馬祖笑曰：「磨磚

豈得成鏡耶？」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蓋讓和尚嘗問馬祖坐禪何圖，馬祖以求成佛答之。教中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馬祖聞坐禪豈得成佛之語，方始著忙，遂起作禮致敬曰：「如何即是？」讓知其時節因緣已到，始謂之曰：「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於言下忽然領旨，遂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前所云方便誘引，此是從上宗乘中第一箇樣子，妙明居士請依此參。

昔大珠和尚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趙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珠遂作禮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凡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己家財，如盤走珠，無障無礙。曾有僧問：「般若大否？」珠曰：「般若大。」曰：「幾許大？」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小？」曰：「看不見。」曰：「何處是？何處不是？」爾看他悟得自家寶藏底，還有一星兒實法傳授與人否？妙喜常常說與學

此道者，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虛，如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近代佛法可傷，爲人師者先以奇特玄妙蘊在胸襟，遞相沿襲，口耳傳授，以爲宗旨。如此之流邪毒人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此是宗門善巧方便誘引學者底第二箇樣子。妙明居士決定究竟，當如此樣子參。

既辦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觸境逢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種種邪說。日用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又如欠了人萬百貫債無錢還得，被債主守定門戶，憂愁怕怖，千思萬量，求還不可得。若常存此心，則有趣向分。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無智愚夫。何以故？爲渠百不知百不解，却無許多惡知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爲則。」近年以來多有不信悟底宗師，說悟爲誑諱人，說悟爲建立，說悟爲把定，說悟爲落在第二頭。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者，不可勝數。不具擇法眼者，往往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此是宗師指接群迷，令見月亡指底第三箇樣子。妙明居士欲跳出生死窟，作是說者名爲正說，作他說者名爲邪說。思之。

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業受報，頭出頭沒，無休息時。苟能猛著精彩，一拔淨盡，便能不離衆生心而見佛心。若夙有願力，遇真正善知識善巧方便誘誨，則有甚難處？不見古

德有言：「江湖無礙人之心，佛祖無謾人之意。」只爲時人過不得，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爲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於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求得求失，因而透不得，不得道佛祖不謾人。如患盲之人，不見日月光，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第四箇樣子，妙明居士思之。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死來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與之厮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者也。然心何有垢？心何有濁？謂分別善惡雜毒所鍾，亦謂之不善，亦謂之垢濁，亦謂之稠林。若真實得噴地一下，只此稠林即是旃檀香林，只此垢濁即是清淨解脫無作妙體。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便是這些道理。此是宗師令學者捨邪歸正底第五箇樣子。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參，久久自築著磕著也。

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教中所謂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龐居士有言：「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

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便怎麼認著，不求妙悟，又落在無事甲裏。不見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爾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真淨和尚有言：「不擬心——明妙，——天真，——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然衆生本佛，佛本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又釋迦老子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亦是不許擬心之異名耳。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心思量分別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有爲，不墮無爲，不作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面目底第六箇樣子也。

本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己事未明故，參禮宗師求解生死之縛，却被邪師輩添繩添索，舊縛未解而新縛又加，却不理會生死之縛，只一味理會閑言長語，喚作宗旨，是甚熱大不緊。教中所謂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要得不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以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却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人做謎子搏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妖捏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他人亦不知，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別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妙明居士決欲如妙喜修行，但依此說，亦不必向外別求道理。真龍

行處，雲自相隨，況神通光明本來自有！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也。

如上七箇樣子，佛病法病衆生病，一時說了。更有第八箇樣子，却請問取妙圓道人。又代妙圓道人下一轉語，云：「大事爲爾，不得小事，妙明居士，自家擔當。」《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三。

全宋文卷三九三六

釋宗杲 一〇

示成機宜 季恭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著言說，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事，無取無捨。日用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著，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泡，瞥然而有，忽然而無，只向這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排他不得，餒釘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是，非是彊爲。不見釋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裏不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定

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却向不可取不可捨處漫覷捕看，是有是無。直得無用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莫要放却。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却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處，或喜或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却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著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只怕無決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者？昔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瀘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晏坐，睹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辭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巖曰：「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事。懶融謂巖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

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爲牛頭第二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誠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爲，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峰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二地具足一切地，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姦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污。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時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

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爲未了未說，直下超證，是省得日用應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爲善底樣式，博極群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污矣。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丈節使，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大慧普覺禪

示莫宣教

潤甫

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聖人，而期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士大夫博極群書，非獨治身求富貴取快樂，道學兼具，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可以及物。近世學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爲學爲道爲名，專以取富貴張大門戶爲決定義，故心術不正，爲物所轉。俗諺所謂「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群書，以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不見昔有僧問歸宗和尚：「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宗以火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宗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宗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宗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潤甫道友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念念無間斷，但於一切文字語言上，未能見月亡指、得魚亡筌。苟於歸宗示誨處領略，方知觀音悟圓通，與歸宗聞與不聞之義（一），無二無別。何以知其然也？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動相不生，則世間生滅之法滅矣；靜相不

生，則不爲寂滅所留係矣。如於此二中間不住動相，亦不爲靜相所困，則觀音所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得到這箇田地，始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非是彊爲，法如是故。潤甫勉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二〕不聞：原作「不聲」，據文意改。

示遵璞禪人

十三祖迦毘摩羅訪十四祖龍樹於山窟中，龍樹預知其來，即出迎接。纔見便云：「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樹聞示誨，即投出家。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資彊，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即不然，爲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粗，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參禪學道不爲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

些惡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不見昔日臨濟和尚辭黃檗，檗問：「子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來，濟亦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潞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麼？」仰山曰：「不然。」潞山曰：「子作麼生？」仰山曰：「知恩方解報恩，看他過量人，等閑露異類中些子頭角，便與常人不同。」後臨濟果興江西宗旨於河北。此所謂龍象蹴蹋非驢所堪也。

遵璞禪人昔嘗侍園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曇懿長老爲道伴。二人俱在老師處，得少爲足，點胸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閩，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衲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爲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以畏得失，遲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敢嗣園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却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言，與璞繼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爾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爾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仍謂之曰：「爾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

爾三十棒。爾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劄。」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乙卯上元後，璞來告假，歸長谿省母，且乞法語，因信筆書前語以遣之。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六翁，彼上人者訶佛罵祖，具擇法眼，不減龐老子。試以此呈似此老，必有批判矣，仍請此老相與作證。夏前復歸，究竟末後一段大事因緣，切勿秤鎚落井。道人分上，千里同風，更不果作藏六翁書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又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二八頁。

示妙道禪人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辯，邪正不分。蓋不了此心此性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爲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

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即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睹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即迷，迷即悟，向即背，背即向，性即心，心即性，佛即魔，魔即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既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爾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柏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土塊，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示智嚴禪人

道不可學，學而得之非實得也；道亦不可不學，不學亦無得期。學與不學、得與不得，於此道了

無交涉。請快著精彩，向無交涉處轉身一擲，則學心無學心，得心非得心，如湯沃雪。始知從前作祟，皆是本自家親，總不干他閑神野鬼之事。所以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現成公案放爾三十棒」，趙州見僧入門，便云「辜負老僧」。二老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懵懂之流如何商量？如何湊泊？還有爲人底道理麼？不可聞恁麼道了便只恁麼休去歇去，還歇得也未？古人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要得直截無事，但於不可學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三乘十二分教，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直說曲說、讚說毀說、隨俗說顯了說，當甚熱盪鳴聲，嚴禪還信得及麼？莫記吾語。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示知立禪人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華，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又雪峰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爲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爲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咦！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爲爾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咄！《大慧普覺禪師語

示妙詮禪人

衲子參禪，要明心地；秀才讀書，須當及第。讀書五車而不及第，終身只是箇秀才，喚作官人即錯；參禪衲子心地不明，則不能了生死大事，終身只是箇破凡夫，喚作佛即錯。只這兩錯，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言實有則讀書人及第做官者，時時見之；言實無則參禪人作佛未嘗日擊。以此易彼，八兩半斤耳。此說至淺近而至深遠。往往學者以有所得心參向無所得處，墮坑落塹多矣，雲門此語遂成虛設，真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昔智常禪師至曹谿見祖師，舉大通和尚所示心要。祖師據其所疑，爲說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當下疑情頓釋，大悟祖師方便。乃述一偈呈祖師，末云：「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妙詮禪人要知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落處麼，莫管凡夫與佛、秀才與官人，但識取雲門方便。苟能識得，潮陽去曹谿不遠。其或未然，脚跟下且照顧大顛和尚。《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示冲密禪人

辯龍蛇眼，擒虎兇機，非超越格量不繫塵緣之士，即以是說爲戲論，故臨濟宗風，難其繼紹。近世學語之流，多爭鋒逞口，快以胡說亂道爲縱橫，胡喝亂喝爲宗旨。一挨一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不來，呵呵大笑，謂之機鋒俊快不落意根。殊不知正是業識弄鬼眼睛，豈非謾人自謾、誤他自誤耶？不見臨濟侍立德山次，山回顧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床，山便休去。且道二老漢恁麼激揚，還有商量處否！信知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非真實具如是眼，得如是用，未免向得失中搏量卜度。又臨濟同普化在鎮州，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普化便趯倒飯床。濟云：「太粗生！」化云：「這裏是甚所在，說粗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床。濟云：「是則是，太粗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粗細？」濟又休去。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冲密禪人在叢林最久，往往都商量得、講說得、批判得，自謂千了百當。後始知非，遂一時撥置，就無商量處做工夫，今始覷得見、信得及。方知此事傳不得、學不得、計較不得、商量不得。侍吾南來，相從於寂寞之濱。閱四載，因吾舉先師爲寂壽道人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驀向火爐邊拾得一粒燭豆喫了，自此香積妙供亦無心趣向，但烝

餅不托少渠一頓不得耳。因來別吾，暫歸浙江，携此軸求指示，仍贈二偈云：

蓋天蓋地那一著，無今無古絕承當。謾將分付密禪者，一任諸方亂度量。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宗風始大張。可憐裨販如來者，盡將蓋覆錯商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卷二四。

示妙總禪人

古聖云：「道不假修，但莫污染。」山僧道：「說心說性是污染，說玄說妙是污染，坐禪習定是污染，著意思惟是污染。」只今恁麼形紙筆，是特地污染。降此之外，畢竟如何是著實得力處？金剛寶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總禪但恁麼參。《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示道明講主

昔馬祖問亮座主曰：「聞汝大講得經論，是否？」曰：「不敢。」祖又問：「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又爭解講得經？」曰：「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否？」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拂袖便行，祖遂喚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契悟，遂

作禮而去，直入西山，別無言語可通消息，直下坐斷凡聖路頭。如今人似有似無，或於師家口頭認得麥裏有麵、飯是米做，便向麥裏米裏求解覓會，須要師家知道我已得這箇道理，生怕師家不知。如此等輩，只認得箇驢前馬後，欲得如亮座主於馬祖一言之下便亡其所證，不亦難乎？蓋亮公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故能千了百當，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即時前後際斷了，無一法可作了不了道理。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不疑則謗。道明座主亦是講經者，知得那一著決定不在文字語言中，文字語言乃標月指也。念欲求善知識理會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底一著子，故得得來尋妙喜。妙喜憐其至誠，直書此一段公案示之。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方知麥裏無麵，飯不是米做。恁麼知得了，便能於講未講時，將一條死蛇弄得來活鱗鱗地。說虛空解講經，虛空不解講經，總是自家屋裏事，教內教外更不作不了之見。二見既亡，講時即是不講時底，不講時即是講時底，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妄語者。咄！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開眼尿床，恁麼寫底，也好與三十拄杖。雖然如是，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亦不妨於講經處理會祖師教外別傳消息。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但如此講經論不妨。紙已盡，且截斷這一絡索。《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四。

示繼明禪人

光裕顯大，乃道之疣也；背道而馳求，乃其賊也。疣之與賊，若人之身有蟻蚋，木之實有蠹蝎，決欲血氣充盛而秀出於林，安得容此物於其間哉！疣之與賊，此之謂也。苟聞其道而晦其跡，光裕顯大，不馳求而自昭著矣。苟未聞其道而欲去其疣而亡其賊，則疣之疣、賊之賊者也。吾佛聖人設教，亦如是而已。吾雖聞道矣，而不能晦其跡而蹈禍機，亦疣賊之謂也。繼明禪人學佛者也，畫吾像而求自讚，因作是說以示明而自警，非敢自談己德，而復作疣之疣、賊之賊者也。《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四六頁。

示太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語

近在渚宮，見一破家散宅底漢，欲操吾刀、入吾室，便要殺人放火。被妙喜不動干戈，即時擒下，不必見賊而後知其爲賊。《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五三頁。

示參徒

吾歿之後，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儀。小師不得披麻戴孝，慟哭過情，恐混世俗。所蓄書畫，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送一本，庶以表意。《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第六二頁。